

3
魯迅等著

小品文選



目次

魯迅	無常·····	一
魯迅	風箏·····	一
曹聚仁	叫賣·····	二三
豐子愷	從孩子得到的啓示·····	二八
落華生	看底林野·····	二四
朱自清	荷塘月色·····	二六
魯迅	秋夜·····	二九
孫福熙	清華園之菊·····	三二
俞平伯	月下老人祠下·····	四五
俞平伯	漿聲燈影裏的秦淮河·····	四九
徐蔚南	山陰道上·····	五九

徐蔚南

快閣的紫藤花

六二

冰心

山中雜記

六六

孫伏園

長安道上

八四

朱自清

背影

一〇七

冰心

寄小讀者通信九

一一〇

冰心

寄小讀者通信十

一二二

朱自清

兒女

一三〇

魯迅

藤野先生

一三九

豐子愷

伯豪之死

一四七

朱自清

阿河

一五九

魯迅

好的故事

一七〇

冰心

寄小讀者通信十七

一七三

豐子愷

秋

一七五

魯迅

說胡蠶

一七五

無常

魯迅

迎神賽會這一天出巡的神，如果是掌握生殺之權的，——不，這生殺之權四個字不大妥，凡是神，在中國彷彿都有些隨意殺人的權柄似的，倒不如說是職掌人民的生死大事的罷，就如城隍和東嶽大帝之類。那麼，他的占簿中間就另有一羣特別的角色：鬼卒，鬼王，還有活無常。

這些鬼物們，大概都是由粗人和鄉下人扮演的。鬼卒和鬼王是紅紅綠綠的衣裳。赤着脚；藍臉，上面又畫些魚鱗，也許是龍鱗或別的什麼鱗罷，我不大清楚。鬼卒拿着銅叉，叉環振得琅琅地響，鬼王拿的是一塊小小的虎頭牌。據傳說，鬼王是只用一隻脚走路的；但他竟辱罵下人，雖然臉上已經畫上些魚鱗或者別的什麼鱗，却仍然只得用了兩隻脚走路。所以看客對於他們不很敬畏，也不大留心，除了念佛老嫗和她的孫子們爲面面圓到起見，也照例給他們一個「不勝屏營待命之至」的儀節。

至于我們——我相信：我和許多人——所最願意看的，却在活無常。他不但活潑而談

譜，單是那渾身雪白這一點，在紅紅綠綠中就有「鶴立雞羣」之概。只要碰見一頂白紙的高帽子和他手裏的破芭蕉扇的影子，大家就都有些緊張，而且高興起來了。

人民之于鬼物，唯獨與他最爲稔熟，也最爲親密。平時也常常可以遇見他。譬如城隍廟或東嶽廟中，大殿後面就有一間暗室，叫作「陰司間」，在纔可辨色的昏暗中，塑着各種鬼：吊死鬼，跌死鬼，虎傷鬼，科場鬼，……而一進門口所看見的長而白的東西就是他。我雖然也曾瞻仰過一回這「陰司間」，但那時膽子小，沒有看明白。聽說他一手還拿着鐵索，因爲他是勾攝靈魂的使者。相傳江東嶽廟的「陰司間」的構造，本來是極其特別的：門口是一塊活板，人一進門，踏着活板的這一端，塑在那一端的他便撲過來，鐵索正套在你頸子上。後來嚇死了一個人，釘實了，所以在我幼小的時候，這就已不能動。

倘使要看個分明，那麼，玉歷鈔傳上就畫着他的像，不過玉歷鈔傳也有繁簡不同的本子的，倘是繁本，就一定有。身上穿的是斬衰凶服，腰間束的是草繩，腳穿草鞋，頂掛紙錠，手是破芭蕉扇，鐵索，算盤；肩膀是聳起的，頭髮却披下來；眉眼的外梢都向下，像一個「八」字。頭上³³一頂長方帽，下大頂小，按比例一算，該有二尺來高罷；在正面，就永遠老遺少們所戴的瓜皮帽的級，粒珠子或一塊寶石的方，直寫着四 字道：「一見有喜」。有一種

本子上，却寫的是「你也來了」。這四個字，是有時也見于包公殺的扁額上的，至于他的帽上是何人所寫，他自己還是閻羅王，我可還沒有研究出。

玉歷鈔傳上還有一種和活無常相對的鬼物，裝束也相仿，叫作「死有分」。這在迎神時候也有的，但名稱却說作死無常了，黑臉黑衣，誰也不去看。在「陰司閻」裏也有，胸口靠着牆壁，陰森森地站着；這纔真是「碰壁」。凡有進去燒香的人們，必須摩一摩他的脊梁，據說可以擺脫了晦氣；我小時也曾摩過這有受來，然而晦氣似乎終于沒有脫，——也許那時不磨，現在的晦氣還重罷，這一節也還是沒有研究出。

我也沒有研究過小乘佛教的經典，但據耳食之談，則在印度的佛經裏，焰摩天是有的，牛首阿旁也有的，都在地獄裏做主任。至于勾攝生魂的使者的這無常先生，却似乎千古無徵，耳所習聞的只有什麼「人生無常」之類的話。大概這意思傳到中國之後，人們便將他具象化了。這實在是我們中國人的創作。

然而人們一見他，為什麼就都有些緊張，而且高興起來呢？

凡有一處地方，如果出了文士學者或名流，他將筆頭一提，就很容易變成「模範縣」。我的故鄉，在漢末雖曾經虞仲翔先生揄揚過，但是那究竟太早了，後來到底免不了產生所謂

「結廬誦經」，不過是弄男女老少是「結廬誦經」，別的「下等人」也不少。這些「下等人」，要他們發什麼「我們現在走的是一條狹窄險阻的小路，左面是一個廣漠無際的泥潭，右面也是一片廣漠無際的澤祲，前面是遙遙茫茫陰在薄霧的裏面的目的地」那樣熱昏似的妙語？是辦不到的。可是在無意中，看得往這「陰在薄霧的裏面的目的地」的道路很明白：求福，結婚，養孩子，死亡。但這自然是專就我的故鄉而言，若是「模範縣」裏的人民，那當然又非別論。他們——敵同鄉「下等人」——的許多，活着，苦着，流着，被反噬。因了積久的經驗，知道要維持「公理」的只有一個會，而且這會的本身就是「遙遙茫茫」，于是乎勢不得不發生對於陰間的神往。人是太抵自以為那些冤抑的；活的「正人君子」們只能騙鳥；若問愚民，他就可以不假思索地回答你：公正的裁判是在陰間！

想到生的樂趣，生固然可以留戀；但想到生的苦趣，無常也不一定是惡客。無論貴賤，無論貧富，其時都是「一雙空手見閻王」，有冤的得伸，有罪的就得罰。然而雖說是「下等人」，也何嘗沒有反省？自己做了一世人，又怎麼樣呢？末曾跳到半天空麼？沒有「放冷箭」麼？無常的手裏就拿着大算盤，你無量臭架子也無益。對付別人要滴水不漏的公理，對自己總還不如雖在陰司裏也還能夠轉到一點私情。然而那又究竟是陰間，閻羅天子，牛首阿旁，還有

中國人自己想出來的馬面，都是並不兼差，真正主持公理的角色，雖然他們並沒有在報上發表過什麼大文章。當還未做鬼之前，有時先不欺心的人們，遙想着將來，就又不es不想在整塊的公理中，來尋一點情面的末屑，這時候，我們的活無常先生便見得可親愛了，利中取大，害中取小，我們的古哲墨翟先生謂之「小取」云。

在廟裏泥塑的，在書上墨印的模樣上，是看不出他那可愛來的。最好是去看戲。但看普通的戲也不行，必須看「大戲」或者「目連戲」。目連戲的熱鬧，張岱在陶庵夢憶上也會誇張過，說是要連演兩三天。在我幼小時可已經不然了，也如大戲一樣，始于黃昏，到次日的天明便完結。這都是敬神禳災的演劇，全本裏一定有一個惡人，次日的將近天明便是這惡人的收場的時候，「惡貫滿盈」，閻王出票來勾攝了，于是乎這活的活無常便在戲臺上出現。

我還記得自己坐在這一種戲臺下的船上的情形，看客的心情和普通是兩樣的。平常愈夜深愈懶散，這時却愈起勁。他所戴的紙糊的高帽子，本來是掛在臺角上的，這時預先拿進去了；一種特別樂器，也準備使勁地吹。這樂器好像喇叭，細而長，可有七八尺，大約是鬼物所愛聽的罷，和鬼無關的時候就不用，吹起來，*nhatu, nhatu, nhatu, nhatu* 地響，所以我們叫牠「目連嘒頭」。

在許多人期待着惡人的沒落的凝望中，他出來了，服飾比畫上還簡單，不拿鐵索，也不帶算盤，就是雪白的一條莽漢，粉面朱唇，眉黑如漆，蹙着，不知道是在笑還是在哭。但他一出臺就須打一百零八個嚏，同時也放一百零八個屁，這纔自述他的履歷。可惜我記不清楚了，其中有一段大概是這樣：——

「……………」

大王出了牌票，叫我去拿隔壁的癩子。

問了起來呢，原來是我堂房的阿姪。

生的是什麼病？傷寒，還帶痢疾。

看的是什麼郎中？下方橋的陳念義兒子。

開的是怎樣的藥方？附子，肉桂，外加牛膝。

第一煎喫下去，冷汗發出；

第二煎喫下去，兩腳筆直。

我道：「阿嫂哭得悲傷，暫放他還陽半刻。」

太王道我是得錢買放，就將我細打四十！」

這敘述裏的「子」字都讀作入聲。陳念義是越中的名醫，俞仲華曾將他寫入蕩寇志裏，擬爲神仙，可是一到他的令郎，似乎便不大高明了。「者」的「也」，「兒」讀若「倪」，倒是古音罷。nəa者，「我的」或「我們的」之意也。

他口裏的閻羅天子彷彿也不大高明，竟會誤解他的人格，——不，鬼格。但連「還陽半刻」都知道，究竟還不失其「聰明正直之謂神」。不過這懲罰，却給了我們的活無常以不可磨滅的冤苦的印象，一提起，就使他更加蹙緊雙眉，捏定破芭蕉扇，臉向着地，鴨子浮水似的跳舞起來。

Nhātu, nhātu, nhātu-nhātu-nhātu nūtutuu! 且連瞎頭也冤苦不堪似的吹着。

他因此決定了：——

「難是弗放者箇！」

那怕你，銅牆鐵壁！

那怕你，皇親國戚！

.....」

「難」者，「今」也；「者箇」者「的了」之意，詞之決也。「雖有伎心，不怨飄瓦，」他現在毫

不留情了，然而這是受了閻羅老子的督責之故，不得已也。一切鬼衆中，就是他有點人情；我們不礙鬼則已，如果要變鬼，自然就只有他可以比較的相親近。

我至今還確鑿記得，在故鄉時候，和「下等人」一同，常常這樣高興地正視過這鬼而人，理而情，可怖而可愛的無常；而且欣賞他臉上的哭或笑，口頭的硬語與諧談……。

迎神時候的無常，可和演劇上的又有些不同了。他只有動作，沒有言語，跟定了一個捧着一盤飯菜的小丑似的脚色走，他要去喫；他却ไม่ให้他。另外還加添了兩名脚色，就是「正人君子」之所謂「老婆兒女」。凡「下等人」，都有一種通病：常喜歡以己之所欲，施之于人。雖是對於鬼，也不肯給他孤寂，凡有鬼神，大概總要給他們一對一對地配起來。無常也不在例外。所以，一個是漂亮的女人，只是很有些村婦樣；大家都稱她無常嫂；這樣看來，無常是和我們平輩的，無怪他不擺教授先生的架子。一個是小孩子，小高帽，小白衣；雖然小，兩肩却已經聳起了，眉目的外梢也向下。這分明是無常少爺了，大家都叫他阿領，對於他似乎都不很表敬意；猜起來，彷彿是無常嫂的前夫之子似的。但不知何以相貌又和無常有這麼像？吁！鬼神之事，難言之矣，只得姑且置之弗論。至于無常何以沒有親兒女，到今年可很容易解釋了；鬼神能前知，他怕兒女一多，要說閒話的就要旁敲側擊地毀成他拿虛布，所以

不但研究，還早已實行了「節育」了。

這捧着飯菜的「一幕」，就是「送無常」。因為他是勾魂使者，所以民間凡有一個人死掉之後，就得用酒飯恭送他。至于不給他喫，那是賽會時候的開玩笑，實際上並不然。但是，和無常開玩笑，是大家都有此意的，因為他爽直，愛發議論，有人情，——要尋真實的朋友，倒還是他妥當。

有人說，他是生人走陰，就是原是人，夢中却入冥去當差的，所以很有些人情。我還記得住在離我家不遠的小屋子裏的一個男人，便自稱是「走無常」，門外常常燃着香燭。但我看他臉上的鬼氣反而多。莫非入冥做了鬼，倒會增加人氣的麼？吁！鬼神之事，難言之矣，這也只得姑且置之弗論了。

（朝華夕拾）（六月二十三日。）

風箏

魯迅

北京的冬季，地上還有積雪，灰黑色的禿樹枝丫叉於晴朗的天空中，而遠處有一二風箏浮動，在我是一種驚異和悲哀。

故鄉的風箏時節，是春二月，倘聽到沙沙的風輪聲，仰頭便能看見一個淡墨色的蟹風箏，嫩藍色的蜈蚣風箏。還有寂寞的瓦片風箏，沒有風輪，又放得很低，伶仃地顯出憔悴可憐模樣。但此時地上的楊柳已經發芽，早的山桃也多吐蕾，和孩子們的天上的點綴相照應，打成一片春日的溫和。我現在在那里呢？四面都還是嚴冬的肅殺，而久經訣別的故鄉的久經逝去的春天，却就在這天空中蕩漾了。

但我是向來不愛放風箏的，不但不愛，並且嫌惡他，因為我以為這是沒出息孩子所做的玩藝。和我相反的是我的小兄弟，他那時大概十歲內外罷，多病，瘦得不堪，然而最喜歡風箏，自己買不起，我又不許放，他只得張着小嘴，呆看着空中出神；有時至於小半日。遠處的蟹風箏突然落下來了，他驚呼，兩個瓦片風箏的纏繞解開了，他高興得跳躍。他的這些，

在我看來都是笑柄，可鄙的。

有一天，我忽然想起，似乎多日不很看見他了，但記得曾見他在後園拾枯竹。我恍然大悟似的，便跑向少有人去的一間堆積雜物的小屋去，推開門，果然就在塵封的什物堆中發見了他。他向着大方凳，坐在小凳上；便很驚惶地站了起來，失了色瑟縮着。大方凳旁靠着一個胡蝶風箏的竹骨，還沒有糊上紙，凳上是一對做眼睛用的小風輪，正用紅紙條裝飾着，將要完工了。我在破獲秘密的滿足中，又很憤怒他的瞞了我的眼睛，這樣苦心孤詣地來偷做沒出息孩子的玩藝。我即刻伸手折斷了胡蝶的一支翅骨，又將風輪擲在地下，踏匾了。論長幼，論力氣，他是都敵不過我的，我當然得到完全的勝利，於是傲然走出，留他絕望地站在小屋裏。後來他怎樣，我不知道，也沒有留心。

然而我的懲罰終於輪到了，在我們離別得很久之後，我已經是中年。我不幸偶而看了日本外國的講論兒童的書，纔知道遊戲是兒童最正當的行爲，玩具是兒童的天使。于是二十年來毫不憶及的幼小時候對於精神的虐殺的這一幕，忽地在眼前展開，而我的心也彷彿同時變了鉛塊，很重很重的墮下去了。

但心又不竟墮下去而至于斷絕，他只是很重很重地墮着，墮着。

我也知道補過的方法的：送他風箏，贊成他放，勸他放，我和他一同放。我們嚷着跑着，笑着。——然而他其時已經和我一樣，早已有了鬍子了。

我也知道還有一個補過的方法的：去討他的寬恕，等他說，「我可是毫不怪你呵。」那麼，我的心一定就輕鬆了；這確是一個可行的方法。有一回，我們會面的時候，是臉上都已添刻了許多「生」的辛苦的條紋，而我的心很沈重。我們漸漸談起兒時的舊事來，我便敘述到這一節，自說少年時代的胡塗。「我可不是毫不怪你呵。」我想，他要說了，我即刻便受了寬恕；我的心從此也寬鬆了罷。

「有過這樣的事麼？」他驚異地笑着說，就像旁聽着別人的故事一樣。他什麼也不記得了。

全然忘却，毫無怨恨，又有什麼寬恕之可言呢？無怨的恕，說罷罷了。
我還能希求什麼呢？我的心只得沈重着。

現在，故鄉的春天又在這異地的空中了，既給我久經逝去的兒時的回憶，而一并也帶着無可把握的悲哀。我倒不如躲到肅殺的嚴冬中去罷，——但是，四面又明明是嚴冬，正給我非常的寒威和冷氣。

（野草）一九二五年一月二十四日。

叫賣

曹聚仁

我們也難得有幾回出空了紛雜，讓自然悠然進來，靜閑地去領略。今晚不知道怎地把所能記起的叫賣都喚了起來；只怕寫在紙上時已沒有憶起時那麼鮮明了。

住在上海海防路的時候，——那個地方那麼冷清，一到九點過後，路上就很少行人，偶或有巡夜的巡捕的馬蹄聲，老爺太太們看戲回來的汽車聲，這倒底是十分稀罕，一陣聲音過去，便讓靜寂蓋在上頭。我時常靠在火爐旁邊看書看到午夜時分，在嚴冬來臨；遠處隱隱聽得接連着轟轟作響，那一定是電車進廠了。近處不斷地有曼長淒厲的聲音，那是賣粽子和茶葉蛋的來了。賣粽子的，一定「稀沙」二字連在一起，下面「Y」得很長，再接上「粽子」二字，下面「肉」字很短，再用適量長短的「粽子」作結，成這樣一個公式：

「稀沙~~~~粽子~~~~肉。粽子~~~~」

那賣茶葉蛋的，一定「五香」二字相連，下面「尤」了一陣子，再接上「茶葉蛋」，收場的「蛋」

字，非常之短，略如左式：

「五香……茶葉·蛋」

我對於粽子和茶葉蛋的感情並不十分好，靜聽了半年，並不下樓買過一次，但是我每回聽了，心頭總有些躍動，尤其在沙沙細雨的黃昏，或是夢回的時候。大概這個小營生總是一直到天明的罷，我也不曾疑醒着聽他。

後來，我們移住新開路甄慶里了，賣粽子的賣茶葉蛋的每晚總有四五擔，從叫的聲音上可以聽得出。夾着餛飩的「去么。去么」竹板聲，又是一個風味。翠，她能夠辨別得出那個是老手，那個是新進，她說，直攏通的「一定是新進」抑揚合度的「是老手」，這話頗有道理。後來也就證實了。有幾晚，門基子的興致濃些，午夜開門和他交易了幾回；因此知道：那些賣粽子朋友，很多是我們的鄉親。

有一晚，我們由粽子談到生活上去。我突然說：「這個最動人的淒厲叫聲，在我的記憶上，總莫如桐廬那個賣粽的婦人！又細又尖又曼長，我們每次到桐廬的第二天早晨，睡朦朧中已聲聲送進來了；不是引起我們懷鄉，便是引起我們悵惘；我記得我曾落過好幾回酸淚。」往來過錢塘江的朋友也都被我的話所喚起了。那個中年婦人，在我第一次到杭州的時

候，她已經在那裏叫，以前也不知叫過多少年；今年春間回鄉去，她還在那邊叫，不知道她叫到何年何月才停止？

賣茶葉蛋的會有這麼韻事，如前天報紙所載的，那真是令人感到幽默極了。據說某里某一家亭子樓裏，住着一雙少年夫婦，每晚賣茶葉蛋的聲音揚起來，那少婦便下樓去買茶葉蛋。某晚，她下樓了許久，還不見回來，她的丈夫出去看看，只見他的夫人和賣茶葉蛋的揪着哭鬧，他便完全明白了。第二晚，他的夫人服毒自盡，臨死含着淚說了幾句：「我對不住他，更對不住你！」的話，那賣茶葉蛋的也就此絕蹤。我不知道她倆的關係如何起來，假使賣茶葉蛋的是爲了愛情才昏夜來喬裝，在頃刻之間博幾個蜜吻，自然是無上幸福。兼好法師說：『濡染霜露，彷徨道塗，父母之訓誡，世人之譏評，悉不暇聽聞，儘自胡思亂想；然而終於仍多獨宿，夜不成寐，如此生涯，至有風趣。』可惜她倆終至於揪着哭鬧了局！

二

上海的清晨，並不是寂然的，別有一番忙碌，一番喧闐。裝糞的車來了，電車出廠了，工人散工上工了。那時候，那些賣粽子的搓搓睡眼收市回去，不多時，便是賣報的來了。賣報的叫聲洪大而沉着，（但也不完全一致）公式有三：

甲·申報~~~~新聞~報。

乙·申報~~~~時報~~~~新聞~報。

丙·申報：新聞報 時事新報~民國~日報。

商報好像不大叫，或許我不曾聽到過。現在的中央日報也不知怎樣添進去？晚報在上海本來不大時行，甲子那年，大家盼望戰訊得急了，衙堂裏才有賣夜報的。聲音非常急促，表示緊張的意思。其他叫賣夜報，也有很曼長和賣粽子相彷彿的。如靜安寺沿途賣 Evening Star 的，多麼美趣的名詞，叫起來多麼上口，何況又在昏黃的傍晚！

剛才說到賣夜報的聲音很短促表示很緊張，這全是受賣號外的影響。甲子那回戰爭，上海街頭至少有三四十種號外快報，那些披着長髮烏烟鬼一流人物，手上挾了一大疊，飛快地跑，氣喘喘地喊：

『X~！盧永祥吃敗仗！X~，孫傳芳到松江！』

起初幾天，頗有人買；後來也很少人會去上當。這大批人物，現在已變成賣小報的，調子亦由短促緊張而輕佻疲緩的了。最有趣的是跳上五路電車一路亂喊：

『剛剛出版格滑稽小說，圖畫模脫兒一隻銅元一隻。』

『喂喂要看姨太太白相男堂子，尼姑庵裏生兒子！』

這樣，把整個兒上海的聲音裏象徵出來，同時也就畫出小報的靈魂來。

從賣大報到賣小報，從衙堂口到火車上，那些叫賣者個個都背着自己的影子。坐在街沿的，像屋角的蜘蛛佈好了絲網靜悄悄地等待顧客；在火車上的一路把報名唸下去，有和他還價的，他收了報頭也不回的向前走去，表示不屑做這樁生意；還有一步一步在街上慢踏，口裏像小學生明論語般在唸報紙的名詞，那無疑是個時代落伍者了！

在小小的泥溝水裏，可以照見一幅美好的自然圖畫，我們就叫賣的聲裏聽出人生的意味罷！

一九二八·五，一七。（小報月報）

從孩子得到的啓示

子 儻

一

晚上喝了三杯老酒，不想看書，也不想睡覺，捉一個四歲的孩子華陰來騎在膝上，同他尋開心。我隨口問：

「你最歡喜甚麼事？」

他仰起頭一想，率然地回答：

「逃難。」

我倒有點奇怪：「逃難」兩字的意義，在他不會懂得，爲甚麼偏偏選擇牠？倘然懂得，更不應該歡喜了。我就設法探問他：

「你曉得逃難就是甚麼？」

「就是爸爸，媽媽，寶姊姊，軟軟，……娘姨，大家坐汽車，去看大輪船。」

啊！原來他的「逃難」的觀念是這樣的！他所見的「逃難」，是「歡樂」的這一面！這真是最

可歡喜的事！

一個月以前 上海還屬孫傳芳的時代，國民革命軍將到上海的消息日緊一日，素不看報的我，這時候也定一份時事新報，每天早晨看一遍。有一天，我正在看昨天的舊報，等候今天的新報的時候，忽然上海方面鎗礮聲起了。大家驚惶失色，立刻約了鄰人，扶老攜幼地逃到附近的婦孺救濟會裏去躲避。其實倘然此地真果進了戰線，或到了敗兵，婦孺救濟會也是不能救濟的。不過當時張皇失措，有人提議這辦法，大家就假定牠爲安全地帶，逃了進去，那裏而地方很大，有花園，假山，小川，亭臺，曲欄，長廊，花樹，白鴿，孩子們一進去，登臨盤桓，快樂得如入新天地下。忽然兵車在牆外轟過，上海方面的機關鎗聲，礮聲，愈響愈近，又愈密了。大家平定之後，聽聽，想想，方才覺到這裏也不是安全地帶，當初不過是自騙自罷了。有決斷的人先出來雇汽車逃往租界。每走出一批人，留在裏面的人增一次恐慌。我們結合隣人來商議，也決定出來雇汽車，逃到楊樹浦的滬江大學。於是立刻把小孩子們從假山中，欄杆內捉出來，裝進汽車裏，飛奔楊樹浦了。

所以決定逃到滬江大學者，因爲一則有隣人該校熟識，二則該校是外國人辦的學校，較爲安全可靠。鎗礮聲漸遠漸弱，到聽不見了的時候，我們的汽車已到滬江大學，他們安排

一個房間給我們住，又爲我們代辦膳食。傍晚，我坐在棧旁的黃浦江邊青草地上，懷望雲水遙憶故居的時候，許多小孩子採花，臥草，爭看無數的帆船輪船的駛行，又是快樂得如入新天地了。

次日，我同一隣人步行到故居來探聽情形的時候，青天白日的旗子已經招展在晨風中，人人都面有喜色，似乎從此可慶承平了。我們就雇汽車去迎回避難的眷屬，重開我們的門戶，恢復我們的生活。從此「逃難」兩字就變成家人的談話的資料了。

這是「逃難」。這是多麼驚慌、緊張而憂慮的一種經歷！然而人物一無損喪，只是一次虛驚；過後回想，這回好似全家的人突發地出門遊覽兩天。我想假如我是預言者，曉得這是虛驚，我在逃難的時候將何等有趣！素來難得全家出遊的機會，素來少有坐汽車，遊覽，參觀的機會。那一天不論時，不論錢，浪漫地，豪爽地，痛快地舉行這游歷，實在是人生難得的快事！只有小孩子真果感得這快味！他們逃難回來以後，常常拿香煙簍子來疊作欄杆，小橋，汽車，輪船，帆船；常常問我關於輪船，帆船的事；牆壁上及門上又常常有色粉筆畫的輪船，帆船，亭子，石橋的壁畫出現。可見這「逃難」，在他們腦中有難忘的歡喜的印象。所以今晚我無端地問華瞻最歡喜甚麼事，他就立刻選定這「逃難」。原來他所見的，是「逃難」的

這一爾。

不止這一端：我們所打算，計較，爭奪的洋錢，在他們看來個個是白銀的浮雕的胸章；僕僕奔走的行人，血汗涔涔的勞動者，在他們看來個個是無目的地在遊戲，在演劇；一切建設，一切現象，在他們看來都是大自然的點綴，裝飾。

唉！我今晚受了這孩子的啓示了：他能撤去世間事物的因果關係的網，看見事物的本身的真相。他是創造者，能賦給生命於一切的事物。他們是「藝術」的國土的主人。唉，我要從他學習！

二

兩個小孩子，八歲的阿寶與六歲的軟軟，把圓凳子翻轉，叫歲的阿章坐在裏面，他們兩人同他抬轎子，不知那一個人失手，轎子翻倒了。阿章在地板上撞了一個大灣頭，哭了起來。乳母連忙來抱起。兩個轎夫站在旁邊呆看。乳母問：「是誰不好？」

阿寶說：「軟軟不好。」

軟軟說：「阿寶不好。」

阿寶又說：「軟軟不好，我好！」

軟軟也說：『阿寶不好，我好！』

阿寶哭了，說：『我好！』

軟軟也哭了，說：『我好！』

他們的話由「不好」轉到了「好」。乳母已在餵乳，見他們哭了，就從旁調解：

『大家好，阿寶也好，軟軟也好，轎子不好！』

孩子聽了，對翻倒在地上的轎子看看，各用手背揩揩自己的眼睛，走開了。

孩子真是愚蒙。直說『我好』，不知謙讓。

所以大人要稱他們爲「童蒙」，「童昏」。要是大人，一定懂得謙讓的方法：心中明明認爲自己好而別人不好，口上只是隱隱地或轉彎地表示，讓衆人看，讓別人自悟。於是謙虛，聰明，賢慧等美名皆在我了。

講到實在，大人也都是「我好」的。不過他們懂得謙讓的一種方法，不像孩子地直說出來罷了。謙讓方法之最巧者，是不但不直說自己好，反而故意說自己不好。明明在諄諄地陳理說義，勸諫君王，必稱「臣雖下愚」。明明在自陳心得，辯論正義，或懲斥不良，懇誠愚頑，表面上總自稱「不佞」，「不慧」，或「愚」。習慣之後，「愚」之二字竟通用作第一身稱的代名

詞，凡稱「我」處，皆用「愚」。常見自持正義而赤裸裸地罵人的文字函牘中，也稱正義的自己爲「愚」，而稱所罵的人爲「仁兄」。這種矛盾，在形式上看來是滑稽的；在意義上想來是虛偽的，陰險的。「滑稽」，「虛偽」，「陰險」，比較大人評孩子的所謂「蒙」，「昏」，「醜劣」得多了。

對於「自己」，原是誰都重視的。自己的要「生」，要「好」，原是普遍的生命的共通的大欲。今阿寶與軟軟爲阿章抬轎子，翻倒了轎子，跌痛了阿章，是誰失手，是誰好誰不好，姑且不論；其表示自己要「好」的手段，是徹底地誠實，純潔而不虛飾的。

我一向以小孩子爲「昏蒙」。今天看了這件事，恍然悟到我們自己的昏蒙了。推想起來他們常是誠實的，「稱心而言」的；而我們呢，難得有一日不犯「言不由衷」的惡德！

唉！我們本來也是同他們那樣的，誰造成我們這樣呢？

（小說月報）

春底林野

落華生

春光在萬山環抱裏，更是洩漏得遲。那里底桃花還是開着；漫游底薄雲從這峯飛過那峯，有時稍停一會，爲底是擋住太陽，教地面底花草在他底蔭下避避光燄底威嚇。

岩下底蔭處和山谿底旁邊滿了薇蕨和其他鳳尾草。紅，黃，藍，紫的小草花點綴在綠茵上頭。

天中底雲雀，林中底金鶯，都鼓起他們底舌簧。輕風把他們底聲音擠成一片，分送給山中各樣有耳無耳底生物。桃花聽得入神，禁不住落了幾點粉淚，一片一片凝在地上。小草花聽得大醉，也和着聲音底節拍一會倒，一會起，沒有鎮定底時候。

林下一班孩子正在那里檢桃花底落瓣哪。他們檢着，清兒忽嚷起來，道：『噯，豈豈來了！』衆孩子住了手，都向桃林底盡頭盼望。果然豈豈也在那里摘草花。

清兒道：『我們今天可要試試阿桐底本領了。若是他能辦得到，我們都把花瓣穿成一串，瓔珞圍在他身上，封他爲大哥如何？』

衆人都答應了。

阿桐走到邕邕面前，道，「我們正等着你呢。」

阿桐底左手盤在邕邕底脖子上，一面走一面說，「今天他們要替你辦嫁妝，教你做我底妻子。你能做我底妻子麼？」

邕邕狠視了阿桐一下，回頭用手推開他，不許他底手再搭在自己脖子上。孩子們都笑得支持不住了。

衆孩子嚷道：「我們見過邕邕用手推人了！阿桐贏了！」

邕邕從來不會拒絕人，阿桐怎能知道一說那話，就能使她動手呢？是春光底蕩漾，把他這種心思泛出來呢？或者，天地之心就是這樣呢？

你且看：漫游底薄雲還是從這峯飛過那峯。

你且聽：雲雀和金鶯底歌聲還佈滿了空中和林中。在這萬山環抱底桃林中，除那班愛鬧的孩子以外，萬物把春光領略得心眼都迷曠了。

荷塘月色

朱自清

這幾天心裏頗不甯靜。今晚在院子裏坐着乘涼，忽然想起日日走過的荷塘，在這滿月光裏，總該另有一番樣子吧。月亮漸漸地升高了，牆外馬路上孩子們的歡笑，已經聽不見了；妻在屋裏拍着閨兒，迷迷糊糊地哼着眠歌。我悄悄地披了大衫，帶上門出去。

沿着荷塘，是一條曲折的小煤屑路。這是一條幽僻的路；白天也少人走，夜晚更加寂寞。荷塘四面，長着許多樹：蓊蓊鬱鬱的。路的一旁，是些楊柳，和一些不知道名字的樹。沒有月光的晚上，這路上陰森森的，有些怕人。今晚卻很好，雖然月光也還是淡淡的。

路上只我一個人，背着手踱着。這一片天地好像是我的；我也像超出了平常的自己，到了另一世界裏。我愛熱鬧，也愛冷靜；愛羣居，也愛獨處。像今天晚上，一個人在這蒼茫的月下，什麼都可以想，什麼都可以不想，便覺是個自由的人。白天裏一定要做的事，一定要說的話，現在都可不理。這是獨處的妙處，我且受用這無邊的荷香月色好了。

曲曲折折的荷塘上面，彌望的是田田的葉子。葉子出水很高，像亭亭的舞女的裙。層層

的葉子中間，零星地點綴着些白花，有嬌娜地開着的，有羞澀地打着朵兒的；正如一粒粒的明珠，又如碧天裏的星星，又如剛出浴的美人。微風過處，送來縷縷清香，彷彿遠處高樓上渺茫的歌聲似的。這時候葉子與花也有一絲的顫動，像閃電般，霎時傳過荷塘的那邊去了。葉子本是肩並肩密密地挨着，這便宛然有了一道凝碧的波痕。葉子底下是脈脈的流水，遮住丁，不能見一些顏色；而葉子卻更見風致了。

月光如流水一般，靜靜地瀉在這一片葉子和花上。薄薄的青霧浮起在荷塘裏。葉子和花彷彿在牛乳中洗過一樣；又像籠着輕紗的夢。雖然是滿月，天上卻有一層淡淡的雲，所以不能朗照；但我以為這恰是到了好處——酣眠固不可少，小睡也別有風味的。月光是隔了樹照過來的，高處叢生的灌木，落下參差的斑駁的黑影，峭楞楞如鬼一般；彎彎的楊柳的稀疏的情影，卻又像是畫在荷葉上。塘中的月色並不均勻；但光與影有着和諧的旋律，如梵婀玲上奏着的名曲。

荷塘的四面，遠遠近近，高高低低都是樹，而楊柳最多。這些樹將一片荷塘重重圍住；只在林隙一兩處漏着幾段空隙，像是特爲月光留下的。樹色一例是陰陰的，乍看像一團煙，

隱隱的豐姿，便在煙霧裏也辨得出。樹梢上隱隱約約的是——帶遠山，只有些大意罷

了。樹縫裏也漏着一兩點路燈光，沒精打彩的，是渴睡人的眼。這時候最熱鬧的，要數樹上的蟬聲與水裏的蛙聲；但熱鬧是地們的，我什麼也沒有。

忽然想起采蓮的事情來了。采蓮是江南的舊俗，似乎很早就有，而六朝時爲盛；從詩歌裏可以約略知道。采蓮的是少年的女子，她們是蕩着小船，唱着豔歌去的。采蓮人不用說很多，還有看采蓮的人。那是一個熱鬧的季節，也是一個風流的季節。梁元帝采蓮賦裏說得好：

『於是妖童媛女，蕩舟心許；鷁首徐迴，兼傳羽杯；櫂將移而藻挂，船欲動而萍開。爾其纖腰束素，遷延顧步；夏始春餘，葉嫩花初，恐沾裳而淺笑，畏傾船而斂裾。』可見當時嬉游的光景了。這真是有趣的事，可惜我們現在早已無福消受了。

於是又記西洲曲裏的句子：

『采蓮南塘秋，蓮花過人頭；低頭弄蓮子，蓮子清如水。』

今晚若有采蓮人，這兒的蓮花也算得『過人頭』了；只不見一些流水的影子，是不行的。這令我到底惦着江南了。——這樣想着，猛一擡頭，不覺已是自己的門前；輕輕地推門進去，什麼聲息也沒有，妻已睡熟好久了。

一九二七年，七月，北京清寧園。（實影）

秋夜

魯迅

在我的後園，可以看見牆外有兩株樹，一株是棗樹，還有一株也是棗樹。

這上面的夜的天空，奇怪而高，我生平沒有見過這樣的奇怪而高的天空。他彷彿要離開人間而去，使人們仰面不再看見。然而現在卻非常之藍閃閃地映着幾十個星星的眼，冷眼。他的口角上現出微笑，似乎自以爲大有深意，而將繁霜灑在我的園裏的野花草上。

我不知道那些花草真叫什麼名字，人們叫他們什麼名字。我記得有一種開過極細小的粉紅花，現在還開着，但是更極細小了，她在冷的夜氣中，瑟縮地做夢，夢見春的到來，夢見秋的確到來，夢見瘦的詩人將眼淚擦在她最末的花瓣上，告訴她秋雖然來，冬雖然來，而此後接着還是春，胡蝶亂飛，蜜蜂都唱起春詞來了。她於是一笑，雖然顏色凍得紅慘慘地，仍然瑟縮着。

棗樹，他們簡直落盡了葉子。先前，還有一兩個孩子來打他們別人打剩的棗子，現在是一個也不剩了，連葉子也落盡了。他知道小粉紅花的夢，秋後要有春；他也知道落葉的夢，

春後還是秋。他簡直落盡葉子，單剩幹子，然而脫了當初滿樹是果實和葉子時候的弧形，伸得很舒服。但是，有幾枝還低亞着，護定他從打棗的竿梢所得的皮傷，而最直最長的幾枝，卻已默默地鐵似的直刺着奇怪而高的天空，使天空閃閃地鬼映眼；直刺着天空中圓滿的月亮，使月亮窘得發白。

鬼映眼的天空越加非常之藍，不安了，彷彿想離去人間，避開棗樹，只將月亮剩下。然而月亮也暗暗地躲到東邊去了。而一無所有的幹子，卻仍然默默地鐵似的直刺着奇怪而高的天空，一意要制他的死命，不管他各式各樣地映着許多蠱惑的眼睛。

哇的一聲，夜游的惡鳥飛過了。

我忽而聽到夜半的笑聲，吃吃地，似乎不願意驚動睡着的人，然而四圍的空氣都應和着笑。夜半，沒有別的人，我即刻聽出這聲音就在我嘴裏，我也即刻被這笑聲所驅逐，回進自己的房。燈火的帶子也即刻被我旋高了。

後窗的玻璃上丁丁地響，還有許多小飛蟲亂撞。不多久，幾個進來了，許是從窗紙的破孔進來的。他們一進來，又在玻璃的燈罩上撞得丁丁地響。一個從上面撞進去了，他于是遇到火，而且我以為這火是真的。兩三個卻休息在燈的紙罩上喘氣。那罩是昨晚新換的罩，雪

白的紙，摺出波浪紋的疊痕，一角還畫出一枝猩紅色的梔子。

猩紅的梔子開花時，棗樹又要做小粉紅花的夢，青葱地彎成弧形了……。我又聽到夜半的笑聲；我趕緊砍斷我的心緒，看那老在白紙上的小青蟲，頭大尾小，向日葵子似的，只有半粒小麥那麼大。遍身的顏色蒼翠得可愛，可憐。

我打一個呵欠，點起一支紙煙，噴出烟來，對着燈默默地做奠這些蒼翠精緻的英雄們。

一九二四年九月十五日（野草）

清華園之菊

孫福熙

歸途中，我屢屢計畫回來後畫中國的花鳥，我的熱度是很高的。不料回到中國，事事不合心意，雖然我相信這是我偷懶之故，但總覺得在中國的花鳥與在中國的人一樣的不易親近，是個大原因。現在竟得與這許多的菊花親近而且畫來的也有六十二種，我意外的恢復對我自己的希望。

★

★

★

★

承佩弦兄之邀，我第一次遊清華學校。在與澳青君一公君三人殷勤的招待中，我得到很好的印像。我在回國途中渴望的中國式的風景中的中國式人情，到此最濃厚的體味了；而且他們兼有法國富有的活潑與喜悅，這也是我回國後第一次遇見的。

在這環境中我想念法國的友人，因為他們是活潑而喜悅的，尤其因為他們是如此愛慕中國風景人情的。在信中我報告他們的第一句就說我在看菊花；實在，大半爲了將來可以給他們看的緣故，我盡量地畫了下來。

從這個機會以後，我與菊花結了極好的感情；於是凡提到清華就想起菊花，而遇到菊花又必想見清華了。

★

★

★

★

在我們和樂的談話中，電燈光底下，科學館，外事廳與古月堂等處，滿是各種秀麗的菊花，爲我新得的清華的印象做美。然而我在清華所見的菊花，大部並不在此而在西園。

★

★

★

★

廣大的西園中，大小的柳樹，帶了一半未落的黃葉，雜立其間，我們在這曲折的路徑中且走且等待未曾想像過的美景。走到水田的旁邊，蘆葦已轉爲黃色，小雀們在這裏飛起而又稍稍遠處投下。就在這旁邊，有一道籬笆，我們推開柴門進去。花畦很整齊的排列着，其中有一條是北面較高中間窪下的，上面半遮蘆葦。許多菊花從這籬中探頭向外，呵我的心花怒放丁！

然而引導者並不停足，逕向前面的一所茅屋進行。屋向南，三面有土牆，就是挖窩中的泥所築的，正可利用。留南面，日光可以射入。當我一步一步的從上階下去時，驟然間滿室高低有序的花朵印上我的心頭，我驚愕似的喘息，比初初對大衆演說時更是害羞，聽演說的

人的心理究竟還容易推測，因為他們只是與我彷彿的人；而衆菊也則不然，只要看他們能竭盡心力的表現出各個的特長，可見他們不如大多數人的淺薄的，我疑懼他們不知如何的在竊笑我的醜陋呢。可是，我靜下心來體察，滿室的莊嚴與和藹，他們個個在接納我。在溫和而清麗的氣流中，衆香輕撲過來，更不必說葉片的向我招展與花頭的向我顧盼了。於是我證明在歸航中所渴望的畫中國花鳥不只是夢想了。

★

★

★

★

等我上城來帶了畫具第二次到清華時，再見菊花，知道已變了些樣子，半放者已較放大，有幾朵花瓣已稍下垂了。我着急，知道我的生命的迫促，而且珍惜我與花的因緣之難得，於是恨不得兩下並畫恨不得兩眼分看的忙亂開工了。

可是，我敢相信第一次擁抱愛人時所發情感的活潑：滿心包圍着快樂的畏懼，想立刻得到安慰，又怕變壞了愛人的尊嚴，我對於我所愛慕的花將怎樣的下筆呢！我深深的體味：此後，這樣富有的花將永遠保藏在我的紙上，雖然不敢說他將爲我所主有；然而我將怎樣能使他保留在我的紙上呢？我九分九的相信我不能畫像他。試想一想，在一百筆二三百筆始能完成的一幅畫中何難有一筆兩筆的敗筆呢。所以，在這短促不及躊躇中我該留神使這一二百筆

絲毫沒有污點；我敢說，這比第一次擁抱愛人時之戒威爲將來一生中的交際的污點而擔憂者更甚了，因爲時間是這樣的短促。於是，雖然很急，卻因爲愛他而不敢輕試。我儘管拚了筆，筆在紙上不敢放下去。

★

★

★

★

我雖然刻刻竭力勉勵，闊大處落墨，然而愛好細緻的性質總像不可改易的了。在這千變萬化奇上有奇的二百餘種的當中，我第一張畫的是「春水綠波」。潔白的花朵浮在翠綠的葉上，這已夠嫵媚的了，還有細管的花瓣抱蕉黃的花心而射向四周，管的下端放開，其輕柔起伏有如水波的蕩漾。我不怕夢遺而在他面前來說塵埃：無論怎樣巨細的穢物沾在他的上面，決不能污他的潔白，因爲他有他的本性，不必矜誇而人自然的仰慕他，所以也決不以外物之污濁而害真。我竭盡心目的對他體味，自信當已能領會他的外表不九分也八分了。可是我失敗了，明白的看得出，在我紙上的遠不及盆中的，——雖然我會很擔憂，因爲我的紙上將保護這樣燦爛的花，非我所宜有。然而現在並不因失敗而覺得擔負的輕鬆。

鎮靜了我的抱歉，羞愧與失望的心思，我想，微辛的花張起眼簾在看我作畫，也決不因我不肯傳出他的神而惱怒的罷，我當如別的濁物之不能損害他是一樣的。看了他的寬大與靜

默，我敢妄想，或者他在啓示我，羞媿是不必的，失望尤其是不該，他這樣裝束這樣表現的向人，想必不是毫無用意的。於是我學了他靜默的心，自然的有了勇氣，繼續畫下去了。

★

★

★

★

這許多菊種於我都是新奇而十分可以愛慕的，在急忙而且貪多的手下將先畫那幾種呢？每一種花有紙條標出花名。「夕陽樓」高丈餘，寬闊的瓣，內紅而外如晚霞；「快雪時晴」直徑有一尺，是這樣龐大的一個雪球，閃着銀光；「碧窗紗」細軟而嫩綠，絲絲如垂簾；「銀紅龍鬚」從逾勁的細條中染出紅芽的柔嫩；滿眼各種性質不同的美麗，這與對一切事物一樣，我不能品定誰第一，誰其次，我想指定先畫誰也是做不到。於是我完全打消優劣的觀念，在眼光如燈塔的旋轉的時候，我一種一種的畫。

高大的枝條上，絳紅的一周，圍在一輪黃色的花心外，這是很確切的名爲「曉霞捧日」的。他的紅色非我所能用我可憐的畫盤中的顏色配合而摹擬的。他最不願有人世所有的形與色，却很喜歡有人追過他。少年人學了他的性質，做成愈難愈好的謎語要人去猜，人家猜中了，他便極其高興。

★

★

★

★

我要感謝侍奉這種菊花的楊魯二君，並且很想去領教他們的經驗，特請一公兄爲我請求。

四點鐘以後，太陽漸漸的從花房斜過，只留得一角了，在微微的晚寒中我忙亂的畫着。緩得幾乎聽不出的步聲近我而來，到了我近旁時我才仰起頭來看他。這就是種這菊花的楊壽卿先生。

眉目不軒不輊，很平靜的表出他的細緻與和藹，從不輕易露出牙齒的口唇上立刻知道他是沈默而忍耐的，而額角以下口鼻之間的絲絲脈理是十分靈敏，自然的流露他的智慧，楊先生或指點或撫弄他親愛的菊花，對我講他培養的經驗。

他種菊已五年了，然而他的擔任清華學校職務是從籌備開辦時起的。他說，「每天做事很單調也很辛苦，所以種種菊花。」辛苦而再用心用力來種菊就可不辛苦，這有點道理了！

我竭力設想他所感覺到的菊花，然而這是怎麼能夠呢。他是從菊花的很小的萌芽看起的，而且他知道他們的愛惡，用了什麼肥料他們便長大，受了多少雨水與日光他們便喜悅，他還知道今年的花與往年的比較。我是外行人，就是辨別花的形色也是不確實的；而他們要在沒有花時識別花的種類，所以他只要見到葉的一角就認識這是那一種了，這與對家人好友

聽步聲就知道是誰，看物品移動的方位就知道誰來過了是一樣的。

★

★

★

★

每天到四點鐘楊先生按時到來了。他提了水壺澆在乾渴的花盆中，同時我也得到他灌輸給我的新智識。

我以前只知道菊花是插枝的，倘若接枝他便開得更好，有的接在向日葵上，開來的菊花就如向日葵的大了。現在知道菊是可以採用種子的。插枝永遠與母枝不變，而欲得新奇的花種非用子種不可。

這裏就有奇怪的事了。取種子十粒下種，長起來便是不同的十種。可是這等新種並不株株是好的，今年四百新種當中只採了二十餘種。不足取的是怎樣的呢？這大概是每一朵中花瓣大小雜亂，不適合於美的條件統一勻稱，所謂不成品是也。不成品的原因大概在於花粉太雜之故，所以收種應用人工配合法。

「紫蚪龍」那樣美麗的花就是配合而成的。細長直管的「喜地泥封」與卷曲的「紫氣東來」相配合，就變了長卷而又卷曲，如軍樂用號的管子，這樣有特性的了。他的父母都是紫色的，他也是紫色。倘若父母是異色的，則新種常像兩者之一或介於兩者之間，但決不出兩者之

外。因為他們在無窮的變化中也有若干的規律，所以配種當有限制了。大概花瓣粗細不同的兩種配合總是雜亂的，所以配合以粗細相仿者為宜。

花房中，兩株一組，有如跳舞的，有許多擺着，楊先生每次來時，拏了紙片，以他好生之德在各組的花間傳送花粉。據說種子的結成是很遲的，有的要到第二年一月可收，我推想這類種子當年必不能開花的了，詎知大不然，下種在四月，當初確實很細弱，但到六月以後，他們就加工趕長，竟能長到一丈多高與插枝一樣。

凡新種的花一定是很大的，不像老種如「天女散花」與「金連環」等等永遠培植不大也不高者。可是第一年的花瓣總是很單的，以後一年一年的多起來；而在初年，花的形狀也易變更，第一年是很整齊的，或者次年是很壞了，幾年之後始漸漸的固定。

★

★

★

★

我很愛「大富貴」他正在與「素帶」配合。牡丹是被稱為富貴花的，然而這名字不能表示他所有性狀的大部。我要改稱這種菊為「牡丹」，因為他有牡丹所有一切的美德。他的身材一直高到茅屋的頂蓬再將下頭來。花的直徑大過一尺，展開一瓣，所以做一羣小鳥的窠，可以做一對彩蝶的衾褥。我也仰着頭瞻望他，希望或者我將因他而有這樣豐滿這樣燦爛的一個心

「我明白，他不過是芥子的一小粒花蕾長大起來的，除少數有經驗的以外，誰想到他是要成尺餘大的花朵的。到現在，蜜蜂鬧營營的陣陣飛來道賀，他雖靜默着，也樂受蜂們的厚意。楊先生每晚拂拭「牡丹」的花粉送給「素帶」；他身上是北京人常穿的藍布大褂，然而他立在錦繡叢中可無愧色；他的服裝因他的種菊而愈有榮譽了。我可預料而且急切的等待明年新穎種子的產出。我敢與楊魯二先生約，「你們每年培植出新鮮顏色的菊種，而我也願竭力研究我可憐的畫盤中的顏色，希望能夠追隨」——這樣兩種美麗的花，在我們以爲無可再美的了，不知明年還要產出許多的更美的新種，我真的神往了。對大眾盡力表現這等奧妙是我們「做藝」的人的天職；在不可能時候，我們只有盡心超脫自己，雖然我是不以此爲滿足的。



一人在遠隔人羣的花房中，聽晚來歸去的水鳥單獨的在長空中飛鳴，枯去的蘆葉驚風而哀怨，花房的茅蓬也絲絲飄動，我自問是否比孤鳥寂寞較有些希望。滿眼的菊花是我的師範，而且做了陪伴我的好友。他們偏不與衆草同盡，挺身抗寒，且留給人間求不磨滅的壯麗的印象。我手下正在畫「趵突噴玉」，他用無窮的力，縷縷如花筒的放射出來。他是純白的，然而不是燦爛；他是倔強的，然而不是建立在柔弱的身體上的。我心領這種教訓了。



與楊先生合種菊花的魯壁光先生正與楊先生同任舍務部職務的。每天正午是公餘時間，輪到他來看護菊花。有一次，他引導幾位客人來看菊，同時看我紙上的菊花，他看完每頁時必移開得很緩，使不露出底下一張上我註有的花名。很高興的，他與客人看了畫猜出花的名字來。他說，「畫到這樣猜得出，可不容易了。」

當時我非但不覺得他的話對我過譽，我要想，難道畫了會不像的？所以我還可以生氣的。我自己所覺得可以驕傲的，我相信，在中國不會有人爲他們畫過這許多種，我對他們感激，而他們也常認我爲難逢罷。

臨行的前夜，我到俱樂部去向楊先生道別，他在看人下棋。這一次的談話又給我許多很大的見識。其中有一段，他說，「北京曾有一人，畫過一本菊譜。」我全神灌注的聽他了。他繼續說「他們父女合畫，那是畫得精細，連葉脈都畫得極真的。因爲每一種的葉都不同，葉子比花還重要，花不是年年一樣的，在一年內必定畫不好。所以要畫一定要自己種花知道今年這花開好了，可以畫了。那兩位父女自己種花，而且畫了五年才成的。」我以爲我的畫菊是空前的，然而這時候我無所懺悔我以前的自滿了，我渴想探問他，在那裏可以見到這本菊

譜，但我不敢急忙就說，於是曲折的先問。

「這位先生姓什麼呢？」

「姓蔡的。」

「楊先生與他很熟識嗎？」

「不熟識的。」

「能夠間接介紹去一看嗎？」

「我也只見過一頁。那真精細，真的用工夫的呢。」

楊先生幼年時就種花，因為他的父親是愛花的，而且他家已三代種菊了。

★

★

★

★

爲什麼自己以爲是高尙以爲是萬能的人總是長着一樣可憎的口鼻心思，用了這肉體與精神所結構的出品無非像泥模裏鑄出來的鐵鍋的冥頑而且脫不出舊樣？菊花們卻能在同樣的一小粒花蕾中放出這樣新奇這樣變化富有一切的花朵，非無能的人所曾想像得到甚且看了也不會模仿的。有一種的花瓣細得如玉蜀黍的鬚了，一大束散着，人沒有方法形容他的美，只給他「棕櫚拂塵」的一個沒有生氣的名字；有一種是玉白色的，返光閃閃，他的瓣寬得像蓮花

的樣子，所以名爲「銀蓮」，其實還只借用了別種自然物的名稱，人不能給他一個更好的名字。還有可奇的，他們爲了要不與他種苟同，奇心得使我欲笑，有一種標明「黃鵝添毛」者，松花小鵝的顏色，每瓣鈎曲如受驚的鵝頭，挨擠在一羣中，最妙的他怕學得不像，特在瓣上長了毛，表示真的受驚而毛悚了，題首的圖就是「黃鵝添毛」的名字我不喜歡，乃改稱他爲「小鵝」。

★

★

★

★

有許多名稱是很有趣的，這勝過西洋的花名，然而也有不對的。況且種菊者各自定名，不適用於與人談講，最好能如各種科學名詞的選擇較好者應用，然而這還待先有一種精細而且豐富的菊譜出現。

★

★

★

★

一班人叫中國要亡了，爲什麼不去打仗；一班人叫閉門讀書就是愛國。倘若這兩種人知道我畫了菊花甚且願消費時間做無聊的筆記，定要大加訓斥的。我很知道中國近來病急亂投藥的情形，他們是無足怪的。其實在用武之地的非英雄的悲哀遠比英雄無用武之地者爲甚。現在的中國輿論不讓人專學樂意的一小部分；因爲缺人，所以各人拉弄他人入伍。實在使我

這樣的人只配畫菊花的，本來不必勞這一班那一班人責備的——可是，我要對自己交代明白，我應該畫他人不愛而我愛的菊花，一直畫到老。我喜歡學他人所不喜歡學的東西，這將是我的長處。

★

★

★

★

做人二十七年了，以前知道有這許多菊花，知道這許多菊花的性情嗎？我知道還有更多的事物爲我所不知道的，就是關於菊花的也千倍萬倍的多着，我想耐心而且盡力的去考究。宰平先生於講起古琴時說北京各種專門家之多，可惜他們不說，沒有方法知道他們。真的，我們在這富有的人海中感着寂寞感着乾燥，可惜我們不知道願意陪伴我們給我們滋潤的人。我決定人間多着有智識懂得生活的人，不只是種菊一事。

十二月二十九日（北京平）

月下老人祠下

俞平伯

君憶南湖蕩槳時，老人祠下共尋詩。

而今陌上花開日，應有將雛舊燕知。

閑兄最怕讀拙作的小引，在此於是不寫。但是——在一九二二年十一月二十日上找着一段日記：『節抄無趣，剪而貼之。』

午偕環在素香齋吃素，湖濱閒步，西園啜茗。三四妹來，泛舟湖中，泊白雲觀，景物清絕。有題壁詩四章，各默記其一而歸，錄其較佳者：『胡蝶交飛江上春，花開緩緩喚歸人。至今越國如花女，蕩槳南湖學拜神。』更泛舟西泠，走蘇堤上吃橘子。

更於抵京之後十二月十一日寫給環的歪詩上找着幾句，

街頭一醉，依然無那荒寒，北風宛鬢，京洛茫茫塵土。冷磴尋詩，長堤買橘，猶記南湖蕩槳侶。

夠了！再講下去豈非引子乎？然此亦一引子也，閑其謂我何？况彼其時以『讀經』故而不肯去

乎？

『人生能幾清遊？』際卻這個，陳跡的追憶久而不衰，殆有其他的緣由罷。

從天之涯海之角，這樣悄悄地慢慢地歸來。發紐約城過蒙屈利而，絕落機山至溫哥華，更犯太平洋之風濤而西，如此走了二十三天，飄飄然到了杭州城站。真不容易呀！但您猜一猜，我住了幾天？不含胡，不多也不少，三天。

尖而怪的高樓，黑而忙的地道，更有什麼Bell's，Levi等等，轉瞬不見了。枯林寒葉的蒙屈利而，積雪下的落機山，溫煦如新秋的溫哥華，嘶着吼着的太平洋，青青拂髻的日本內海，綠陰門巷的長崎，疏燈明滅的吳淞江上，轉瞬又不見了，只有一隻小小的鴿子，在一杯水的西湖中，擺搖搖地。雲呀，山呀；……凡伴着我的都是熟人哩。非但不用我張羅，並且不用我說話，甚至至於不用我去想。其滋味有如開籠的飛鳥，脫網的游魚；仰知天地的廣大，俯覺吾身之自在。月餘凝想中的好夢，果真握在手心裏，反空空的不自信起來。我惟有惘惘然，『我回來了。』

冬天的游人真少，船到了漪園，依然清冷清的。從殿宇傍趲進去，便是老人的祠宇。前後兩院落，中建小屋三楹，龕內老人披半舊紅袍，豐頤微鬚，面淺赭色，神儀俊朗，佳塑

也。前後四壁，壁扁額對聯實之。照例，好的少。其中有一聯，並無他好，好在切題，我還記得：願天下有情人都成了眷屬，是前生注定事莫錯過姻緣。豈是老人的宣傳標語耶？妙矣。

清絕的神祠，任我們四人徘徊着。曾否吃茶，曾否求籤，都有點茫然。大概籤是未求，因記載無考焉。茶是吃了，因凡湖上諸別墅的茶自來來得好快，快於游人的脚步。當溜烟未能之頃，而煮碗叮噹，雨前龍井之流已緩緩來矣。好快的緣故，在我輩雅人是不忍言的。喲。

茶已泡了，莫如老實不走，我們漸徘徊於庭院間。雖是冬天，記得也有點兒蒼苔滑擦。

「下馬先尋題壁字，」我們少不得循牆而睇，明知大概是有點「豈有此理」的，然而反正閒着，睇睇何妨。這一回卻出「意表之外」在東牆角上見一方秀整的字跡，原來竟是詩！（題者的名姓失記。既非女史，記之何爲？此亦例也。）不但是詩，而且恰好四首，我們便分頭去記誦，賭賽着。結果，我反正沒有輸給她們就是。至於「蝴蝶」云云也者是第一章，大家都記住了。

「老人祠下共尋詩」的事實，只如上記。說到感想未必全無，而在我，我們只是汎汎的閒適而已，說得那怕再露骨點，自己覺得頗高雅而已，可沒有別的了。『我應當說是的呀。』

若綢繆二君復何所感，媿我腦子笨，當時未曾懸揣；此刻呢，阿呀，更加不敢武斷。——這當然太頑皮了。

踽踽於荒祠下，閒閒的日子去得疾利。我們還須重打槳北去西泠。其時日漸西頽，湖風悄然，祠下頻繁的語笑，登舟後頓相看以寂寞。左眺翠黛的南屏山，其上方演暈以淺紅的光霧，知湖上名姝已迴眸送客；峭厲的黃昏，主人公般快回來了。而其時我們已在蘇堤上買橘子吃。

彌望皆光禿的枯桑，蘇堤似有無盡的長，我們走向那裏去？還是六立於衰草搖搖的橋堍罷。恰好有賣橘子的。橘子小而酸，黃岩也罷，塘栖也罷，都好不了。但我們不買橘子更何爲呢？於是遂買。買來不吃又何爲呢？於是便吃。在薄晚的西北風中，吃着冷而酸的小橘子，都該記得罷？諸君。

太平洋的風濤澎湃於耳邊未遠，而京華的塵土早浮涌於眼下，卻惜半日之間，從湖山最佳處偷得一場清睡；朦朧入夢間，斗然想起昨天匆匆的來時，迢迢的來路，更不得不想到明天將同此匆匆而迢迢的去了。這般魂驚夢怯的心情，真奈何牠不得的。我惟有惘惘然，

「我回來了？」

槳聲燈影裏的秦淮河

俞平伯

我們消受得秦淮河上的燈影，圓月猶皎的仲夏之夜。

在茶店裏喫了一盤豆腐乾絲，兩個燒餅之後，以至歪歪的脚步趨上夫子廟前停泊着的畫舫，就懶洋洋綽到藤椅上去。好鬱蒸的江南，傍晚也還是熱的。『快開船罷。』槳聲響了。

小的燈舫初次在河中蕩漾；於我，情景是頗朦朧，滋味是怪羞澀的。我要錯認牠作七里的山塘；可是，河房裏明窗洞啓，映着玲瓏入畫的曲闌干，頓然省得身在何處了。佩弦呢，他已是重來，很應當消釋一些迷惘的。但看他太頻繁地搖着我的黑紙扇，胖子是這樣怯熱的嗎？

又早是夕陽西下，河上妝成一抹胭脂的薄媚。是被青谿的姊妹們所薰染的嗎？還是勻得她們臉上的殘脂呢？寂寂的河水，隨雙槳打牠，終是沒言語，密匝匝的綺恨逐老去的年華，已都如蜜餞似的融在流波的心窩裏，連嗚咽也將嫌牠多事，更那裏論到哀嘶。心頭，宛轉的悽懷；口內，徘徊的低唱；留在夜夜的秦淮河上。

在利涉橋邊買了匣烟，蕩過東關頭，潮蕩出大中橋了。船兒悄悄地穿出連環着的三個壯闊的涵洞，青谿（註）夏夜的韶華已如巨幅的畫豁然抖落。哦！淒厲而繁的弦索，顫然而驟的歌喉，雜着嚇哈的笑語聲，劈拍的竹牌響，更能把諸樓船上的華燈彩繪，顯出火樣的鮮明，火樣的溫煦了。小船兒載着我們，在大船縫裏擠着，挨着，抹着走。牠忘了自己也是今宵河上的一星燈火。

（註）過了大中橋謂之青谿。

既好意思踏進所謂『六朝金粉』的銷金鍋，誰還好意思不笑笑呢！今天的一晚，且默了滔滔的言說，且舒了惻惻的情懷，暫且學着，姑且學着我們平時認為在醉裏夢裏的他們的憨癡笑語。這真是事實上的 *Decadent* 了。初上的燈兒們一點點掠剪柔膩的波心，梭織地往來，把河水都皺得微明了。紙薄的心旌，我的，儘無休息地跟着牠們飄蕩，以致於怦怦而內熱。這還好說什麼的！如此說，誘惑是仍然有的，且於我已留下不易磨滅的印記。至於對榻的那一位先生，自認曾經一度擺脫了糾纏的他，其辯解又在何處？這實在非我所知。或者可以說，『小孩子嚇。』

我們，醉不以溜味的酒，以微漾着，輕暈着的夜的風華。不是什麼欣悅，不是什麼慰

藉；只感到一種怪陌生，怪異樣的朦朧。朦朧之中似乎胎孕着一個如花的笑——這麼淡，這麼淡的情笑。淡到已不可說，已不可擬，且已不可想；但我們終久是眩暈在牠離舍的神光之下的。我們沒法使人信牠是有，我們不信牠是沒有。勉強哲學地說，在或近於佛家的所謂『空』，既不當魯莽說牠是『無』，也不能逕直說牠是『有』；或者說『有是有的』，只因無可比擬形容那『有』的光景；故從表面看，與『沒有』似不生分別。若定要我再說得具體些：譬如東風初動時，直上高翔的紙鳶，牽線的那人兒自然遠得很了，知她是那一家呢？但憑那鳶尾一縷飄絲的彩線，便容易揣知下面的人寰中，必有微紅的一雙素手，捲起輕綃的廣袖，牢擔荷小紙鳶兒的命根的。飄翔豈不是東風的力，又豈不是紙鳶的含德；但其根株却將另有所寄。請問，這和紙鳶的省悟與否有何關係？故我們不能認笑是非有，也不能認朦朧即是笑。我們定應當如此說，朦朧又互相混融着的；因牠本來是淡極了，淡極了這麼一個。

漫題那些紛煩的話，船兒已將泊在燈火的叢中去了。對岸有盞跳動的汽油燈，佩弦便硬說牠遠不如微黃的燈火。我其時已忙懶交加，簡直沒法和他分辯那是非，其實同被因襲的癡趣所沈浸，我且更甚於他；故分證也是枉然。上節以彈說彈的把戲，愈弄人愈胡塗。現在的說法到不如撇開了我，只執住我所遭逢的外緣。如洞悉了我的所見，那麼我的所感便不解而

解，不知而知了。

時有小小的艇子急忙打槳，向燈影的密流裏橫衝直撞。冷靜孤獨的油燈映見黯淡久的畫船（？）頭上，秦淮河姑娘們的靚妝。茉莉的香，白蘭花的香，脂粉的香，紗衣裳的香……微波泛濫出甜的暗香，隨着她們那些船兒蕩，隨着我們這船兒蕩，隨着大大小小一切的船兒蕩。有的互相笑語，有的默然不響，有的攪着胡琴亮着嗓子唱。一個，三兩個，五六七個，比肩坐在船頭的兩旁，也無非多添些淡薄的影兒葬在我們的心上——太過火了，不至於罷，早消失在我們的眼皮上。不過同是些女人們，你能認識那一個面龐？誰都是這樣急忙忙打着槳，誰都是這樣向燈影的密流裏衝撞着；又何況久沈淪的她們，又何況飄泊慣的我們倆。當時淺淺的醉。舉朝空空的惆悵；老實說，咱們萍泛的綺思不過如此而已，至多也不過如此而已。您且別講，您且別想！這無非是夢中的電光，這無非是無明的幻相，這無非是以零星的火種微炎在大慾的根苗上。扮戲的咱們，散了場原是一個樣，然而，上場鑼，下場鑼，一天忙，人人忙。看！載送女郎的艇子才過去，貨郎擔的小船不是又來了？一盞小煤油燈，一艙的什物，他也忙得來像手裏的搖鈴，這樣丁冬而郎當。

楊枝綠影下有條華燈璀璨的彩舫在那邊停泊。我們那船不禁也依傍短柳的腰肢敬側地歇

了。遊客們的大船，歌女們的艇子，靠着。唱的拉着嗓子；聽的歪着頭，斜着眼，有的甚至於跳過她們的船頭。如那時有嚴重些的聲音，必然說：『這那裏是什麼旖旎風光！只有千疊的哀思在我的胸中飄蕩。』咱們是不知道？是不解說？只模糊地覺着在秦淮河船上板起老臉是怪不好意思的。且想咱們爲什麼來的？是需求映入剎那間明鮮的印象，還是要深深地結想？咱們本是在旅館裏，爲什麼不早早入睡，惦着牙兒，領略那『臥後清宵細細長』；而偏這樣急急忙忙跑到河上來無聊浪蕩？

還說那時的話，從楊柳枝的亂髮裏所得的境界，照規矩外帶三分風情的。況且今宵此地，動盪着有燈火的明姿，泛濫着有女兒們的嬌喉。況且今宵此地，又是圓月欲缺未缺，欲上未上的黃昏時候。叮噠的小鑼，伊軋的胡琴，沈壘的大鼓……弦吹聲騰沸遍了三里的秦淮河。嘈嘈囔囔的一片，分不出誰是誰，分不出那兒是那兒，只有整個的繁喧來把我們包圍。彷彿都搶着說笑，這兒夜夜盡是如此的，不過初上城的當下老是第一次呢。真是鄉下人，真是第一次。且聽我訴苦，在此節之後。

穿花蝴蝶的小艇子多到不和我們相干。貨郎擔式的船，曾以一瓶汽水之故而攔近來，這5

得有什麼別的，可是，誇口太早哩！——來了，竟向我們來了！不但是近，且攏着了。船頭傍着，船尾也傍着；這不但是攏着，且並着了。斷並着倒還不很要緊，且有人撲冬地跨上我們的船頭了。這豈不大喫一驚！幸而來的不是姑娘們，還好（她們正冷冰冰地在那船頭上，）否則辛苦更要吃得足了。來人年紀並不大，神氣倒怪狡猾，把一扣破爛的手摺，攏在我們眼前，讓細瞧那些戲目，好好兒點個唱。他說：『先生，這是小意思。』諸君，讀者，想一想那時的我們。

好，自命爲超然派的來看榜樣！兩船挨着，燈光愈皎，見佩弦的臉又紅起來了。那時的我是否也這樣，這當轉問他（我希望我的鏡子不要過於給我下不去。）老是紅着臉終久不能打發人家走路的，所以想個法子在當時是很必要。說來也好笑，我的老調是一味的默，或乾脆說個『不』，或者搖搖頭，擺擺手表示『決不』。如今都已使盡了。佩弦便進了一步，他嫌我的方術太冷漠了，又未必中用，擺脫糾纏的正當道路惟有辨解。好晦！聽他說：『你不知道？這事我們是不能做的。』這是諸辨解中最簡潔，最漂亮的一個；可惜他所說的『不知道』？衆人倒真有些『不知道』：辜負了這二十分聰明的反語。他想得有理由，你們爲什麼不能做這事呢？因這『爲什麼』，佩弦又有進一層的曲解。那知道更壞事，竟只博得那些船上人的一晒而

去。他們平常雖不以聰明名家，但今晚却又怪聰明，如洞徹我們的肺肝一樣的。吃虧的故事即我情願講給諸君聽，怕有人未必願意哩。『算了罷，就是這樣算了罷，』恕我不再寫下了，以外的等他自己來和諸君相見。

再綜括沒有的敘述方是如此。其實那時連翩而來的，我記得至少也有三五次。我在左舷，他在右舷，各運神通力把誘惑們一個一個的打發走路。但走的是走了，來的還正來。我們可以使牠們走，我們不能禁止禁止牠們來。我們雖不輕被搖撼，但已有一點恍惚了。況且小艇上總載去一半的失望和一半的輕蔑，在漿聲裏彷彿狠狠地說，『都是獸子，都是吝嗇鬼！』還有我們的船家（姑娘們賣個唱，他可以賺幾個銅子的佣金。）眼看她們一個一個的去遠了，呆呆的蹲踞着，怪無聊似的。碰着了這種外緣，無怒亦無哀，惟有一種情意的緊張，使我們從頹弛中體會出掙扎來。這味道倒計很真切的，只恐怕不易為倦鴉似的人們所喜。

曾游過秦淮河的到底乖些。楓弦告船家：『我們多給你酒錢，把船搖開，別讓他們來囉嚇。』自此以後，漿聲復響，還我以平靜了，我們倆又漸漸無拘無束舒服起來，不禁又滔滔不斷地以哲學的，倫理學的口吻來談方才的經過。我們自然不敢菲薄人家，無非和自己開開頑笑罷了。第一問，今兒算怎麼一回事？我們齊聲說，慾的胎動無可疑的。正如水見波痕

輕婉已極，與未波時究不相類。微波和巨浪，以富於常識的眼光看，誠不得謂爲無有差別；但差別相即使存在，也離不開數量。微醉的我們，洪醉的他們，深淺雖不同，却同爲一醉。接着來了第二問，既自認有慾的微炎，爲什麼艇子來時又莽澀地躲了呢？在這兒答語方參差着。誰都有一個 Censor，這是同的；但不同的是牠的臉。佩弦說他的是一種暗昧的道德意味，我說是一種似較深沈的眷愛。從名理的說法，聞歌與買歌不同，賣笑與買笑不同；若無人賣，將何所買？既有所買，自有賣者在。商品化的笑歌當然曾滲過了一重濃烈的悲哀。佩弦或者卽作如是想罷；至於在我呢，世間的道德久成爲可笑的浮詞。牠的收纏勒馬的威神散作隔世的烟雲了。我只背誦 C. M. 君的幾句詩給佩弦聽，望他曲喻我的心胸。可恨他今天似乎有些發鈍，反而追着問我。他問得太殷勤，我話便愈破碎了；因此他的疑問愈洶湧，又因此我索性懶懶地不肯開口了。其實蘊藏着的真是一個大都不值，無非存心讓他氣悶氣悶。我和她不可分；她和她們似亦不可分。因我爲她所有，因她是她們之一的緣故，使我當時由不得低徊一下。這一刹那的低徊，佩弦叫牠爲『道德』，我却叫牠『成長的愛根』。

前面已是復成橋。青谿之東，暗碧的樹梢上面微耀着一桁的清光。我們的船就縛在枯柳梢邊待月。其時河心裏晃蕩着的，河岸頭歇泊着的各式燈船，雖同是秦羅，雖同是我們，却

是燈影淡了，河水靜了，我們倦了，——況且月兒將上了。燈影裏的昏黃，和月下燈影裏的昏黃原是不相似的，又何況入倦的眼中所見的昏黃呢。燈光所以映她的穩姿，月華所以洗她的秀骨，以蓬騰的心欲跳舞她的盛年，以錫澀的眼波供養她的遲暮。必如此，才會有圓足的醉，圓足的戀，圓足的頹弛，成熟了我們的心田。

猶未下弦，一丸鵝蛋似的月被纖柔的雲絲們簇擁上了一碧的遙天。冉冉地行來，冷冷地照着秦淮。我們已打漿而徐歸了。歸途的感念，這一個黃昏裏，心和境的交鑿互染，其繁密殊超我們的言說。所以主心主物的哲思，依我外行人看，實在把事情說得太嫌簡單，太嫌容易，太嫌分明了。實有的只是渾然之感。就論這一次秦淮夜泛罷，來時我覺得要來，去時我覺得該去，分析其間的成因自然亦是可能；不過求得圓滿足盡的解析，使我們十分愜心，使片段的因子們合攏來代替刹那間所體驗的實有，這個我覺得有點不可能，至少於現在的我們是如此的。故凡上邊所敘，請讀者們只看作我歸來後，回憶中所偶然留下的千百分之一二，微薄的殘影。若所謂『當時之感』，我決不敢望諸君能在此中窺得。即我自己雖正在這兒執筆搆思，實在也無從重新體驗出那時的情景。說老實話，我所有的只是憶。我告諸君的只是憶中的秦淮夜泛。至於說到那『當時之感』，這應當去請教當時的我。而他久飛昇了，無所存

在。

涼月涼風之下，我們背着秦淮河走去，悄默是當然的事了。如回頭，河中的繁燈想定是依然。我們却早已走得遠，『燈火未闌人散，』佩弦，諸君，我記得這就是在南京四日的酣嬉，將分手時的前夜。

一九二三·八·二一·北京。雞群凡

山陰道上

徐蔚南

一條修長的石路，右面盡是田畝，左面是一條清澈的小河。隔河是個村莊，村莊底背景是一聯青翠的山岡。這條石路，原來就是所謂「山陰道上，應接不暇」的山陰道。誠然，「青的山，綠的水，花花世界」，我們在路上行時，望了東又要望西，苦了一雙眼睛。道上很少行人，有時除了農夫自城中歸來，簡直沒有別個人影了。我們正愛那清冷，一月裏總來這道上散步二三次。道上有個路亭，我們每次走到路亭裏，必定坐下來休息一會。路亭底兩壁牆上，常有人寫着許多粗俗不通的文句，令人看了發笑。我們穿過路亭，再往前走，走到一座石橋邊，纔停步，不再往前走了，我們去坐在橋欄上瞭望四週的野景。

橋下的河水，尤清潔可鑑。它那喃喃的流動聲，似在低訴那宇宙底永久祕密。

下午，一片斜暉，映照河面，有如將河水鍍了一層黃金。一羣白鴨聚成三角形，最魁梧的一頭做嚮導，最後的是一排瘦弱的，在那鍍金的水波上向前游去，向前遊去。河水被鴨子分成二路，無數軟弱的波紋向左右展開，展開，展開，展到河邊的小草裏，展到河邊的石子

，感到河邊的泥裏……

我們在橋欄上這樣注視着河水底流動，心中便充滿了一種喜悅。但是這種喜悅祇有唇上的微笑，輕勻的呼吸，和和善的目光能表現得出。我還記得那一天，當時我和他兩人看了這幅天然的妙畫，我們倆默然相視了一會，似乎我們底心靈已在一起，已互相了解，我們底友誼已毋須用言語解釋，更何必用言語來解釋呢？

遠地裏的山岡，不似早春時候盡被白漫漫的雲霧罩着了，巍然接連着站在四圍，青青地閃出一種很散漫的薄光來，山腰裏的寥落松柏也似乎看得清楚了。橋左旁的山底形式，又自不同，獨立在那邊，黃色裏泛出青綠來，不過山上沒有一株樹木，似乎太單調了；山麓下卻有無數的竹林和叢藪。

離橋頭右端三四丈處，也有一座小山，祇有三四丈高，山巔上縱橫都有四五丈，方方的有如一個靈天的戲臺，上面鋪着短短的碧草。我們每登上了這山頂，便如到了自由國土一般，將鎖日幽閉在胸間的遊戲性質，儘情發洩出來。我們毫沒有一點害羞，毫沒有一點畏懼，我們盡我們底力量唱起歌來，做起戲來，我們大笑，我們高叫。呵！多麼活潑，多麼快樂！幾日來積聚的煩悶完全消盡了。玩得疲乏了，我們便在地上坐下來，臥下來，觀看那青

空裏的白雲。白雲確有使人欣賞的價值，一團一團地如棉花，一捲一捲地如波濤，連山一般地擁在那兒，野獸一般地站在這邊：萬千狀態，無奇不有。這一幅最神祕最美麗最複雜的畫片，祇有睜開我們底心靈的眼睛來，纔能看出其間的意義和幽妙。

太陽落山了。它底分外紅的強光從樹梢頭噴射出來，將白雲染成血色，將青山也染成血色。在這血色中，他漸漸向山後落下，忽而變成一個紅球。浮在山腰裏，這時它底光已不耀眼了，山也暗澹了，雲也暗澹了，樹也暗澹了。這紅球原來是太陽底影子。

蒼茫暮色裏，有幾點星火在那邊閃動，這是城中電燈放光了，我們不得不忽忽回去。

（龜山夢夜）

快閣底紫藤花

徐蔚南

細雨濛濛，百無聊賴之時，偶然從花間集裏翻出了一朵小小的枯槁的紫藤花，花色早褪了，花香早散了。啊，紫藤花！你真令人憐愛呢。豈僅憐愛你，我還懷念着你底姊妹們——一架白色的紫藤，一架青蓮色的紫藤——在那個園中靜悄悄地消受了一宵冷雨，不知今朝還能安然無恙否？

啊，紫藤花！你常住在這詩集裏吧；你是我前週暢遊快閣的一個紀念。

快閣是陸放翁飲酒賦詩的故居，離城西南三里，正是鑑湖絕勝之處；去歲初秋，我曾經去過了，寒中又重遊一次，前週復去是第二次了。但前兩次都沒有給我多大印象，這次去後，情景不同了，快閣底景物時時在眼前顯現，尤其使人難忘的，便是那園中的兩架紫藤。快閣臨湖而建，惟窗外望，遠處是一帶青山，近處是隔湖的田畝。田畝間分成紅綠黃三色：紅的是紫雲英，綠的是豌豆葉，黃的是油菜花。一片一片互相間着，美麗得遠勝人間錦繡。東向，叢林中，隱約間露出一個塔尖，尤有詩意。鰲聲漁歌又不時從湖面飛來。這樣的

景色，晴天固然極好，雨天也必神妙，詩人居此，安得不頹放呢？放翁自己說：

『橋如虹，水如空，一葉飄然煙雨中，天教稱放翁。』

是的，確然天叫他稱放翁的。

閣旁有花園二，一在前，一在後。前面的一個又以牆壁分成爲二，前半疊假山，後半鑿小池。池中植荷花；如在夏日，紅蓮白蓮蓋滿一池，自當另有一番風味。池前有春花秋月樓，樓下有扁額曰『飛躍處』，此是指池魚言。其實，池中只有很小很小的魚，要它躍也躍不起來，如何會飛躍呢？

園中的映山紅和蹄躑都很鮮妍，但遠不及山中野生的自然。

自池旁折向北，便是那後花園了。

我們一路進後花園，便有一架紫籐呈在我們眼前。這架紫籐正在開花最盛的時候，一球一球重疊蓋在架上的，俯垂在架旁的盡是花朵。花心是黃的，花瓣是潔白的，而且看上去似乎很肥厚的。更有無數的野蜂在花朵上下左右嗡嗡地叫着，亂闖闖地飛着。它們是在採蜜嗎？它們是在舞蹈嗎？它們是在和花朵遊戲嗎？……

我在架下仰望這一堆花，一羣蜂，我便想像這無數的白花朵是一羣天真無垢的女孩子，

伊們赤裸裸地在一塊兒擁着，抱着，偎着，臥着，吻着，戲着；那無數的野蜂便是一大羣底男孩，他們正在唱歌給伊們聽，正在奏樂給伊們聽。佢們是結戀了。佢們是在痛快地享樂那陽春。佢們是在創造只有青春，只有戀愛的樂土。

這種想像決不是僅我一人所有，無論誰看了這無數的花和蜂都將生出一種神祕的想像來。同我一塊兒去的方君看見了也拍手叫起來，他向那低垂的一球花朵熱烈地親了個嘴，說道：『鮮美呀！呀，鮮美！』他又說：『我很想把花朵摘下兩枝來掛在耳上呢。』

離開這架白紫藤十幾步，有一團短短的冬青。繞過冬青，穿過一畦豌豆，又是一架紫藤。不過這一架是青蓮色的，和那白色的相比，各有美處。但是就我個人說，却更愛這青蓮色的，因為淡薄的青蓮色星在我眼前，便能使我感得一種平和，一種柔婉，並且使我有如飲了美酒，有如進了夢境。

很奇異，在這架花上，野蜂竟一隻也沒有。落下來的花瓣在地上已有薄薄的一層。原來這架花朵底青春已逝了，無怪野蜂散盡了。

我們在架下的石凳上坐下來，觀看那正在一朵一朵飄下的花兒。花也知道求人愛憐似的，輕輕地落了一朵在我膝上，我俯下看時，頸項裏感得颼颼地一冷，原來又是一朵。它接

迎着落下來，落在我們底眉上，落在我們底脚上，落在我們底肩上。我們在這又輕又軟又香的花雨裏幾乎睡去了。

猝然『骨碌碌』一聲怪響，我們如夢初醒，四目相向，頗形驚詫。即刻又是『骨碌碌』地響了。

方君說：『這是啄木鳥。』

臨去時，我總捨不得這架青蓮立的紫藤，便在地上拾了一朵夾在花間集裏。夜深人靜的時候，我每取出這朵花來默視一會兒。

(西山夢痕)

山中雜記

冰心

——遙寄小朋友——

大夫說是養病，我自己說是休息，只覺得在拘管而又浪漫的禁令下，過了半年多。這半年中有許多在童心中可驚可笑的事，不足爲大人道。只盼他們看到這幾篇的時候，唇角下垂，鄙夷的一笑，隨手的扔下。而有兩三個孩子，拾起這一張紙，漸漸的感起興味，看完又彼此嘻笑，講說，傳遞，我就已經有說不出的喜歡！本來我這兩天有無限的無聊。天下許多事都沒有道理，比如今天早起那樣的烈日，我出去散步的時候，熱得頭昏。此時近午，却又陰雲密布，大風狂起。廊上獨坐，除了胡寫，還有什麼事可作呢？

六，二十三，一九二四，沙嶺。

（一）我怯弱的心靈

我小的時候，也和別的孩子一樣，非常的小膽。大人們又愛逗我，我的舅舅說什麼「聊齋」，什麼「夜談隨錄」，都是些僵屍，白面的女鬼等等。在他還說着的時候，我就不自然

的惴惴的圓顧，塞坐在大人中間，故意的咳嗽。睡覺的時候，看着帳門外，似乎出其不意的也許伸進一隻鬼手來。我只這樣想着，使用被將自己的頭蒙得嚴嚴地，結果是睡得週身是汗！

十三四歲以後，什麼都不怕了。在山上獨自中夜走過叢塚，風吹草動，我只回頭凝視。滿立着猙獰的神像的大殿，也敢在陰暗中小立。母親屢屢說我膽大，因為她像我這般年紀的時候，還是怯弱的很。

我白日裏的心，總是很甯靜，很堅強，不怕那些看不見的鬼怪。只是近來常常在夢中，或是在將醒未醒之頃，一陣悚然，從前所怕的牛頭馬面，都積壓了來，都聚團了來。我呼喚不出，只覺得怕得很，手足都麻木，靈魂似乎蜷曲着。掙扎到醒來，只見滿山的青松，一天的明月。灑然自笑，——這樣怯弱的夢，十年來已經不做，做這夢時，又有些悲哀！童年的事都是有趣的，怯弱的心情，有時也極其可愛。

（二）埋存與發掘

山中的生活，是沒有人理的，只要不誤了三餐和試驗體溫的時間，你愛做什麼就做什麼，醫生和看護都不來拘管你。正是童心乘時再現的時候，從前的愛好，都拿來重溫一遍。

美國不是我的國，沙穰不是我的家，偶以病因緣，在這裏遊戲半年，雖此後也許此生不再來。不留些紀念，覺得有點過意不去，於是我幾乎每日做埋存與發掘的事。

我小的時候，最愛做這些事，墨魚脊骨雕成的小船，五色紙黏成的小人等等，無論什麼東西，玩穀了就埋起來。樹葉上寫上字，掩在土裏。石頭上刻上字，投在水裏。想起來時就去發掘看看，想不起來，也就讓他悄悄的永久埋存在那裏。

病中不必裝大人，自然不妨重做小孩子！遊山多半是獨行，於是隨時隨地留下許多紀念，名片，西湖風景畫，用過的紗巾等等，幾乎滿山中星羅棋布。經過芍藥花下，流泉邊，山亭裏，都使我微笑，這其中都有我的手澤！與之所至，又往往去掘開看看。

有時也遇見人，我便扎煞着泥污的手，不好意思的站了起來。本來這些事很難解說。人家問時，說又不好，不說又不好，迫不得已只有一笑。因此女伴們更喜歡追問，我只有躲著她們。

那一次一位舊朋友來，她笑說我近來更孩子氣，更愛臉紅了。童心的再現，有時使我不好意思是真的，半年的休養，自然血氣旺盛，臉紅那有什麼愛不愛的可言呢？

去冬多有風雪，風雪的時候，便都坐在廣廳裏，大家隨便談笑，閒話匣子，彈琴，編絨織物等等，只是消磨時間。

索是希臘的女孩子，年紀比我小一點，我們常在一處玩。她以古國國民自居，拉我作伴，常常和美國的女孩子戲笑口角。

我不會彈琴，她不會唱，但悶來無事，也就走到琴邊胡鬧。翻來覆去的只是那幾個簡單的熟調子。於是大家都笑道，『趁早停了罷，這是什麼音樂？』她傲然的叉手站在琴旁說，『你們懂得什麼？這是東西兩古國，合奏的古樂，你們那裏配領略！』琴聲仍舊不斷，歌聲愈高，別人的對話，都不相聞。於是大家急了，將她的口掩住，推到屋角去，從後面連椅子連我，一齊拉開，屋裏已笑成一團！

最妙的是連『印第阿那的月』等等的美國調子，一經我們用過，以後無論何時，一聽得琴歌聲起，大家都互相點頭笑說，『聽古國的樂呵！』

（四）雨雪時候的星辰

寒暑表降到冰點下十八度的時候，我們也是在廊下睡覺，每夜最熟識的就是天上的星辰了。也不過只是點點閃爍的光明，而相看慣了，偶然不見，有些想望與無聊。

連夜雨雪，一點星光都不見，荷和我擁衾對坐，在廊子的兩角，遙遙談話。

荷指着說，『你看維納司(Venus)升起了！』我抬頭望時，都是山路轉折處的路燈。我怡然一笑，也指着對山的一星燈火說，『那邊是周彼得(Jupiter)呢！』

愈指愈多，松林中射來零亂的風燈，都成了滿天星宿。真的，雪花隙裏，看不出天空和山林的界限，將繁燈當作繁星，簡直是抵得過。

一念至誠的將假作真，燈光似乎都從地上飄起。這幻成的星光，都不移動，不必半夜夢醒時，再去追尋他們的位置。

於是雨雪寂寞之夜，也有了慰安了！

(五)她得了刑罰了

休息的時間，是萬事不許作的。每天午後的這兩點鐘，乏倦時覺得需要，睡不着的時候，覺得白天強臥在床上，真是無聊。

我常常偷着帶書在床上看，等到看護婦來巡視的時候，就趕緊將書壓在枕頭底下，閉目裝睡。——我無論如何淘氣，也不敢大犯規矩，只到看書爲止。而壁這個女子，往往悄悄的起來，抱膝坐在床上，逗引着別人談笑。

這一天她又坐起來，看看無人，便指手畫腳的學起醫生來，大家正臥着看着她笑，看護婦已遠遠的來了，她的床正對着甬道，臥下已來不及，只得仍舊皺眉的坐着。

看護婦走到廊上，我們都默然，不敢言語。她向壁說，『你怎麼不躺下。』壁笑說『我胃不好，不住的打呃，躺下就難受。』看護婦道，『你今天飯吃得怎樣？』壁惴惴的忍笑的說『還好！』看護婦沉吟了一會便走出去。壁回首看着我們，抱頭笑說，『你們等着，這一下子我完了！』

果然看見看護婦端着一杯藥進來，杯中泡泡作聲。壁只得接過，皺眉四顧。我們都用甕子蒙着臉，暗暗的笑得喘不過氣來。

看護婦看着她一口氣喝完了，才又慢慢的出去。壁頹然的兩手捧着胸口臥了下去，似哭似笑的說『天呵！好酸！』

她以後不再胡說了，無病吃藥是怎樣難堪的事。大家談起，都快意，拍手笑說，『她得了刑罰了！』

(六) Eskimo

沙穰的小朋友替我上的 Eskimo 的徽號，是我所喜愛的，覺得比以前別的稱呼都有趣！

因紐特人是北美森林中的蠻族，黑髮披垂，以雪爲居，過的是冰天雪地的漁獵生涯，我
那能像他們那樣的勇敢？

只因去冬風雪無阻的在林中遊戲行走，林下冰湖正是沙穰村中小朋友的溜冰處，我經過，雖然我們屢次相逢，却沒有說話。我只覺得他們往往的停了遊走，注視着我，互相耳語。

以後醫生的甥女告訴我，沙穰的孩子傳說林中來了一個 Eskimo，問他們是怎樣說法，他們以黑髮披垂爲證。醫生告訴他們說不是 Eskimo，是院中一個養病的人，他們才不再驚說了。

假如我是真的 Eskimo 呢？我的思想至少要簡單了好些，這是第一件可羨的事。曾看過一本書上說，「近代人五分鐘的思想，設原始人或野蠻人想一年的。」人類在生理上，五十萬年來沒有進步，而勞心勞力的事，一年一年的增加，這是疾病的源泉，人生的不幸！

我願終身在森林之中，我足踏枯枝，我靜聽樹葉微語。清風從林外吹來，帶着松林的香氣。白茫茫的雪中，除我外沒有行人。我所見所聞，不出青松白雪之外，我就似可滿意了！
出院之期不遠，女伴戲對我說，「出去到了車水馬龍的波司頓街上，千萬不要驚倒，這

半年的閉居，足可使你成個瘋子！」

不必說，我已自驚悚，一回到健康道上，世事已接踵而來……我倒願做 Eskimo 呢，黑髮披發，只是外面的事！

(七)說幾句愛海的孩氣的話

白髮的老醫生對我說，「可喜你已大好了，城市與你不宜，今夏海濱之行，也是取銷了爲妙。」

這句話如同平地起了一個焦雷！

學問未必都在書本上，紐約康橋芝加哥這些人煙稠密的地方，終身不去也沒有什麼，只是說不許我到海邊去，這却太使我傷心了。

我抬頭張目的說，「不，你沒有阻止我到海邊去的意思！」

他笑道，「是的，我不願意你到海邊去，太潮濕了，於你新愈的身體沒有好處。」

我們爭執了半點鐘，至終他說「那麼你去一個禮拜罷！」他又笑說，「其實秋後的潮上，也殺你玩的了！」

我愛慰冰，無非也是海的關係，若完全的叫湖光代替了海色，我似乎不大甘心。

可憐，沙穰的六個多月，除了小小的流泉外，連慰冰都看不見！此也是可愛的，但和海比，的確比不起，我有我的理由！

人常常說『海闊天空』，只有在海上的時候，才覺得天空闊遠到了盡量處，在山上的時候，走到巖壁中間，有時只見一線天光，卽或是到了山頂，而因着天末是山，天與地的界線便起伏不平，不如水平綫的齊整。

海是藍色灰色的，山是黃色綠色的。拿顏色來比，山也比海不過，藍色灰色含着莊嚴淡遠的意味，黃色綠色却未免淺顯小方一些，固然我們常以黃色爲至尊，皇帝的龍袍是黃色的，但皇帝稱爲『天子』，天比皇帝還尊貴，而天却是藍色的。

海是動的，山是靜的，海是活潑的，山是呆板的。蕪長人靜的時候，天氣又熱，凝望着青山，一片黑鬱鬱的連綿不動，如同病牛一般。而海呢，你看她沒有一刻靜止！從天邊微波粼粼的直捲到岸邊，觸着岸石，更欣然的濺躍了起來，開了燦然萬朵的銀花！

四圍是大海，與四圍是亂山，兩者相較，是如何滋味，看古詩便可知道。比如說海上山上看月出，古詩說，『南山塞天地，日月石上生。』細細咀嚼，這兩句形容亂山，形容得極好，而光景何等臃腫，崎嶇，僵冷，讀了不使人生快感。而『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時。』也

是月出，光景却何等嫵媚，遙遠，璀璨！

原也是的，海上沒有紅白紫黃的野花，沒有藍雀紅襟等等美麗的小鳥。然而野花到秋冬之間，便都萎謝，反予人以凋落的淒涼。海上的朝霞晚霞，東方一片大海，天上水裏反映到不止紅白紫黃這幾個顏色，這一片花，却是四時不斷的。說到飛鳥，藍雀紅襟自然也可愛，而海上的沙鷗，白胸翠羽，輕盈的飄浮在浪花之上，『凌波微步，羅襪生塵』。看見藍雀紅襟，只使我聯憶到『山禽自喚名』，而見海鷗，却使我聯憶到千古頌讚美人，頌讚到絕頂的句子，是『婉若遊龍，翩若驚鴻！』

正海上又使人有透視的能力，這句話果然是真的！你倚欄俯視，你不由自主的要想起這萬頃碧琉璃之下，有什麼明珠，什麼珊瑚，什麼龍女，什麼鮫紗。在山上呢，很少使人想到山石黃泉以下，有什麼金銀銅鐵。因為海水透明，天然的有引人們思想往深裏去的趨向。

簡直越說越沒有完了，總而言之，統而言之，我以為海比山強得多。說句極端的話，假如我犯了天條，賜我自殺，我也願投海，不願墜崖！

爭論真有意思！我對於山和海的品評，小朋友們愈和我辯駁愈好。『人心之不同，各如其面，』這樣世界上才有個不同和變換。假如世界上的人都是一樣的臉，我必不願見人，假

如天下人都是一樣的嗜好，穿衣服的顏色式樣都是一般的，則世界成了一間大學校，男女老幼都穿一樣的制服，想至此不但好笑，而且無味！再一說，如大家都愛海呢，大家都搬到海上去，我又不得清靜了！

（八）他們說我幸運

山做了圍牆，草場成了庭院，這一帶山林是我遊戲的地方。早晨朝露還顆顆閃爍的時候，我就出去奔走，鞋襪往往都被露水淋濕了。黃昏睡起，短裙捲袖，微風吹衣，免度中我又遊雲似的在山路上徘徊。

固然的，如詞中所說，『落日解鞍芳草岸，花無人載，酒無人勸，醉也無人管！』不是什麼好滋味；而『無人管』的情景，有時真難得。你要以山中踽踽的態度，移在別處，可就不行。在學校中，在城市裏，是不容你有行雲流水的神意的，只因管你的人太多了！

我們樓後的兒童院，那天早晨我去參觀了。正值院裏的小朋友們在上課，有的在默寫生字，有的在做算學。大家都有點事牽住精神，而忙中偷閒，還暗地傳遞小紙條，偷說偷玩小手小腳，沒有安靜的時候。這些孩子我都認得，只因他們在上課，我只在後面悄悄的坐着，不敢和他們談話。

不見黑板六個月了，這倒不覺得怎樣。只是看見教員桌上那個又大又圓的地球儀，滿屋裏矮小的桌子椅子，字跡很大的捲角的書：倏時將我喚回到十五年前去。而黑板上寫着的

方程式。以及站在黑板前扶頭思索，將粉筆在手掌上亂畫的小朋友，我看看更覺得有一種說不出的悵惘。窗外日影徐移，雖不是我在上課，而我呆呆的看着壁上的大鐘，竟有急盼放學的意思！

放學了，我正和教員談話，小朋友們圍攏來將我拉開了。保羅笑問我說，「你們那樓裏也有功課麼？」我說：「沒有，我們天天只是玩！」彼得笑歎道，「你真是幸運！」

他們也是休養着，却每天仍有四點鐘的功課。我出遊的工夫，只在一定的時間裏，才能見着他們。

喚起我十五年前的事，慚愧「三七二十一，四七二十八」的背乘數表等等，我已算熟過去了，打過這一關來了！而回想半年前，厚而大的筆記本，滿屋滿架的參考書，教授們流水般的口講，如今病好了，這生活還必須去過，又是惘然。

這生活還必須去過，不但人管，我也自管。「哀莫大於心死」，被人管的時候，傳遞小紙條偷說偷玩等事，還有工夫做。而自管的時候，這種動機竟絕然沒有，十幾年的訓練，使人絕對的被書本征服了！

小朋友，「幸運」？這兩字又豈易言？

（九）機器與人類幸福

小朋友一定知道機器的用處和好處，就是省人力，能在很短的時間內做很重大的工作。在山中開居，沒有看見別的機器的機會，而山右附近的農園中的機器，已足使我讚歎。他們用機器耕地，用機器撒種，以至於收割等等，左是機器一手經理。那天我特地走到山前去，望見農人坐在汽機上，開足機力，在田地上突突爬走，很堅實的地土，汽機過處，都水浪似的，分開兩邊。不到半點鐘工夫，很寬闊一片地，都已耕鬆了。

農人從衣袋裏掏出表來一看，便緩緩的扳轉汽機，回到園裏去。我也自轉身，不知為何，竟然微笑。農人運用大機器，而小機器的表，又指揮了農人，我覺得很滑稽！

我小的時候，家園牆外，一望都是麥地。耕種收割的事，是最熟見不過的了。農夫農婦，汗流浹背的蹲在田裏，一鋤一鋤的掘，一鏟刀一鏟刀的割。我在旁邊看着，往往替他們

吃力，又覺得遲緩的可憐！

兩下裏比起來，我確信機器是增進人類幸福的工具。但昨天我對於此事又有點懷疑。

昨天一下午，樓上樓下幾十個病人都沒有睡好！休息的時間內，山前耕地的汽機，軋軋的聲滿天地，酷暑的簷下，蒸爐一般熱的床上，聽着這單調而枯燥，振耳欲聾的鐵器聲，連續不斷，腿筋完全跟着他顫簸了。焦燥加上震動，真使人有瘋狂的傾向！

樓上下一片喃喃怨望聲，却無法使這機器止住。結果我自己頭痛欲裂。樓下那幾個日夜發燒到一百零三，一百零四度的女孩子，我真替她們可憐，更不知她們煩惱到什麼地步！農人所節省的一天半天的工夫，和這幾十個病人，這半日精神上所受的痛苦和損失，比較起來，相差遠了！機器又似乎未必能增益人類的幸福。

想起幼年我的書齋只和麥地隔一道牆。假如那時的農人也用機器，簡直我的書不用念了！

這聲音直到黃昏才止息，我因頭痛，要出去走走，順便也去看看那害我半日不得休息的汽機。——走到田邊，三四個農人正站着躊躇，手臂都叉在腰上，搖歎休息。原來機器壞了。這座東西笨重的很，十個人也休想搬得動，只得明天再開一座汽機來拉他。

我一笑就回來了——

(十)鳥獸不可與同羣——？

女伴都笑菲玲是個傻子，而她並沒有傻子的頭腦，她的話有的我很喜歡。她說，「和『人』說話真拘束，不如同小鳥小貓去談，他們不擾亂你，而且溫柔的靜默的聽你說。」

我常常看見她坐在櫻花下，對着小鳥，自說自笑。有時坐在廊上，撫着小貓，半天不動。這種行徑，我並不覺得討厭，也許就是因此，女伴才贈她以傻子的徽號，也未可知。

和人談話未必真拘束，但如同生人，大人先生等等，正襟危坐的談起來，却真不能說是樂事。十年來正襟危坐談話的時候，一天比一天的多，我雖也做慣了，但偶有機會，我仍想釋放我自己。這半年我就也常常做傻子了！

第一樂事，就是拔草喂馬。看着這龐然大物，溫馴的磨動他的鬆軟的大口，和齊整的大牙，在你手中喫嚼青草的時候，你覺得他有說不盡的嫵媚。

每日山後牛棚，拉着兩車的牛乳罐的那匹斑白大馬，我每日喂他。乳車停住了，駕車人往廚房裏搬運牛乳，我便慢慢的過去。在我跪伏在櫻花底下，拔那十樣錦的葉子的時候，他便側轉那狹長而良善的臉來看我，表示他的歡迎與等待。我們漸漸熟識了，遠遠的看見我，

他便抬起頭來。我相信我離開之後，他雖不會說話，他必每日的懷念我。

還有就是小狗了。那隻櫻色的，在和我生分的時候，曾經嚇過我。那一天雪中遊山，出其不意在山頂遇見他，他追着我狂吠不止，我嚇得走不動。他看我嚇怔了，才住了吠，得了勝利似的，垂尾下山而去。我看他走了，一口氣跑了回來，三夜沒有睡好，心脈每分鐘跳到一百十五下。

女伴告訴我，他是最可愛的狗，從來不咬人的。以後再遇見他，我先呼喚他的名字，他搖尾走了過來。自後每次我遊山，他總是前前後後的跟着走。山林中雪深的時候，光景很冷靜，他總算助了我不少的膽子。

此外還有一隻小黑狗，尤其跳盪可愛。一隻小白狗，也很馴良。

我從來不十分愛貓，因為小貓很帶狡猾的樣子，又喜歡抓人。醫院中有一隻小黑貓；在我進院的第二天早起剛開了門，她已從門隙塞進來。一躍到我床上，悄悄的便伏在我的懷前，眼睛慢慢的閉上，很安穩的便要睡着，我最怕小貓睡時呼吸的聲音，我想推她，又怕她抓我。那幾天我心裏又難過，因此愈加焦燥。幸而看護婦不久便進來！我皺眉叫她抱出這小貓去。

以後我漸漸的也愛她了，她並不抓人。常她仰臥在草地上，用前面兩隻小爪，撥弄著玫瑰花葉，自驚自跳的時候，我覺得她充滿了活潑和歡悅。

小鳥是怎樣的玲瓏嬌小呵！在北京城裏，我只看見老鴉和麻雀，有時也看見啄木鳥。在此却是雪未化盡，鳥兒已成羣的來了。最先的便是青鳥，西方人以青鳥爲快樂的象徵，我看最恰當不過，因爲青鳥的鳴聲中，婉轉的報着春的消息。

知更雀的紅胸，在雪地上，草地上站着，卻極其鮮明。小蜂雀更小到無可苗條，從花梢飛過的時候，竟要比花還小。我在山亭中有時抬頭瞥見，只屏息靜立，連眼珠都不敢動，我似乎恐怕將這弱不禁風的小仙子驚走了。

此外還有許多毛羽鮮麗的小鳥，我因找不出他們的中國名字，只得闕疑。早起朝日未出，已滿山滿谷的起了輕美的歌聲。在朦朧的曉風之中，欹枕傾聽，使人心魂俱靜，春是鳥的世界，『以鳥鳴春，』和『春眠不覺曉，處處聞啼鳥，』這兩句話，我如今澈底的領略過了！

我們幕天席地的生涯之中，和小鳥最相親愛。玫瑰和丁香叢中更有青鳥和知更雀的巢，那巢都是築得極低，一伸手便可觸到。我常常去探窺小鳥的家庭，而我却從不做偷窺捉雞等破壞他們家庭幸福的事。我想到我自己不過是暫時離家，我的母親和父親已這樣的牽掛。

假如我被人捉去，關在籠裏，永遠不得回來呢，我的父親母親豈不心碎？我愛自己，也愛雛鳥，我愛我的雙親，我也愛雛鳥的雙親！

而且是怎樣有趣的事，你看小鳥破殼出來，很黃的小口，毛羽也很稀疏，覺得很醜。他們又極其貪吃，終日張口在巢裏啾啾的叫，累得他母親飛去飛回的忙碌。漸漸的長大了，他母親領他們飛到地上。他們的毛羽很蓬鬆，兩付小腿蹣跚的大，看去比他們的母親還肥大。他們很傻的樣子，茫然的只跟着母親亂跳。母親偶然啄得了一條小虫，他們便紛然的過去，啾啾的爭着吃。早起母親教給他們歌唱，母親的聲音極婉轉，他們的聲音，却很憨澀。這幾天來，他們已完全的會飛了，會唱了，也知道自己覓食，不再累他們的母親了。前天我去探望他們時，這些雛鳥已不在巢裏，他們已築起新的巢了，在離他們的父母的巢不遠的枝上，他們常常來看他們的父母的。

還有蟲兒也是可愛的 藕合色小蝴蝶，背着圓殼的蝸牛 嗡嗡的蜜蜂，甚至於水裏每夜亂唱的青蛙，在花叢中閃爍的螢蟲，都是極溫柔極其孩氣的。你若愛他，他也愛你們，因為他們喜愛小孩子，大人們太忙，沒有工夫和他們玩。

長安道上

孫伏園

開明先生：

在長安道上讀到你的『苦雨』，却有一種特別的風味，爲住在北京的人們所想不到的。因爲我到長安的時候，長安人正在以不殺豬羊爲武器，大與老天爺拚命，硬逼他非下雨不可。我是十四日到長安的，你寫『苦雨』在十七日，長安却到二十一日纔得雨的。不但長安苦旱，我過鄭州，就知鄭州一帶已有兩月不曾下雨，而且以關閉南門，禁宰豬羊爲他們求雨的手段。一到渭南，更好玩了：我們在車上，見街中走着大隊衣衫整潔的人，頭上戴着鮮柳葉紫成的帽圈，前面導以各種刺耳的音樂。這一大羣『桂冠詩人』似的人物，就是爲了苦旱向老天爺遊街示威的。我們如果以科學來判斷他們，這種舉動自然是太幼稚。但放開這一面不提，單論他們的這般模樣，却令我覺着一種美的詩趣。長安城內就沒有這樣純樸了，一方面雖然禁屠，却另有一方面不相信禁屠可以致雨，所以除了感到不調和的沒有肉喫以外，絲毫不見其他有趣的舉動。

我是七月七日晚上動身的，那時北平正下着梅雨。這天下午我到青雲閣買物，出來遇着大雨，不能行車，遂在青雲閣門口等待十餘分鐘。雨過以後上車回寓，見李鐵拐斜街地上乾白，天空雖有塊雲來往，却毫無下雨之意。江南人所謂『夏雨隔灰堆，秋雨隔牛背』，此種景象年來每於北地見之，豈真先生所謂『天氣轉變』歟？從這樣充滿着江南風味的北京城出來，碰巧沿着黃河往『陝半天』去，私心以為必可躲開梅雨，擺脫江南景色，待我回京時，已是秋高氣爽的了。而孰知大不然。從近日寄到的北京報上，知道北京的雨水還是方興未艾，而所謂江南景色，則凡我所經各地，又是滿眼皆然。火車出直隸南境，就見兩旁田地，漸漸腴潤。種植的是各物俱備，有花草，有樹木，有莊稼，是冶森林花園田地於一爐，而鄉人廬舍，卽在這綠色叢中，四處點綴，這不但令人回想江南景色，更令人感得黃河南北，竟有勝過江南景色的了。河南西部連年匪亂，所經各地以此為最枯槁，一入潼關便又有江南風味了。江南的景色，全點染在一個平面上，高的無非是山，低的無非是水而已，決沒有如河南陝西一帶，卽平地而亦有如許起伏不平之勢者。這黃河流域的層層黃土，如果能經人工布置，秀麗必能勝江南十倍。因為所差只是人工，氣候上已毫無問題，凡北方所不能種植的樹木花草，如文把高的石榴樹，一丈高的木槿花，白色的花與繁盛的實，在西安到處皆是，而在北地是

未曾見的。

自然所給與他們的並不甚薄，而陝西人因爲連年兵荒，弄得活動的能力幾乎極微了。原因不但在民國後的戰爭，歷史上從五胡亂華起一直到清末回匪之亂，幾乎每代都有大戰，一次一次的斷裂陝西人的元氣，所以陝西人多是安靜，沉默，和順的；這在智識階級，或者一部分是關中的累代理學所助成的也未可知；不過勞動階級也是如此：洋車夫，騾車夫等，在街上互相衝撞，繼起的大抵是一陣客氣的質問，沒有見過惡聲相向的。說句笑話，陝西不但人們如此，連狗們也如此。我因爲怕中國西部地方太偏僻，特別預備兩套中國衣服帶去，後來知道陝西的狗如此客氣，終於連衣包也沒有打開，並深悔當時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北京嘗有日我爲日本人者，見陝西之狗應當愧死。）陝西人以此種態度與人相處，當然減少許多爭鬥，但用來對付自然，是絕對的喫虧的。我們赴陝西的時候，火車只能由北京乘至河南陝州，從陝州到潼關，尙有一百八十里黃河水道，可笑我們一共走了足足四天。在南邊，出門時常聞人說『順風』！這句話我們聽了都當作過耳春風，誰也不去理會話中的意義；到了這種地方，纔頓時覺悟所謂『順風』者有如此大的價值，平常我們無非託了洋鬼子的宏福，來往於火車輪船能達之處，不把順風逆風放在眼裏而已。

黃河的河床高出地面，一般人大都知道，但這是下游的情形，上流並不如此。我們所經陝州到潼關一段，平地每比河面高出三五丈，在船中望去，似乎兩岸都是高山，其實山頂就是平地。河床是非常穩固，既不會泛濫，更不會改道，與下流情勢大不相同。但下流之所以淤塞，原因還在上流。上流的河岸，雖然高出河面三五丈，但土質並不堅實，一遇大雨，或遇急流，河岸泥壁，可以隨時隨地，零零碎碎的倒下，夾河水流向下游，造成河床高出地面的危險局勢；這完全是上游兩岸沒有森林的緣故。森林的功用，第一可以鞏固河岸，其次最重要的，可以使雨水入河之勢轉為和緩，不至挾黃土以俱下。我們同行的人，於是在黃河船中，彷彿『上坟船裏造祠堂』一般，大計畫黃河兩岸的森林事業。公家組織，絕無希望，故只得先借助於迷信之說，云能種樹一株者增壽一紀，伐樹一株者減壽如之，使河岸居民踴躍種植。從沿河種起，一直往裏種去，以三里為最低限度。造林的目的，本有兩方面：其一是養成木材，其二是造成森林。在黃河兩岸造林，既是困難事業，灌溉一定不能周到的，所以選材只能取那易於長成而不需灌溉的種類，即白楊，洋槐，柳樹等等是已。這不但能使黃河下游永無水患，簡直能使黃河流域盡成膏腴，使古文明發源之地再長新芽，使中國頓受一個推陳出新的局面，數千年來夢想不到的『黃河清』也可以立時實現。河中行駛汽船，兩岸各設碼

頭，山上建築美麗的房屋，以石階達到河邊，那時坐在汽船中憑眺兩岸景色，我想比現在裝在白蓬帆船中時，必將另有一副樣子。古來文人大抵有治河計畫，見於小說者如老殘遊記與鏡花緣中，各有洋洋灑灑的大文。而實際上治河官吏，到現在還墨守着『搶堵』兩個字。上面所說也無非是廢話，看作『上墳船裏造祠堂』可也。

我們回來的時候，除黃河以外，又經過渭河。渭河橫貫陝西全省，東至潼關，是其下流，發源一直在長安咸陽以上。長安方面，離城三十里，有地曰草灘者，即渭水流經長安之巨埠。從草灘起，東行二百五十里，抵潼關，全屬渭河水道。渭河雖在下游，水流也不甚急，故二百五十里竟走了四天有半。兩岸也與黃河一樣，雖間有村落，但不見有捕魚的。殷周之間的渭河，不知是否這個樣子，何以今日竟沒有一個漁人影子呢？陝西人的性質，我上面大略說過，渭河兩岸全是陝人，其治理渭河的能力蓋可想見。我很希望陝西水利局長李宜之先生的治渭計畫一旦實行，陝西的局面必將大有改變，即陝西人之性質亦必將漸由沉靜的變為活動的，與今日大不相同了。但據說陝西與甘肅較，陝西還算是得風氣之先的省分。陝西的物質生活，總算低到極點了，一切日常應用的衣食工具，全須仰給於外省，而精神生活方面，則理學氣如此其重，已儘夠使我驚歎了；但在甘肅，據云物質的生活還要低降，而理

學的空氣還要嚴重哩。夫死守節是極普遍的道德，卽十幾歲的寡婦也得遵守，而一般苦人的孩子，十幾歲還衣不蔽體，這是多麼不調和的現相！我勸甘肅人一句話，就是穿衣服，給那些苦孩子們穿衣服。

但是『穿衣服』這句話，我却不敢用來勸告黃河船上的船夫。你且猜想，替我們搖黃河船的，是怎麼樣的一種人。我告訴你，他們是赤裸裸一絲不掛的。他們紫黑色的皮膚之下，裝着健全的而又美麗的骨肉。頭髮是剪了的，他們只知道自己的舒適，決不計較『和尚喫洋碗，沙彌截一刀，留辮子的有功勞』這種利害。他們不屑效法辜湯生先生，但也不屑效法我們。什麼平頭，分頭，陸軍式，海軍式，法國式，美國式，於他們全無意義。他們只知道頭髮長了應該剪下，並不想到剪剩了的頭髮上還可以翻騰種種花樣。鞋子是不穿的，所以他們的五個腳趾全是直伸。級不像我們從小穿過京式鞋子，這個腳趾壓在那個腳趾上，那個腳趾又壓在別個腳趾上。在中國，畫家要找一雙腳的模特兒就甚不容易，吳新吾先生遺作『健』的一幅，雖在『健』的美名之下，而腳趾尙是架床疊屋式的，爲世詬病，良非無因。而我們竟於困苦旅行中無意得之，豈是不亦快哉之一。我在黃河船中，身體也練好了許多，例如平常必掩衾而臥，熱中前後無遮蔽，居然也不覺有頭痛身熱之患。但比之他們仍是小巫見大巫。太

陽還沒有作工，他們便作工了，這就是他們所謂『雞巴看不見便開船』。這時候他們就是赤裸裸不掛一絲的，倘使我們當之，恐怕非有棉衣不可。烈日之下，我們一曬着便要頭痛，他們整天的曬着，似乎並不覺得。他們的形體真與希臘的雕像毫無二致，令我們欽佩到極點了。我們何曾沒有脫去衣服的勇氣，但是羞呀，我們這種身體，除了配給醫生看以外，還配再給誰看呢，還有臉面再見這樣美滿發達的完人嗎？自然，健全的身體是否宿有健全的精神，是我們要想知道的問題。我們隨時留心他們的知識。當我們回來時，舟行渭水與黃河，同行者三人，據船夫推測我們的年齡是：我最小，『大約一二十歲，雖有鬍子，不足爲憑』。夏浮筠先生『雖無鬍子』但比我大，總在二十以外。魯迅先生則在三十左右了。次序是不猜錯的，但幾乎每人平均減去了二十歲，這因爲病色近於少年，健康色近於老年的緣故，不涉他們的知識問題。所以我們看他們的年紀，大抵都是四十上下，而不知內有六十餘者，有五十餘者，有二十五者，有二十者，亦足見我們的眼光之可憐了。二十五歲的一位，富於研究的性質，我們叫他爲研究系（這又是我們的不是了）。他除了用力搖船拉絛以外，有暇便踞在船頭或船尾，研究我們的舉動。夏先生吃蘇打水，水澆在蘇打上，如化石灰一般有聲，這自然被認爲魔術。但是魔術性較少的，他們也件件視爲奇事。一天夏先生穿汗衫，他便凝神注視，看

他兩隻手先後伸進袖子去，頭再在當中的領窩裏鑽將出來。夏先生問他『看什麼』，他答道，『看穿衣服』。可憐他不知道中國文裏有兩種『看什麼』，一種下面加『驚嘆號』的是『不准看』之意，又一種下面加『問號』的纔是真的問看什麼。他竟老老實實的答說『看穿衣服』了。夏先生問『穿衣服都沒有看見過嗎？』他說『沒有看見過』。知識是短少，他們的精神可是健全的。至於物質生活，那自然更低陋。他們看着我們把鐵罐一個一個的打開，用筷子夾出雞肉魚肉來，覺得很是新鮮，吃完了把空罐給他們又是感激萬分了。但是我的見識，何嘗不與他們一樣的低陋：船上請我們吃麵的碗，我的一只是淺淺的，米色的，有幾筆疏淡的畫的，頗類於出土的宋磁。我一時喜歡極了，爲使將來可以從牠喚回黃河船上生活的舊印象起見，所以問他們要來了。而他們的毫爽竟使我驚異，比我們拋棄一個鐵罐還要滿不在乎。

遊陝西的人第一件想看的必然是古跡。但是我上面已經說過，累代的兵亂把陝西人的民族性都弄得沈靜和順了，古跡當然也免不了這同樣的災厄。秦都咸陽，第一次就遭項羽的焚毀。唐都並不是現在的長安，現在的長安城裏幾乎看不見一點唐人的遺跡。只有一點：長安差不多家家戶戶，門上都貼詩貼畫，式如門對而較短闊，大抵共有四方，上面是四首律詩，或一幅山水等類，是別處沒有見過的，或者還是唐人的遺風罷。至於古跡，大抵模糊得很，

例如古人陵墓，秦始皇的只是像小山那麼一座，什麼痕跡也沒有，只憑一句相傳的古話；周文王的只是一塊畢秋帆題的墓碑，他的根據也無非是一句相傳的古話。況且陵墓的價值，全在有系統的發掘與研究。現在只憑傳說，不求確知墓中究竟是否秦皇漢武，而姑妄以秦皇漢武崇拜之，即使有認賊作父的嫌疑也不在意。無論在知識上，感情上，這種盲目的崇拜都是無聊的。適之先生常說，孔子的墳墓總得掘他一掘纔好，這一掘也不能使全部哲學史改換一個新局面，但是誰肯相信這種道理呢？周秦的墳墓自然更應該發掘了，現在所謂的周秦墳墓，實際上並不是碑面上所寫的固疑問題，但也是一問古人的墳墓是無疑的。所以發掘可以得到兩方面的結果，一方是存心要發掘的，一方是偶然掘着的。但誰有這樣的興趣，又誰有這樣的膽量呢？私人掘着的，第一是目的不正當，他們只想得錢，不想得知識，所以把發掘古墳看作掘藏一樣，一進去先將金銀珠玉搶走，其餘土器石器來不及帶走的，便胡亂搬動一番，從新將墳墓蓋好，現在發掘出來，見有亂放瓦器石器一堆者，大抵是已經古人盜掘的了。大多數人的意見，既不准有系統的發掘，而盜掘的事，又是自古已然，至今而有加無已。結果古墓依然未被掘完，而知識上一無所得的。國人既如此不爭氣，世界學者為替人類增加學問起見，不遠千里而來動手發掘，我們亦何敢妄加拒絕呢？陵墓而外，古代建築物，

如大小二雁塔，名聲雖然甚爲好聽，但細看他的重修碑記，至早也不過是清之乾嘉，叫人如何引得起古代的印象？照樣重修，原不要緊，但看建築時大抵加入新鮮分子，所以一代一代的去真愈遠。就是函谷關這樣的古跡，遠望去也已經是新式洋樓氣象。從前紹興有陶六九之子某君，被縣署及士紳囑託，重修蘭亭屋宇。某君是布業出身，布業會館是他經手建造的，他又很有錢，決不會從中肥己，成績宜乎甚好了；但修好以後一看，蘭亭完全變了布業會館的樣子，邑人至今爲之惋惜。這回我到西邊一看，纔知道天下並非只有一個陶六九之子，陶六九之子到處多有的。只有山水，恐怕不改舊觀，但曲江灞澇，已經都有江沒有水了。渡灞大橋，即是灞橋，長如紹興之渡東橋，闊大過之，雖是民國初年重修，但聞不改原樣，所以古氣盎然。山最有名者爲華山。我去時從潼關到長安走旱道經過華山之下，回來又在渭河船上望了華山一路。華山最感人的地方，在於他的一個「瘦」字；他的瘦真是沒有法子形容，勉強談談，好像是綢緞鋪子裏的玻璃櫃裏，瘦骨零丁的鐵架子上，披着一疋光亮的綢緞。他如果是人，一定耿介自守的，但也許是鴉片大癮的。這或者就是華山之下的居民的象徵罷。古跡雖然遊的也不甚少，但大都引不起好感，反把從前的幻想打破了；魯迅先生說，看這種古跡，好像看梅蘭芳扮林黛玉，姜妙香扮賈寶玉，所以本來還打算到馬嵬坡去，爲免避看後的

失望起見，終於沒有去。

其他，我也到臥龍寺去看了藏經。說到陝西，人們就會聯想到聖人偷經的故事。如果不是半年前有聖人去偷經，我這回也未必去看經罷。臥龍寺房屋甚爲完整，是清慈禧太后西巡時重修的，距今不過二十四年。我到臥龍寺的時候，方丈定慧和尚沒有在寺，我便在寺內閒逛。忽聞西屋有孩童誦書之聲，知有學塾，乃進去拜訪老夫子。分賓主坐下以後，問知老夫子是安徽人！因爲先世宦遊西安，所以隨侍在此，前年也曾往北京候差，住在安徽會館，但終不得志而返。談吐非常文雅，而衣服則襤褸已極：大褂是赤膊穿的，顏色如用醬油煮過一般，好幾顆鈕扣都沒有搭上；雖然拖着破鞋，但是沒有襪子的；嘴上兩撇清秀的鬍子，圓圓的臉，但不是健康色，——這時候內室的鴉片氣味一陣陣的從門帷縫裏噴將出來，越加使我了解他的臉色何以黃瘦的原因，他只有一個兒子在身邊，已沒有了其他眷屬。我問他自己教育也許比上學堂更好罷？『他連連的答說：『也不過以子代僕，以子代僕！』』桌上擺着些字片畫片 據他說是方丈託他補描完整的，他大概是方丈的食客一流，他不但在寺裏多年，熟悉寺內一切傳授系統，即與定慧方丈也是非常知己，所以他肯引導我到各處參觀。藏經共有五櫃，當初製櫃是全帶抽屜的，製就以後始知安放不下，遂把抽屜統統去掉，但去掉以後又

只能放滿三版，所以兩版至今空着，橫門外描有金彩龍紋，四個大金字是『欽賜龍藏』。花紋雖尚清晰，但這五個橫條是經過禍難來的。最近是道光年間寺曾荒廢，破屋被三數個戲班作寓，藏經雖非全被損毀，但零落散失了不少；咸豐間，某年循舊例於六月六日曬經，而不料是日下午忽有狂雨，寺內全體和尚一齊下手，還被雨打得個半乾不濕，那時老夫子還年輕，也幫同搬着的。但經有南北藏之分，南藏紙質甚好，雖經雨打，涼了幾天也就好了；北藏却從此容易受潮，到如今北藏比南藏還差遜一籌。雖說宋代藏經，其實只是宋板開印，不過南幾年代較早，是洪武時在南京印的，北藏較晚，是永樂時在北京印的。老夫子並將南藏缺本，鄭重的交我觀看，知紙質果然堅實，而字跡也甚秀麗。怪不得聖人見之，忽然起了邪念。我此次在陝，考查盜經情節，與報載微有不同。報載追回地點云在潼關，其實剛剛裝好箱篋，尚未運出西安，即被陝人扣留。但陝人之以家藏古玩請聖人品評者，聖人全以『謝謝』二字答之，就此收下帶走者為數亦甚不少。有一學生投函指摘聖人行檢，聖人手批『交劉督軍嚴辦』字樣。聖人到陝，正在冬季，招待者問聖人說，『如缺少什麼衣服，可由這邊備辦』。聖人就援筆直書，開列衣服單一長篇，內計各種狐皮袍子一百幾十件云。陝人之反對偷經最烈者，為李宜之楊叔吉先生。李治水利，留德學生，現任水利局局長，楊治醫學，留日學

生，現任軍醫院軍醫。二人性情均極和順，言談舉止，沉靜而又委婉，可爲陝西民族性之好的一方面的代表。而他們對於聖人，竟亦忍無可忍，足見聖人舉動，必有太令人不堪的了。

陝西藝術空氣的厚薄，也是我所要知道的問題。門上貼着的詩畫，至少給我一個當前的引導。詩畫雖非新作，但筆致均楚楚可觀，決非市井細人毫無根柢者所能辦。然仔細研究，此種作品，無非因襲舊套，數百年如一日，於藝術空氣全無影響。唐人詩書遺風，業經中斷，而新芽長發，爲時尚早。我們初到西安時候，見招待員名片中，有美術學校校長王先生者，乃與之接談數次。王君年約五十餘，前爲中學幾何畫教員，容貌清秀，態度溫和，而頗喜講論。陝西教育界現況，我大抵即從王先生及女師校長張先生處得來。陝西因爲連年兵亂，教育經費異常困難，前二三年，有每年只能領到七八個月者，或半年者，但近來秩序漸漸恢復，已有全發之希望。只要從今以後，三兩年不動兵戈，一方實行省長所希望的兵農兵工各事業，一方趕緊興修隴海路陝州到西安鐵道，則不但教育實業將日有起色，即關中人的生活狀態亦將大有改變，而藝術空氣，或可藉以加厚。我與王先生晤談以後，頗欲乘暇參觀美術學校。一天，偕陳定謨先生出去閒步，不知不覺到了美術學校門口，我提議進去參觀，陳先生也贊成。一進門，就望見滿院花草，在這個花草叢中，遠處矗立着一所剛造未成的教

室，雖然材料大抵是黃土，這是陝西受物質的限制，一時沒有法子改良的，而建築全用新式，於以證明已有人在這環境的可能狀態之下，致力奮鬥。因值星期，且在暑假，校長王君沒有在校，出來答應的有一位教員王君。從他這里，我們得到許多關於美術學校困苦經營的歷史。陝西本來沒有美術學校，自他從上海專科師範畢業回來，封至模先生從北京美術學校畢業回來，西安纔有創辦美術學校的運動。現在的校長。是王君在中學時的教師，此次王君創辦此校，乃去邀他來作校長。學校完全是私立的。除靠所入學費以外，每年得省署些須資助。但辦事人真能幹事；據王君說，這一點極少的收入，不但教員薪水，學校生活費，完全仰給於牠，還要省下錢來，每年漸漸的把那不合學校之用的舊校舍，局式的改換新式。教員的薪水雖然甚少，僅有五角錢一小時，但從來沒有欠過。新教室已有兩所，現在將要落成的，是第三所了。此校因為是中學程度，而且目的是為養成小學的美術教師的，功課自然不能甚高。現有圖畫音樂手工三科，課程大抵已臻美備。圖畫音樂各有特別教室。照這樣困苦經營下去，陝西的藝術空氣，必將死而復蘇，薄而復厚，前途的希望是甚大的。所可惜者，美術學校尚不能收女生。據王君說，這個學校的前身，是一個速成科性質，曾經畢過一班業，其中也有女生的，但甚為陝西人所不喜，所以從此不敢招女生了。女師校長張先生說，女師學

生尙有一部分是纏足的；然則不准與男生同學美術，亦自是意中事了。

美術學校以外，最引我注目的藝術團體是「易俗社」。舊戲畢竟是高古的，平常人極不易懂。凡是高古的東西，懂得的大抵只有兩種人，就是野人和學者。野人能在實際生活上得到受用，學者能用科學眼光來從事解釋，於平常人是無與的。以宗教為例，平常人大抵相信神教，惟有野人能相信荒古的動物崇拜等等，也惟有學者能解釋荒古的動物崇拜等等。以日常生活為例，惟有野人能應用以石取火，也惟有學者能一解以石取火，平常人大抵擦着燐寸用就算了。野人因爲沒有創造的能力，也沒有創造的興趣，所以戀戀於祖父相傳的一切。學者因爲富於研究的興趣，也富於研究的能力，所以也戀戀於祖父相傳的一切。我一方不願爲學者，一方亦不計爲野人，所以對於舊戲是到底隔膜的。隔膜的原因也很簡單，第一：歌詞大抵是古文，用古文歌唱教人領悟，恐怕比現代歐洲人聽拉丁文還要困難，第二：滿場的空氣，被刺耳的鑼鼓，震動得非常混亂，即使提高了嗓子，歌唱着現代活用的言語，也是不能懂得的。第三，舊戲大抵只取全部情節的一段，或前或後，或在中部，不能一定。而且一齣戲演完以後，第二齣即刻接上，其中毫無間斷。有一個外國人看完中國戲以後，人家問他看的是什麼戲，他說剛殺龍頭的地方，就有人來喝酒了，這不知道是什麼戲。」他以爲提出

這樣一個特點，人家一定知道什麼戲的了，而不知殺頭與飲酒也許是兩齣戲中的情節，不過當中銜接得太緊，令人莫名其妙罷了。我對於舊戲既這樣的外行，那麼我對於陝西的舊戲理宜不開口了，但我終喜歡說一說『易俗社』的組織。易俗社是民國初元張鳳翔作督軍時代設立的，到現在已經有十二年的歷史。其間辦事時有更動，所以選戲的方針也時有變換，但爲改良秦腔，自編劇本，是始終一貫的。現在的社長，是一個紹興人，久官西安的，呂南仲先生。承他引導我們參觀，並告訴我們社內組織：學堂即在戲館間壁，外面是兩個門，裏邊是打通的；招來的學生，大抵是初小程度，間有一字不識的，社中即授以初高小一切普通課程，而同時教練戲劇；待高小畢業以後，入職業特班，則戲劇功課居大半了。寢室，自修室，教室俱備，與普通學堂一樣，有花園，有草地，空氣很是清潔。學膳宿費是全免的，學生都住在校中。演戲的大抵白天是高小班，晚上是職業班，所演的戲，大抵是本社編的，或由社中請人編的，雖於腔調上或有些須的改變，但由我們外行人看來，依然是一派秦腔的舊戲。戲館建築是半新式的，樓座與油子像北京之廣德樓，而容量之大過之；舞臺則爲圓口而旋轉式，並且時時應用旋轉；亦有布景，惟稍簡單；衣服有時亦用時裝，惟演時仍加歌唱，如慶華園之演『一念差』，不過唱的是秦腔罷了。有旦角大小劉者，大劉曰劉迪民，小劉曰劉

箴俗，最受陝西人贊美。易俗社去年全體赴漢演戲，漢人對於小劉尤爲傾倒，有東梅西劉之目。張辛南先生嘗說：『你如果要說劉箴俗不好，千萬不要對陝西人說，因爲陝西人無一不是劉黨』。其實劉箴俗演得的確不壞，我與陝西人是同黨的。至於以男人而扮女子，我也與夏浮筠劉靜波諸先生一樣，始終持反對的態度，但那是根本問題，與劉箴俗無關。劉箴俗三個字，在陝西人的腦筋中，已經與劉鎮華三個字差不多大小了，而劉箴俗依然是個好學的學生。我在教室中，成績榜上，都看見劉箴俗的名字。這一點我佩服劉箴俗，更佩服易俗社辦事諸君。易俗社現在已經獨立得住，戲園的收入竟能抵過學校的開支而有餘，宜乎內部的組織有條不紊了，但易俗社的所以獨立得住，原因還在於陝西人愛好戲劇的性習。西安城內，除易俗社而外，尚有較爲舊式的秦腔戲園三，皮黃戲園一，票價也並不如何便宜，但總是滿座的。樓上單售女座，也竟沒有一間空廂，這是很奇特的。也許是陝西連年兵亂，人民不能安枕，自然養成了一種『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且以喜樂，且以永日』的人生觀。不然就是陝西人真正愛好戲劇了。至於女客滿座，理由也甚難解。陝西女子的地位，似乎是極低的，而男女之大防又是甚嚴。一天我在『新泰日報』（陝西省城的報紙共有四五種，樣子與『越鐸日報』『紹興公報』等地方報差不多，大抵是二號題目，四號文字，銷數總在一百以外，一千

以內，如此而已）上看見一則甚妙的新聞，大意是：離西安城十數里某鄉村演劇，有無賴子某某，向女客某姑接吻，咬傷某姑嘴唇，大動衆怒，有衛戍司令部軍人某者，見義勇爲，立將佩刀拔出，砍下無賴子首級，懸掛臺柱上，人心大快。末了撰稿人有幾句論斷更妙，他說這真早快人快事，此種案件如經法庭之手，還不是與去年某案一樣含糊了事，任囚犯逍遙法外嗎？這陝西一部分人的道德觀念，法律觀念，人道觀念。城裏禮教比較的寬鬆，所以婦女竟可以大多數出來聽戲，但也許因爲相信城裏沒有強迫接吻的無賴。

陝西的酒是該記的。我到潼關時，潼人招待我們的席上，見到一種白干似的酒，氣味比白干更烈，據說叫做『鳳酒』，因爲是鳳翔府出的。這酒給我的印象甚深，我還清清楚楚的記得，酒壺上刻着『桃林飯館』字樣，因爲潼關即古『放牛於桃林之野』的地方，所以飯館以此命名的。我以爲陝西的酒都是這樣猛烈的了，而殊不知並不然。鳳酒以外，陝西還有其他的酒，都是和平的。仿紹興酒製的南酒有兩種，甜南酒與『苦南酒』。苦南酒更近於紹興，但如鑊底的渾酒，是水性不好，或工藝不高之故。甜南酒則離南酒甚遠，色如五加皮，而殊少酒味。此外尚有『醪酒』一種，色白味甜，性更和緩，是長安名產，據云『長安市上酒家開』就是飲了醪酒所致。但我想醪酒即使飲一斗也是不會令人眠的，李白也許是飲的『鳳酒』罷。故

鄉有以糯米作甜酒釀者，做成以後，中有一窪，滿盛甜水，俗曰『蜜懣懣』，蓋醴酒之類也。

除此四種以外，外酒入關，幾乎甚少。酒類運輸，全仗瓦器，而沿途震撼，損失必大。同鄉有在那邊業稻香村一類店舖者，但不聞有酒商足跡。稻香村貨物，比關外貴好幾倍，五星皮酒售價一元五角，萬壽山汽水一瓶八角，而尙無可賺，路中震壞者多也。

陝西語言本與直魯等省同一統系，但初聽亦有幾點甚奇者。途中聽王捷三先生說『汽費』二字，已覺詫異，後來凡見陝西人幾乎無不如此，才知道事情不妙。素西安人說S，有一大部分代以下者，宜乎汽水變爲『汽費』，讀書變爲『讀書』，暑期學校變作『尖期學校』，省長公署變作『省長公府』了。一天同魯迅先生去逛古華埔，見有一個石雕的動物，辨不出是什麼東西，問店主，則曰『夫』。這時候我心中亂想：犬旁一個夫字罷，犬旁一個甫字罷，豸旁一個富字罷，豸旁一個付字罷，但都不像。三五秒之間，思想一轉變，說他所謂『X』者也許是X罷，於是我的思想又要往豸旁一個蘇字等處亂鑽了，不堤防魯迅先生忽然說出，『呀，我知道了，是鼠。』但也有近於O之音而代以U者，如『船』讀爲『帆』，『順水行船』讀爲『奮費行帆』，覺得更妙了。O與U的搗亂以外，還有稍微與外間不同的，是U音都變爲O，U音都變爲O，所以『談天』近乎『談千』，『一定』近乎『一禁』，姓『田』的人自稱近乎姓『錢』，初聽都

是很特別的。但據調查，只有長安如此，外州縣就不然。劉靜波先生且說：『我們渭南人，有學長安口音者，與學長安其他時髦惡習一樣的被人看不起。』但這種特別之處，都與交通的不便有關，交通的不便，影響於物質生活方面，是顯而易見的。汽水何以要八毛錢一瓶呢？據說本錢不過一毛餘，捐稅也不過一毛餘，再賺一毛餘，四毛錢定價也可以賣了。但搬運的時候，瓶塞衝開與瓶子震碎者，概在半數以上，所以要八毛錢了。（長安房屋，窗上甚少用玻璃者，也是吃了運輸的虧。）交通不便之影響於精神方面，比物質方面尤其重要。陝西人通稱一切開通地方爲『東邊』，上海北京南京都在東邊之列。我希望東邊人的物質生活與精神生活的好的一部分，隨着隴海路輸入關中，關中必有產生較有價值的新文明的希望的。

陝西而外，給我甚深印像的是山西。我們在黃河船上，就聽見關於山西的甚好口碑。山西在黃河岸，河南在南岸，船上人總贊成夜泊於北岸，因爲北岸沒有土匪，夜間可以高枕無憂。（我這次的旅行，使我改變了土匪的觀念：從前以爲土匪必是白狼，孫美瑤，老洋人一般的，其實北方所謂土匪，包括南方人所謂盜賊二者在內。紹興諸嵎一帶，近來也學北地時髦，時有大股土匪，擄人勒贖，有『請財神』與『請觀音』之目，財神男票，觀音女票，即快票也。但不把『賊骨頭』計算在土匪之內。來信中所云『梁上君子』，在南邊曰賊骨頭，北地則

亦屬於土匪之一種，所謂黃河岸上之土匪者，賊而已矣。〕我們本來打算從山西回來，向同鄉探聽路途，據談秦豫驛車可以渡河入晉，山西驛車不肯南渡而入豫秦，蓋秦豫尚係未臻治安之省分，而山西則治安省分也。山西人之搖船與趕車者，從不知有爲政府當差的義務，豫陝就及了。山西的好處，舉其瑣瑣大者，據聞可以有三，即一，全省無一個土匪，二，全省無一株鴉片，三，禁止婦女纏足是。即使政治方針上尚有可以商量之點，但這三件已經有足多了。固然，這三件在江浙人看來，也是了無價值，但因爲這三件的反面，正是豫陝人的缺點，所以在豫陝人的口碑上更覺有重大意義了。後來我們回京雖不走山西，但舟經山西，特別登岸參觀。〔舟行山西河南之間，一望便顯出優劣，山西一面果木森森，河南一面牛山濯濯。〕上去的是永樂縣附近一個村子，住戶只有幾家，遍地都種花紅樹，主人大請我們喫花紅，在樹上隨摘隨喫，立着隨喫隨談，知道本村十幾戶共有人口約百人，有小學校一所，村中無失學兒童，亦無遊手好閒之輩。臨了我們以四十銅子，買得花紅一大筐，在船上又大喫。夏浮筠先生說，便宜而至於白喫，新鮮而至於現摘，是生平第一次，我與魯迅先生也都說是生平第一次。

隴海路經過洛陽，我們特爲下來住了一天。早就知道，洛陽的旅店以「洛陽大旅館」爲最

好，但一進去就失望：洛陽大旅館並不是我想象中的洛陽大旅館。放下行李以後，出到街上去玩，民政上看不出若何成績，只覺得跑來跑去的都是妓女。古董鋪也有幾家，但貨物不及長安的多，假古董也所在多有。我們在外面吃完晚飯以後忽忽回館。館中的一夜更難受了。先是東拉胡琴，西唱大鼓，同院中一起有三四組，鬧得個天翻地覆。十一時餘，『西藏王爺』將要來館的消息傳到了。這大概是班禪喇嘛的先驅，洛陽人叫做『到吳大帥裏夾進貢的西藏王爺』的。從此人來人往，鬧到十二點多鐘，『西藏王爺』纔穿了棗紅甯綢紅單子的夾袍翩然蒞止。帶來的翻譯，似乎中國話也不甚高明，所以主客兩面，並沒有多少話。過了一會，我到窗外去偷望，見紅裏紅外的袍子已經脫下，『西藏王爺』却御了土布白小褂褲，在床上懶懶的躺着，腳上穿的並不是怎麼樣的佛鞋，却是與郁達夫君等所穿的時下流行的深梁鞋子一模一樣。大概是夾袍子裹得太熱了，外傳有小病，我可證明是的確的。後來出去小便，還是由兩個人扶了走的。妓女的局面靜下去，王爺的局面鬧了；王爺的局面鬧靜下，妓女的局面又鬧了。這樣直到天明，簡直沒有睡好覺。次早匆匆的離開洛陽了，洛陽給我的印象，最深刻的只有『王爺』與妓女。

現在再回過頭來談『苦雨』。我在歸途的京漢車上，見到久雨的痕迹，但不知怎樣，對我

於北方人所深畏的久雨，不覺得有什麼惡感似的。正如來信所說，北方因爲少雨，所以對於雨水沒有多少設備，房屋如此，土地也如此。其實這樣一點雨量，在南方真是家常便飯，有何水災之足云。我在京漢路一帶，又覺得所見盡是江南景色，後來纔知道遍地都長了茂草，把北方土地的黃色完全遮蔽。雨量既不算多，現在的問題是在對於雨水的設備。森林是要緊的，河道也是要緊的。馮軍，回出了如此大力，還在那裏實做『搶堵』兩個字。我希望他們『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在水災平定以後再做一番疏濬並沿河植樹的功夫，則不但還回氣力不算白花，以後也可以一勞永逸了。

生平不善爲文，而先生却以秦遊記見勗，乃用偷懶的方法，將沿途見聞及感想，拉雜書之如右，敬請教正。

背 影

朱自清

我與父親不相見已二年餘了，我最不能忘記的是他的背影。那年冬天，祖母死了，父親的差使也交卸了，正是禍不單行的日子，我從北京到徐州，打算跟着父親奔喪回家。到徐州見着父親，看見滿院狼藉的東西，又想起祖母，不禁簌簌地流下眼淚。父親說，「事已如此，不必難過，好在天無絕人之路！」

回家變賣典質，父親還了虧空；又借錢辦了喪事。這些日子，家中光景很是慘澹，一半爲了喪事，一半爲了父親賦閒。喪事完畢，父親要到南京謀事，我也要回北京念書，我們便同行。

到南京時，有朋友約去游逛，勾留了一日；第二日上午便須渡江到浦口，下午上車北去。父親因爲事忙，本已說定不送我，叫旅館裏一個熟識的茶房陪我同去。他再三囑咐茶房，甚是仔細。但他終於不放心，怕茶房不妥帖，頗躊躇了一會。其實我那年已二十歲，北京已來往過兩三次，是沒有甚麼要緊的了。他躊躇了一會，終於決定還是自己送我去。我兩

回勸他不必去；他只說，「不要緊，他們去不好！」

我們過了江，進了車站。我買票，他忙着照看行李。行李太多了，得向腳夫行些小費才可過去。他便又忙着和他們講價錢。我那時真是聰明過分，總覺他說話不大漂亮，非自己插嘴不可。但他終於講定了價錢；就送我上車。他給我揀定了靠車門的一張椅子；我將他給做的紫毛大衣鋪好坐位。他囑我路上小心，夜裏要警醒些，不要受涼。又囑託茶房好好照應我。我心裏暗笑他的迂；他們只認得錢，託他們直是白託！而且我這樣大年紀的人，難道還不能料理自己麼？唉，我現在想想，那時真是太聰明了！

我說道，「爸爸，你走吧。」他望車外看了看，說，「我買幾個橘子去，你就在此地，不要走動。」我看那邊月臺的柵欄外有幾個賣東西的等着顧客。走到那邊月臺，須穿過鐵道，須跳下去又爬上去。父親是一個胖子，走過去自然要費事些。我本來要去的，他不肯，只好讓他去。我看見他戴着黑布小帽，穿着黑布大馬褂，深青布棉袍，蹣跚地去到鐵道邊，慢慢探身下去，尚不大難。可是他穿過鐵道，要爬上那邊月臺，就不容易了。他用兩手攀着上面，兩腳再向上縮；他肥胖的身子向左微傾，顯出努力的樣子。這時我看見他的背影，我的淚很快地流下來了。我趕緊拭乾了淚，怕他看見，也怕別人看見。我再向外看時，他已抱了朱紅的

橘子寧回走了。過鐵道時，他先將橘子散放在地上，自己慢慢爬下，再抱起橘子走。到那邊時，我趕緊去攙他。他和我走到車上，將橘子一股腦兒放在我的皮大衣上。於是撲撲衣上的泥土，心裏狠輕鬆似的，過一會說，「我走了；到那邊來信！」我望着他走出去。他走了幾步，回過頭看見我，說，「進去吧，家裏沒人。」等他的背影混入來來往往的人裏，再找不着了，我便進來坐下，我的眼淚又來了。

近幾年來，父親和我都是東奔西走。家中光景是一日不如一日。他少年出外謀生，獨力支持，做了許多大事。那知老境却如此頹唐！他觸目傷懷，自然情不能自己。情鬱於中，自然要發之於外。家庭瑣屑便往往觸他之怒。他待我漸漸不同往日，但最近兩年的不見，他終於忘却我的不好，只是惦記着我，惦記着我的兒子。我北來後，他寫了一信給我，信中說道，「我身體平安，惟膀子疼痛利害，舉箸提筆，諸多不便，大約大去之期不遠矣。」我讀到此處，在晶瑩的淚光中，又看見那肥胖的、青布棉袍、黑布馬褂的背影。唉！我不知何時再能與他相見！

寄小讀者通訊九

冰 心

親愛的父親：

我不願告訴我的恩慈的父親，我現在是在病院裏；然而我早屬父親的，尤不願有任何一件事，隱瞞着不叫父親知道！橫豎信到日，我一定已經全愈，病中的經過，正不妨作記事看。自然又是舊病了，這病是從母親來的。我病中沒有分毫不適，我只感謝上蒼，使母親和我的體質上，有這樣不模糊的連結。血亦是我們的心，是我們的愛，我愛母親，也並愛了我的病！

前兩天的夜裏，病院中沒有日月，我也想不起來——IS女士請我去晚餐。在她小小的書室裏，滅了燈，燃着閃閃的燭，聳着熊熊的壁爐的柴火，談着東方人的故事。——回頭我看見一輪淡黃的月，從窗外正照着我們，上下兩片輕綃似的白雲，將她托住。IS女士也回顧驚聲讚嘆，匆匆的飲了咖啡，披上外衣，一同走了出去。——原來不僅月光如水，星光也爛然滿天！

她指點給我看：那邊是織女，那個是牽牛，還有仙女星，獵戶星，孿生的兄弟星，王后星，末後牠悄然的微笑說：『這些星星方位和名字，我一牢牢記住，到我衰老不能行走的時候，我臥在床上，看着疏星從我窗外度過，那時便也和同老友相見一般的喜悅。』他說着起了微喟，月光照着她飄揚的銀白的髮，我已經微微的起了感觸：如何的淒清又帶着詩意的句子呵！

我問她如何會認得這些星辰的名字，她說是因為她的弟弟是航海家的緣故，這時父親已橫上我的心頭了！

記否去年的一個冬夜，我同母親夜坐，父親回來的很晚。我迎着走進中門，朔風中父親帶我立在院裏，也指點給我看：這邊是天狗，那邊是北斗，那邊是箕星。那時我覺得父親智慧是無限的，知道天空縹緲之中，一切微妙的事，——又是一年了！

月光中S女士送我回去，上下的曲徑上，緩緩的走着，我心中悄然不怡——半夜便病了。

早晨還起來，早餐後又臥下。午後還上了一課，課後走了出來，天氣好似早春，慰冰湖波光蕩漾，我慢慢的走到湖旁，臨流坐下，覺得弱又無聊；晚霞和湖波的細響，勉強振起我

的精神來，黃昏時才回去。夜裏九時，她們發覺了，立時送我入了病院。

醫院是在小山上，學校的範圍之中，夜中到來看不真切。醫生和看護婦在燈光下注視着，我的微微的笑容，使我感到一種無名的感覺，——一夜很好，安睡到了天曉。

早晨絕早，看護婦抱着一大束黃色的雛菊，是隔壁樓同學送來的，我忽然下淚憶起在國內病時床前的花了，——這是第一次。

這一天中睡的時候最多，但是花和信，不斷的來，不多時便屋裏滿了清香，玫瑰也有，菊花也有，還有許多不知名的。每封信都很有趣味，但信末的名字我多半不認識，因為同學多了，只認得面龐，名字實在難記！

我情願在這裏病，飲食很精良，調理的又細心，我一切不必自己勞神，連頭都是人家替我梳的。我的床一日推移幾次，早晨便推近窗前。外望看見禮拜堂紅色的屋頂和塔尖，看見圖書館，更隱隱的看見了慰冰湖對岸秋葉落盡，樓臺也露了出來。近窗有一株很高的樹，不知道是什麼名字。昨日早上，我看見一隻紅頭花翎的啄木鳥，在枝上站着，好一會才飛走。又看見一頭很小的松鼠，在上而往來跳躍。

從看護婦遞給我的信中，知道許多師長同學來看我，都被醫生拒絕了，我自此便閉居在

這小樓裏，——這屋裏清雅絕塵，有加無已的花，把我圍將起來。我神志很清明，却又混沌，一切感想都不起，只停在「臣門如市，臣心如水」的狀態之中。

何從說起呢？不時聽得電話的鈴聲響：

「……醫院……她麼？……很早要……不許接見……眠食極好，最要的是靜養，……書等明天送來罷，……花和短信是可以的……」

差不多都是一樣的話，我倚枕模糊可以聽見。猛憶起今夏病的時候，電話也一樣的響，

冰冲弟說：

『姊姊麼——好多了，謝謝！』

覺得我真是多事，到處叫人家替我忙碌——這一天自半醒半睡中度過。

第二天頭一句問看護婦的話，便是『今天許我寫字麼？』她笑說『可以的，但不要寫的太長。』我喜出望外，第一封便寫給家裏，報告我平安，不是我想隱瞞，因不知從那裏說起。

第二封便給了閉壁樓九十六個「西方之人兮」的女孩子，我說：

『感謝你們的信和花帶來的愛！——我臥在床上，用悠暇的目光，遠遠看着湖水，看着天空，偶然也看見草地上，圖書館，禮堂門口進出的你們。我如何的幸福呢？沒有那幾十頁

的詩，當功課的讀，沒有晨興鑑，促我起來。我閒閒的背着詩句，看日影漸淡，夜中星辰當着我的窗戶；如不是因為想你們，我真不想回去了！」

信和花仍是不斷的來，黃昏時看護婦進來，四顧室中，她笑着說，「這屋裏成了花窖了。」我喜悅的也報以一笑。

我素來是不大喜歡菊花的香氣的，竟不知她和着玫瑰花香拂到我的臉上時，會這樣的甜美而濃烈！——這時趁了我的心願了！日長晝永，萬籟無聲，一室之內，惟有花與我。在天然的禁令之中，杜門謝客，過我的清閒迴憶的光陰。

把往事一一提起，無一不使我生美滿的微笑。我感謝上蒼：過去的二十年中，使我一無遺憾，只有這次的別離，憶起有些兒驚心！

B 夫人早晨從波士頓趕來，只有她闖入這清嚴的禁地裏，醫生只許她說，不許我說。她雙眼含淚，蒼白無主的面顏對着我，說，「本想我們有一個最快樂的感恩節……然而不要緊的，等你好了，我們另有一個……」

我握着她的手，沉靜的不說一句話，等她放好了花，頻頻回顧的出去之後，望着那一可

愛」的後影，我潸然淚下——這是第二次。

夜中絕好，是最難忘之一夜，在衆香國中，花氣氤氳，我請看護婦將兩盞明燈都開了，燈光下，林邊四圍，淺綠濃紅，爭妍鬥媚，如低眉，如含笑。窗外嚴淨的天空裏，疏星炯炯，枯枝在微風中，顛搖有聲。我凝然肅然，此時此心可朝天帝！

猛憶起兩句：

「消受白蓮花世界

風來四面臥中央。」

這福是不能多消受的！果然，看護婦微笑的進來，開了窗，~~簾子~~簾子，挪好了床，便一瓶一瓶的都抱了出去，回頭含笑對我說，『太香了，於你不宜，而且夜中這屋裏太冷。』——我只得笑着點首，然終留下了一瓶玫瑰，放在窗台上。在黑暗中，她似乎知道現在獨有她慰藉我，便一夜的溫香不斷——

喜。

『花怕冷，我便不怕冷麼？』我因失望起了疑同，轉念我原是不應怕冷的，便又寂然心喜。

日間多眠，夜裏便十分清醒，到了連書都不許看時總知道能背誦詩句的好處，幾次聽見車聲隆隆走過，我憶起：

『冰調歌從鄰院度，

雷聲車是夢中過。』

朋友們送來一本書，是

Student's Book of Inspiration

內中有一段恍惚說

『世界上最難忘的是自然之美，……有人能增加些美到世上去，這人便是天之驕子。真的，最難忘的是自然之美！今日黃昏時，窗外的慰冰湖，銀海一般的閃爍，意態何等

清寒？秋風中的枯枝，聳立在湖岸上，何等疏遠？秋雲又是如何的幻麗？這廣場上忽陰忽晴，我病中的心情，又是何等的飄忽無着？

沉黑中仍是滿了花香，又憶起：

『到死未消蘭氣息，

他今日護玉精神！』

父親！這兩句我不應寫了出來，或者會使你生無謂的難過，但我欲其真，當時實是這樣忽然憶起來的。

沒有這般的孤立過，連朋友都隔絕了，但讀信又是怎樣的有趣呢？

一個美國朋友寫着：

『從村裏回來，到你屋去，竟是空空，我幾乎哭了出來；看見你相片立在桌上，我也難過。告訴我，有什麼我能替你做的事情，我十分樂意聽你的命令！』

又一個寫着說：

「感恩節近了，快康健起來罷！大家都想你，你已在我們的心裏！」

但一個日本的朋友寫着：

「生命是無定的，人有時雖覺得很近，實際上却是很遠，你和我隔絕了，但我覺得你是常常近着我！」

中國朋友說：

「今天怎麼樣，要看什麼中國書麼？」

都只寥寥數字，竟可見出國民性——一夜從雜亂的思想中度過。

清早的時候，掃除橡葉的馬車聲，輾破曉靜。我又憶起：

「馬蹄隱隱隆隆，

入門下馬氣如虹。」

底下自然又連帶到：

『我今垂翅負天鴻，

他日不羞蛇作龍！』

這時天色便大明了。

今天是感恩節，窗外的樹枝都結上嚴霜，晨光熹微，湖波也凝而不流，做出初冬天氣。

今天草場上斷絕人行，個個都回家過節去了，美國的感恩節如同我們的中秋節一般，是家族聚會的日子。

父親！我不敢說是「每逢佳節倍思親」，因為感恩節在我心中，並沒有什麼甚深的觀念，然而病中心情，今日是很惆悵的。花影在壁，花香在衣，濛濛的朝靄中，我默望窗外，萬物無語，我不禁淚下。——這是第三次。

幸而我素來是不喜熱鬧的，每逢佳節，就想到幽靜的地方去。今年此日避到這小樓裏，

也是清福。昨天偶然憶起辛又安的「青玉案」：

「夢裏尋他千百度——

驀然回首，

那人却在

燈火闌珊處。」

我隨手便記在一本書上，並附了幾個字：

「明天是感恩節，人家都尋歡樂去了，我却閉居在這小樓裏，然而憶到這孤芳自賞，別有懷抱的句子，又不禁喜悅的笑了。」

花香纏繞筆端，終日寂然，我這封信時作時輟，也用了一天工夫。醫生替我回絕了許多朋友，我恍惚聽見她電話裏說：

「她今天看着中國的詩，很平靜，很喜悅！」

我便笑了，我昨天到是看詩，今天却是寧靜透着我的信紙，父親！我又淘氣了！

看護婦的嚴淨的白衣，忽然現在我的床前。她又送一束花來給我——同時她發覺了我寫了許多，笑着便來禁止，我無法奈她何。——她走了，她實是一個最可愛的女子，當她在屋裏蹣跚之頃，無端有一長身玉立四字浮上腦海。

當父親讀到這封信時，我已生龍活虎般在雪中遊戲，不要以我置念罷！——寄我的愛與客中一切的人！我記念着他們每一個！

這回真不寫了，——父親記否我少時的一夜，黑暗裏跑到山上的旗臺上去找父親，一星燈火裏，我們在山上下彼此喚着。我一憶起，心中就充滿了愛感。如今是隔着我們鐘愛的海洋呼喚着了！我愛的父親，再談罷，也許明天我又寫信給你！

女兒瑩倚枕。

（寄小讀者）十一，二十九，一九二三。

寄小讀者通訊十

冰心

親愛的小朋友：

我常喜歡挨坐在母親的旁邊，挽住她的衣袖，央求她述說我幼年的事。

母親凝想地，含笑地，低低地說：

『不過有三個月罷了，偏已是這般多病，聽見端藥杯的人的脚步聲，已知道驚怕啼哭，許多人圍在牀前，乞憐的眼光，不望着別人，只向着我，似乎已經從人羣裏認識了你的母親！』

這時眼淚已濕了我們兩個人的眼角！

『你的彌月到了，穿着舅母送的水紅綢子的衣服，戴着青緞沿邊的大紅帽子，抱出到廳堂前。因看你豐滿紅潤的面龐，使我在姊妹妯娌羣中，起了驕傲。』

『只有七個月，我們都在海舟上，我抱你站在欄旁；海波聲中，你已會呼喚『媽媽』和『姊姊』。』

對於這件事，父親和母親還不時的起爭論；父親說世上沒有七個月會說話的孩子，母親堅執說是的。在我們家庭歷史中，這事至今是件疑案。

「濃睡之中猛然聽得丐婦求乞的聲音，以爲母親已被她們帶去了。冷汗被面的驚坐起來，臉和唇都青了，嗚咽不能成聲。我從後屋連忙進來，珍重的攬住，經過了無數的解釋和安慰。自此後，便是睡着，我也不敢輕易的離開你的床前。」

這一節，我彷彿記得，我聽時寫時都重新起了嗚咽！

「有一次病得重極了，地上鋪着蓆子，我抱着你在上面膝行。正是暑月，你父親又不在家；你斷斷續續說的幾句話，都不是三歲的孩子所能說說的。因着你奇異的智慧，增加了我無名的恐怖；我打電報給你父親，說我身體和靈魂上都已不能再支持。忽然一陣大風雨，深愛的我，重病而你，和你疲乏的乳母，那沉沉的睡了一大覺，這一番雨風，把你又從死神的懷抱裏，接了過來。」

我不信我智慧，我又信我智慧！母親以智慧的眼光，看萬物都是智慧的，何況她的唯一摯愛的女兒？

「頭髮又短，又沒有一刻肯安靜，早晨這左右兩個小辮子，總是梳不起來。沒有法子，

父親就來幫忙：「站好了，站好了，要照相了！」父親拿着照相匣子，假作照着，又短又粗的兩個小辮子，好容易天天這樣的將就的編好了。」

我奇怪我竟不懂得向父親索要我每天照的相片！

「陳媽的女兒寶姐，是你的好朋友。她來了，我就關你們兩個人在屋裏，我自己睡午覺，等我醒來，一切的玩具，小人小馬，都當做船，飄浮在臉盆的水裏，地上已是水汗汪的。」

寶姐是我一個神祕的朋友，我自始至終不記得，不認識她。然而從母親口裏，我深深的愛了她。

「已經三歲了，或者快四歲了。父親帶你到他的兵艦上去，大家匆匆的替你換上衣服你自己不知什麼時候，把一支小木鹿，放在小靴子裏。到船上只要父親抱着，自己一步也不肯走，放到地上走時，只有一跛一跛的。大家奇怪了，脫下靴子，發現了小木鹿，父親和他的許多朋友都笑了。——傻孩子！你怎麼不會說？」

母親笑了，我也伏在她的膝上羞愧的笑了。——回想起來，她的質問，和我的羞愧，都是一點理由沒有的。十幾年前事，提起當面前事說，真是無謂。然而那時我們中間瀰漫了痴

和愛！

「你最怕我凝神，我至今不知是什麼緣故。每逢我凝望窗外，或是稍微呆了一呆，你就過來呼喚我，搖撼我，說『媽媽，你的眼睛怎麼不動了？』我有時喜歡你來抱住我，便故意的凝神不動。」

我自己也不知道是什麼緣故。也許母親凝神，多是憂愁的時候，我要攪亂她的思路，也未可知。——無論如何，這是個隱謎！

「然而你自己却也喜凝神；天天喫着飯，呆呆的望着壁上的字畫，桌上的鐘和花瓶，一碗飯數米粒似的，喫了好幾點鐘。我急了，便把一切都挪移開。」

這件事我記得，而且很清楚，因為獨坐沉思的脾氣至今不改。

當她說這些事的時候，我總是臉上堆着笑，眼裏滿了淚，聽完了用她的衣襟來印我的眼角；靜靜的伏在她的膝上。這時宇宙已經沒有了，只母親和我，最後我也沒有了，只有母；因為我本是她的一部分！

這是如何可驚喜的事，從母親口中，逐漸的發現了，完成了，我自己！她從最初已知道我：承襲我，喜愛我，在我不知道不承認世界上有個我的時候，她已愛了我了。我從三歲

上，纔慢慢的在字宙中尋到了自己，愛了自己，認識了自己；然而我所知道的自己，不過是母親意念中的我的百分之一，千萬分之一。

小朋友！當你尋見了世界上有一個人，認識你，知道你，愛你，都千百倍的勝過你自己的時候，你怎能不感激，不流淚，不死心蹋地的愛她，而且死心蹋地容她愛你？

有一次，幼小的我，忽然走到母親面前，仰着臉問說，的『媽媽，你到底爲什麼愛我？』母親放下針線，用她的面頰，抵住我的前額。溫柔地，不遲疑地說：『不爲什麼，——只因你是我的女兒！』

小朋友！我不信世界上還有人能說這句話！『不爲什麼』這四個字，從她口裏說出來，何等剛決，何等無回旋！她愛我，不是因爲我是『冰心』，或是其他人世間的一切虛偽的稱呼和名字！她的愛是不附帶任何條件的，唯一的理由，就是我是她的女兒。總之，她的愛，是屏除一切，拂拭一切，層層的剝開我前後左右所蒙罩的，使我成爲『今我』的原素，而直接的來愛我的自身！

假使我走至幕後，將我二十年的歷史和一切都更變了，再走出到她面前。世界上纔沒有一個人認識我，只要我乃是她的女兒，她就仍用她堅強無盡的愛來包圍我。她愛我的肉體，

她愛我的靈魂，她愛我前後左右，過去，將來，現在的一切！

天上的辰星，驟雨般落在大海上，嗤嗤繁響。海波如山一般的洶湧，一切樓屋都在地上旋轉，天如同一張藍紙捲了起來。樹葉子滿空飛舞。鳥兒歸巢，走獸躲到他的洞穴。萬象紛亂中，只要我能尋到她，投到她的懷裏……天地一切都信她！她對於我的愛，不因着萬物毀滅而更變！

她的愛不但包圍我，而且普遍的包圍着一切愛我的人；而且因着愛我，她也愛了天下的女，她更愛了天下的母親。小朋友！告訴你一句小孩子以爲是極淺顯，而大人們以爲是極深的話，「世界便是這樣的建造起來的！」

世界上沒有兩件事物，是完全相同的；同在你頭上的兩根絲髮，也不能一般長短。然而請小朋友們和我同聲讚美：只有普天下的母親的愛，或隱或顯，或出或沒，不論你用斗量，用尺量，或是用心靈的度量衡來推測；我的母親對於我，你的母親對於你，她的和他的母親對於她和他；她們的愛是一般的長闊高深，分毫都不差減。小朋友！我敢說，也敢信古往今來，沒有一個敢來駁我這句話，當我發覺了這神聖的祕密的時候，我竟歡喜感動得伏案痛哭！

我的心潮，沸湧到最高度，我知道於我的病體是不相宜的，而且我更知道我所寫的都不出乎你們的智慧範圍之外。——窗外正是下着緊一陣慢一陣的秋雨，玫瑰花的香氣，也正無聲的讚美她們的「自然母親」的愛！

我現在不在母親的身畔，——但我知道她的愛沒有一刻離開我，她自己也如此說！——暫時無從再打聽關於我的幼年的消息；然而我會寫信給我的母親，我說：『親愛的母親，請你將我所不知道的關於我的事，隨時記下寄來給我。我現在正是考古家一般的，要從深知我的你口中，研究我神祕的自己。』

被上帝祝福的小朋友！你們正在母親的懷裏。——小朋友！我教給你，你看完了這一封信，放下報紙，就快快跑去找你的母親——若是他出去了，就去坐在門檻上，靜靜的等她回來——不論在屋裏或是院中，把她尋見了；你便上去攀住她，左右親她的臉，你說：『母親！若是你有工夫，請你將我小時候的事情，說給我聽！』等她坐下了，你便坐在她的膝上，倚在她的胸前，你聽得見她心脈和緩的跳動，你仰着臉，會有無數關於你的，你所不知道的美妙的故事，從她口裏天樂一般的唱將出來！

然後，——小朋友！我願你告訴我，她對你所說的都是什麼事。

我現在正病着。沒有母親坐在旁邊，小朋友一定憐念我，然而我有說不盡的感謝！造物主將我交付給我母親的時候，竟賦予我以記憶的心才；現在又從忙碌的課程中替我勻出七日夜來，回想母親的愛。我病中光陰，因着這回想，寸寸都是甜蜜的。

小朋友，再談罷，致我的愛與你們的母親！

你的朋友冰心十二，五晨，一九二三。

聖卜生療養院，威爾斯利。

（寄小讀者）

兒女

朱自清

我現在已是五個兒女的父親了。想起聖陶喜歡用的「蝸牛背了殼」的比喻，便覺得不自在。新近一位親戚嘲笑我，「要剝層皮呢！」更有些悚然了。十年前剛結婚的時候，在胡適先生的藏書室筆記裏，見過一條，說世界上有許多偉大的人物是不結婚的；文中並引培根的話，「有妻子者，其命定矣。」當時確喫了一驚，彷彿夢醒一般；但是家裏已是不由分說給了一媳婦，又有甚麼可說？現在是一個媳婦，跟着來了五個孩子；兩個肩頭上，加上這麼重付擔子，真不知怎樣走才好。「命定」是不用說了；從孩子們那一面說，他們該怎樣長大，正是可以憂慮的事。我是個徹頭徹尾自私的人，做丈夫已是勉強，做父親更是不成。自「子孫崇拜」，「兒童本位」的哲理或倫理，我也有點知道；既做着父親，閉了眼抹殺孩子們的權利，知道是不行的。可惜這只是理論，實際上我是仍舊按照古老的傳統，在野蠻地對付着，和普通的父親一樣。近來差不多是中年的人了，才漸漸覺得自己的殘酷；想着孩子們受過的體罰和叱責，始終不能辨解——像撫摩着舊創痕那樣，我的心酸溜溜的。有一回，讀

了有島武郎與幼小者的譯文，對了那種偉大的、沈默的態度，我竟流下淚來了。去年父親來信，問起阿九，那時阿九還在白馬湖呢；信上說，「我沒有耽誤你，你也不要耽誤他才好。」我爲這句話哭了一場：我爲什麼不像父親的仁慈？我不該忘記，父親怎樣待我們來着？人性許真是二元的，我是這樣地矛盾：我的心像鐘擺似的來去。

你讀過魯迅先生的幸福的家庭麼！我的便是那一類的「幸福的家庭」！每天午飯和晚飯，就如兩次潮水一般。先是孩子們你他來去地在廚房與飯間裏查看，一面催我或妻發「開飯」的命令。急促繁碎的脚步，夾着笑和嚷，一陣陣襲來，直到命令發出爲止。他們一遞一個地跑着喊着，將命令傳給廚房裏用人；便立刻搶着回來搬凳子。於是這個說，「我坐這兒！」那個說，「大哥不讓我！」大哥却說，「小妹打我！」我給他們調解，說好話。但是他們有時候很固執，我有時候也不耐煩，這便用着叱責了；叱責還不行，不由自主地，我的沈重的手掌便到他們身上了。於是哭的哭，坐的坐，局面才算定了。接着可又你要大碗，他要小碗，你說紅筷子好，他說黑筷子好；這個要乾飯，那個要稀飯，要茶要湯，要魚要肉，要豆腐，要蘿蔔；你說他菜多，他說你菜好。妻是照例安慰着他們，但這顯然是太迂緩了。我是個暴躁的人，怎麼等得及？不用說，用老法子將他們立刻征服了；雖然有哭的，不久也就抹着淚捧

起碗了。喫完了，紛紛爬下凳子，桌上是飯粒呀，湯汁呀，骨頭呀，渣滓呀，加上縱橫的筷子，欹斜的匙子，就如一塊花花綠綠的地圖模型。喫飯而外，他們的大事便是遊戲。遊戲時，大的有大主意，小的有小主意，各自堅持不下，於是爭執起來；或者大的欺負了小的，或者小的竟欺負了大的，被欺負的哭着嚷着，到我或妻的面前訴苦；我大抵仍舊要用老法子來判斷的，但不理的時候也有。最爲難的，是爭奪玩具的時候；這一個的與那一個的是同樣的東西，却偏要那一個的；而那一個便偏不答應。在這種情形之下，不論如何，終於是非哭不可的。這些事件自然不至於天天全有，但大致總有好些起。我若坐在家裏看書或寫什麼東西，管保一點鐘裏要分幾回心，或站起來一兩次的。若是雨天或禮拜日，孩子們在家的多那麼，攤開書竟看不下一行，提起筆也寫不出一個字的事，也有過的。我常和妻說，「我們家真是成日的千軍萬馬呀！」有時是不但「成日」，連夜裏也有兵馬在進行着，在有喫乳或生病的孩子時候！

我結婚那一年，才十九歲。二十一歲，有了阿九；二十三歲，又有了阿萊。那時我正像一匹野馬，那能容忍這些累贅的鞍轡，轡頭，和繮繩？擺脫也知是不行的，但不自覺地時時在擺脫着。現在回想起來，那些日子，真苦了這兩個孩子；真是難以寬宥的種種暴行呢！阿

九才兩歲半的樣子，我們住在杭州的學校裏。不知怎地，這孩子特別愛哭，又特別怕生人。一不見了母親，或來了客，就哇哇地哭起來了。學校裏住着許多人，我不能讓他攪着他們，而客人也總是常有的；我懊惱極了。有一回，特地騙出了妻，關了門，將他按在地下打了一頓。這件事，妻到現在說起來，還覺得有些不忍；她說我的手太辣了，到底還是兩歲半的孩子！我近年常想着那時的光景，也覺黯然。阿榮在台州，那是更小了；才過了週歲，還不會走路。也是爲了纏着母親的緣故吧，我將她緊緊地按在牆角裏，直哭喊了三四分鐘；因此生了好幾天病。妻說，那時真寒心呢！但我的苦痛也是真的。我曾給聖陶寫信，說孩子們的磨折，實在無法奈何；有時竟覺着還是自殺的好。這雖是氣憤的話，但這樣的心情，確也有過的。後來孩子是多起來了，磨折也磨折得久了，少年的鋒棱漸漸地鈍起來了；加以增長的年歲增長了理性的箴制力，我能夠忍耐了。——覺得從前真是一個「不成材的父親」，如我給另一個朋友信裏所說。但我的孩子們在幼小時，確比別人的特別不安靜，我至今還覺如此。我想這大約還是由於我們撫育不得法；從前只一味地責備孩子，讓他們代我們負起責任，卻未免是可恥的殘酷了！

正面意義的「幸福」，其實也未嘗沒有。正如誰所說，小的總是可愛，孩子們的小模樣，

小心眼兒，確有些教人捨不得的。阿毛現在五個月了，你用手指去撥弄她的下巴，或向她做趣臉，她便會張開沒牙的嘴格格地笑，笑得像一朵正開的花。她不屑在屋裏待着；待久了，便大聲兒嚷。妻常說，「姑娘又要出去溜達了。」她說她像鳥兒般，每天總得到外面溜一些時候。潤兒十個月剛過了三歲，笑得很快，話還沒有學好呢。他只能說三四個字的短語或句子，文法錯誤，發音模糊，只得費氣力說出；我們老是愛笑他的。他說「好」字，總變成「小」字；問他「好不好」？他便說「小」，或「不小」。我們常常逗着他說這個字玩兒；他似乎有些覺得，近來偶然也能說出正確的「好」字了——特別在我們故意說成「小」字的時候。他有一隻搪磁碗，是一毛錢買來的；買來時，老媽子教給他，「這是一毛錢。」他便記住「一毛」兩個字，管那隻碗叫「一毛」，有時竟省稱為「毛」。這在新來的老媽子，是必需翻譯了才懂的。他不好意思，或見着生客時，便咧着嘴癡笑；我們常用了土話，叫他做「豉瓜」。他是個小胖子，短短的腿，走起路來，蹣跚可笑；若快走或跑，便更「好看」了。他有時學我，將兩手疊在背後，一搖一擺的；那是他自己和我們都要學的。他的大姊便是阿菜，已是七歲多了，在小學校裏念着書，在飯桌上，一定得囉囉唆唆地報告些同學或他們父母的事情；氣喘喘地說着，不管你愛聽不愛聽。說完了總問我：「爸爸認識麼？」「爸爸知道麼？」妻常禁止她喫飯時說話，所

以她總是問我。她的問題真多：看電影便問電影裏的是不是人？是不是真人？怎麼不說話？看照相也是一樣。不知誰告訴她，兵是要打人的。她回來便問，兵是人麼？爲什麼打人。近來大約聽了先生的話，回來又問張作霖的兵是幫助誰的？蔣介石的兵是不是幫我們的？諸如此類的問題，每天短不了，常常鬧得我不知怎樣答才行。她和潤兒在一處玩兒，一大一小，不很合式，老是吵着哭着。但合式的時候也有：譬如這個往床底下躲，那個便鑽進去追着這個鑽出來，那個也跟着——從這個床到那個床，只聽見笑着，嚷着，喘着，真如妻所說，像小狗似的。現在在京的，便只有這三個孩子：阿九和轉兒是去年北來時，讓母親暫時帶回揚州去了。

阿九是歡喜書的孩子。他愛看水滸，西遊記，三俠五義，小朋友等；沒有事便捧着書坐着或躺着看。只不歡喜紅樓夢，說是沒有味兒。是的，紅樓夢的味兒，一個十歲的孩子，那裏能領略呢？去年我們事實上只能帶兩個孩子來，因爲他大些，而轉兒是一直跟着祖母的，便在上海將他倆丟下。我清清楚楚記得那分別的一個早上。我領着阿九從二洋涇橋的旅館出來，送他到母親和轉兒住着的親戚家去。妻囑咐說，「買點喫的給他們吧。」我們走過四馬路，到一家茶食鋪裏。阿九說要鱸魚，我給買了；又買了餅乾，是給轉兒的。便乘電車到海

甯路。下車時，看看他的害怕與累贅，很覺惻然。到親戚家，因為就要回旅館收拾上船，只說了一兩句話便出來；轉兒望望我，沒說什麼。阿九是和祖母說什麼去了。我回頭看了他們一眼，硬着頭皮走了。後來妻告訴我，阿九背地裏向她說：「我知道爸爸歡喜小妹，不帶我上北京去。」其實這是冤枉的。他又曾和我們說，「暑假時一定來接我啊！」我們當時答應着；但現在已是第二個暑假了，他們還在迢迢的揚州待着。他們是恨着我們呢？還是惦着我們呢？妻是一年來老放不下這兩個，常常獨自暗中流眼；但我有什麼法子呢！想到「只爲家貧成聚散」一句無名的詩，不禁有些淒然。轉兒與我較生疎些。但去年離開白馬湖時，她也曾用了生硬的揚州話，（那時她還沒有到過揚州呢）和那特別尖的小嗓子向着我：「我要到北京去。」她曉得什麼北京，只跟着大孩子們說吧了；但當時聽着，現在想着的我，卻真是抱歉呢。這兄妹倆離開我，原是常事，離開母親，雖也有過一回，這回可是太長了；小小的心兒，知道是怎樣忍耐那寂寞來着！

我的朋友大概都是愛孩子的。少谷有一回寫信責備我，說兒女的吵鬧，也是很有趣的，何至可厭到如我所說；他說我真不解。子愷爲他家華瞻寫的文章，真是「藹然仁者之言」。聖陶也常常爲孩子操心：小學畢業了——到什麼中學好呢？——這樣的話，他和我說過兩三回

了。我對他們只有慚愧！可是近來我也漸漸覺着自己的責任。我想，第一該將孩子們團聚起來，其次便該給他們些力量。我親眼見過一個愛兒女的人，因為不會好好地教育他們，便將他們荒廢了。他並不是溺愛，只是沒有耐心去料理他們，他們便不能成材了。我想我若照現在這樣下去，孩子們也便危險了。我得計畫着，讓他們漸漸知道怎樣去做人才行。但是要不要他們像我自已呢？這一層，我在白馬湖教初中學生時，也曾從師生的立場上問過丐尊，他毫不躊躇地說，「自然囉。」近來與平伯談起教子，他却答得妙，「總不希望比自己壞囉。」是的，只要不「比自己壞」就行，「像」不「像」倒是不在乎的。職業，人生觀等，還是由他們自己去定的好，自己頂可貴，只要指導，幫助他們去發展自己，便是極賢明的辦法。

子同說，「我們得讓子女在大學畢了業，才算盡了責任。」SK說，「不然，要看我們的經濟，他們的材質與志願；若是中學畢了業，不能或不願升學，便去做別的事，譬如做工人吧，那也並非不行的。」自然，人的好壞與成敗，也不盡靠學校教育；說是非大學畢業不可，也許只是我們的偏見。在這件事上，我現在毫不能有一定的主意；特別是這個變動不住的時代，知道將來怎樣？好在孩子們還小，將來的事且等將來吧。目前所能做的，只是培養他們基本的力量——胸襟與眼光；孩子們還是孩子們，自然說不上高的遠的，慢慢從近處小

處下手便了。這自然也只能先按照我自己的樣子，「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光輝也吧，倒楣也吧，平凡也吧，讓他們各盡各的力去。我只希望如我所想的，從此好好地做一回父親，便自稱心滿意。——想到那「狂人」「救救孩子」的呼聲，我怎敢不悚然自勉呢？

六月二十四日晚寫畢，北京清華園。（背影）

藤野先生

魯迅

東京也無非是這樣。上野的櫻花爛熳的時節，望去確也像緋紅的輕雲，但花下也缺不了成羣結隊的「清國留學生」的速成班，頭頂上盤着大辮子，頂得學生制帽的頂上高高聳起，成一座富士山。也有解散辮子，盤得平的，除下帽來，油光可鑑，宛如小姑娘的髮髻一般，還要將頸子扭幾扭，實在標緻極了。

中國留學生會館的門房裏有幾本書買，有時還值得去一轉；倘在上午，裏面的幾間洋房裏也還可以坐坐的。但到傍晚，有一間的地板便常不免要咚咚咚地響得震天，兼以滿房煙斗亂；問問精通時事的人，答道，「那是在學跳舞。」

到別的地方去看看，如何呢？

我就往仙台的醫學專門學校去。從東京出發，不久便到一處驛站，寫道：日暮里。不知怎的，我到現在還記得這名目。其次却只記得水戶了，這是明的道民朱舜水先生客死的地方。仙台是一個市鎮，並不大；冬天冷得利害；還沒有中國的學生。

大概是物以希爲貴罷。北京的白菜運往浙江，使用紅頭繩繫住菜根，倒掛在水果店頭，會爲「膠菜」；福建野生着的蘆薈，一到北京就請進溫室，且美其名曰「龍舌蘭」。我到仙台也頗受了這樣的優待，不但學校不收學費，幾個職員還爲我的食宿操心。我先是住在監獄旁邊一個客店裏去，初冬已經頗冷，蚊子却還多，後來用被蓋，全身，用衣服包了頭臉，只留兩個鼻孔出氣。在這呼吸不息的地方，蚊子竟無從插嘴，居然睡安穩了。飯食也不壞。但一位先生却以爲這客店也包辦囚人的飯食，我住在那里不相宜，幾次三番，幾次三番地說。我雖然覺得客店兼辦囚人的飯食和我相干，然而好意難却，也只得別尋相宜的住處了。于是搬到別一家，離監獄也很遠，可惜每天總要喝難以下咽的芋梗湯。

從此就看見許多陌生的先生，聽到許多新鮮的講義。解剖學是兩個教授分任的。最初是骨學。其時進來的是一個黑瘦的先生，八字鬚，戴着眼鏡，挾着一疊大大小小的書。一將書放在講臺上，便用了緩慢而很有頓挫的聲調，向學生介紹自己道：

「我就是叫作藤野嚴九郎的……。」

後面有幾個人笑起來了。他接着便講述解剖學在日本發達的歷史，那些大大小小的書，便是從最初到現今關於這一門學問的著作。起初有幾本是線裝的；還有翻刻中國譯本的。他

們的翻譯和研究新的醫學，並不比中國早。

那坐在後面發笑的是上學年不及格的留級學生，在校已經一年，掌故頗爲熟悉的了。他們便給新生講演每個教授的歷史。這藤野先生，據說是穿衣服太模糊了，有時竟會忘記帶領結，冬天是一件舊外套，寒顫顫的，有一回上火車去，致使管車的疑心他是扒手，叫車裏的客人大家小心些。

他們的話大概是真的，我就親見他有一次上講堂沒有帶領結。

過了一星期，大約是星期六，他使助手來叫我了。到得研究室，見他坐在人骨和許多單獨的頭骨中間——他其時正在研究着頭骨，後來有一篇論文在本校的雜誌上發表出來。

「我的講義，你能抄下來麼？」他問。

「可以抄一點。」

「拿來我看！」

我交出所抄的講義去，他收下了，第二三天便還我，並且說，此後每一星期要送給他看一回。我拿下來打開看時，很喫了一驚，同時也感觸一種不安和感激。原來我的講義已經從頭到尾，都用紅筆添改過了，不但增加了許多脫漏的地方，連文法的錯誤，也都一一訂正。

這樣一直繼續到教完了他所擔任的功課：骨學，血管學，神經學。

可惜我那時太不用功，有時也很任性。還記得有一回藤野先生將我叫到他的研究室裏去，翻出我那講義上的一個圖來，是下臂的血管，指着，向我和鶴的說道：

「你看，你將這條血管移了一點位置了。——自然，這樣一移，的確比較的好看些，然而解剖圖不是美術，實物是那麼樣的，我們沒法改換牠。現我給你改好了，以後你要全照着黑板上那樣的畫。」

但是我還不服氣，口頭答應着，心裏却想道：

「圖還是我畫的不錯；至于實在的情形，我心裏自然記得的。」

學年試驗完畢之後，我便到東京玩了一夏天，秋初再回學校，成績早已發表了，同學一百餘人之中，我在中間，不過是沒有落第。這回藤野先生所擔任的功課：是解剖實習和局部解剖學。

解剖實習了大概一星期，他又叫我去，很高興地，仍用了極有抑揚的聲調對我說道：

「我因為聽說中國人是很敬重鬼的，所以很擔心，怕你不肯解剖屍體。現在總算放心

了，沒有這回事。」

但他也偶有使我很爲難的時候。他聽說中國的女人是裹腳的，但不知道詳細，所以要問我怎麼裹法，足骨變成怎樣的畸形，還歎息道，「總要看一看纔知道。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

有一天，本級的學生會幹事到我寓裏來了，要借我的講義看。我檢出來交給他們，却只翻檢了一通，並沒有帶走。但他們一走，郵差就送到一封很厚的信，拆開看時，第一句是：

「你改悔罷！」

這是新約上的句子罷，但經託爾斯泰新近引用過的。其時正值日俄戰爭，託老先生便寫了一封給俄國和日本的皇帝的信，開首便是這一句。日本報紙上很斥責他的不遜，愛國青年也憤然，然而暗地裏却早受了他的影響了。其次的話，大略是說上年解剖學試驗的題目，是藤野先生在講義上做了記號，我豫先知道的，所以能有這樣的成績。末尾是匿名

我這纔回憶到前幾天的一件事。因為要開同級會，幹事便在黑板上寫廣告，末一句是「請全數到會勿漏爲要」，而且在「漏」字旁邊加了一個圈。我當時雖然覺到圈得可笑，但是

毫不介意，這回纔悟出那字也在譏刺我了，猶言我得了教員漏洩出來的題目。

我便將這事告知了藤野先生；有幾個和我熟識的同學也很不平，一同去詰責幹事託辭檢查的無禮，並且要求他們將檢查的結果，發表出來。終於這流言消滅了，幹事却又竭力運動，要收回那一封匿名信去。結末是我便將這託爾斯泰式的信退還了他們。

中國是弱國，所以中國人當然是低能兒，分數在六十分以上，便不是自己的能力了：也無怪他們疑惑。但我接着便有參觀鎗斃中國人的命運了。第二年添教微菌學，細菌的形狀是全用電影來顯示的，一段落已完而還沒有到下課的時刻，便影幾片時事的片子，自然都是日本戰勝俄國的情形。但偏有中國人夾在裏邊：給俄國人做偵探，被日本軍捕獲，要鎗斃了，圍着看的也是一羣中國人；在講堂裏的還有一個我。

「萬歲！」他們都拍掌歡呼起來。

這種歡呼，是每看一片都有的，但在我，這一聲却特別聽得刺耳。此後回到中國來，我看見那些閉着鎗斃犯人的人們，他們也何嘗不酒醉似的喝采，——嗚呼，無法可想！但在那時那地，我的意見却變化了。

到第二學年的終結，我便去尋藤野先生，告訴他我將不學醫學，並且離開這仙台。他的

臉色彷彿有些悲哀，似乎想說話，但竟沒有說。

「我想去學生物學，先生教給我的學問，也還有用的。」其實我並沒有決意要學生物學，因為看得他有些悽然，便說了一個慰安他的謊話。

「爲醫學而教的解剖學之類，怕于生物學也沒有什麼大幫助。」他歎息說。

將走的前幾天，他叫我到他家裏去，交給我一張照相，後面寫着兩個字道：「惜別」，還說希望將我的也送他。但我這時適值沒有照相了；他便叮囑我將來照了寄給他，並且時時通信告訴他此後的狀況。

我離開仙台之後，就多年沒有照過相，又因爲狀況也無聊，說起來無非使他失望，便連信也怕敢寫了。經過的年月一多，話更無從說起，所以雖然有時想寫信，却又難以下筆，這樣的一直到現在，竟沒有寄過一封信和一張照片。從他那一面看起來，是一去之後，杳無消息了。

但不知怎地，我總還時時記起他，在我所認爲我師的之中，他是最使我感激，給我鼓勵的一個。有時我常常想：他的對於我的熱心的希望，不倦的教誨，小而言之，是爲中國，就是希望中國有新的醫學；大而言之，是爲學術，就是希望新的醫學傳到中國去。他的性格，

在我的眼裏和心裏是偉大的，雖然他的姓名並不爲許多人所知道。

他所改正的講義，我曾經訂成三厚本，收藏着的，將作爲永久的紀念。不幸七年前遷居的時候，中途毀壞了一口書箱，失去半箱書，恰巧這講義也遺失在內了。責成運送局去找尋，寂無回信。只有他的照相至今還掛在我北京寓居的東牆上，書桌對面。每當夜間疲倦，正想偷懶時，仰而在燈光中瞥見他黑瘦的面貌，似乎正要說出抑揚頓挫的話來，便使我忽又良心發現，而且增加勇氣了，於是點上一枝煙，再繼續寫些「正人君子」之流所深惡痛疾的文字。

伯豪之死

子 健

伯豪是我十六歲時在杭州師範學校的同班友。他與我同年被取入這師範學校。這一年取入的預科新生共八十餘人，分爲甲乙兩班。不知因了甚麼妙緣，我與他被同編在甲班。那學校全體學生共有四五百人，共分十班。其自修室的分配，不照班次，乃由舍監先生的旨意而混合編排，故每一室二十四人中，自預科至四年級的各班學生都含有。這是根據了聯絡感情，切磋學問等教育方針而施行的辦法。

我初入學校，頗有人地生疏，舉目無親之慨。我的領域限於一個被指定的坐位。我的所有物盡在一隻抽斗內。此外都是不見慣的情形與不相識的同學——多數是先進山門的老學生。他們在縱談，大笑，或吃餅餌。有時用奇妙的眼色注視我們幾個新學生，又同伴侶中講幾句我們所不懂的，暗號的話，似譏諷又似嘲笑。我枯坐着覺得很不自然。望見斜對面有一個人也枯坐着，看他的模樣也是新生。我就開始和他說話：他是我最初相識的一個同學，他就叫伯豪，他的姓名是楊家備，他是餘姚人。

自修室的樓上是寢室。自修室每間有二十四人，寢室每間只容十八人，而人的分配的順序相同。這結果，猶如甲乙丙丁的天干與子丑寅卯的地支的配合，逐漸相差，同自修室的人不一定同寢室。我與伯豪便是如此，我們二人的眠床隔一堵一尺厚的牆壁。當時我們對於眠床的關係，差不多只限於睡覺的期間。因為寢室的規則，每晚九點半鐘開了總門，十點鐘就熄燈。學生一進寢室，須得立刻攢進眠床中。明天六七點鐘寢室總長就吹着警笛，往來於長廊中，把一切學生從眠床中吹出，立刻鎖閉總門。自此至晚間九點半的整日間，我們的歸宿之處，只有半隻書桌（自修室裏兩人合用一書桌）和一隻板椅子的坐位。所以我們對於這甘美的休息所的眠床，覺得很可戀；睡前雖然只有幾分鐘的光明，我們不肯立刻攢進眠床中，而總是湊集幾個朋友來坐在床緣上談笑一回，甯可暗中就寢。我與伯豪不幸隔斷了一堵牆壁，不能聯榻談話。我們常常走到房門外面的長廊中，靠在牆緣上談話。有時一直談到熄燈之後，周圍的沈默顯著地襯出了我們的談話聲的時候，伯豪口中低唱着一衆人皆睡，而我們獨醒」而和我分手，各自暗中就寢。

伯豪的年齡比我稍大一些，但我已記不清楚。我現在回想起來，他那時候雖祇只有十七八歲，已具有深刻冷靜的腦筋，與卓絕不凡的志向，處處見得他是一個頭腦清楚而個性強明

的少年。我那時候真不過是一個年幼無知的小學生，胸中了無一點志向，眼前沒有自己的路，只是因襲與傳統的一個忠僕，在學校中猶之一架隨人運轉的用功的機器。我的攀交伯豪，並不是能賞識他的器量，僅爲了他是我最初認識的同學，他的不棄我，想來也是爲了最初相識的原故，決不是有所許於我——至多他看我是一個本色的小孩子，還肯用功，所以歡喜和我談話而已。

這些談話使我們的交情漸漸深切起來了。有一次我曾經對他說起我的投考的情形。我說：「我此次一共投考了三隻學校，第一中學，甲種商業，和這隻師範學校。」他問我：「爲甚麼考了這三隻？」我率然地說道：「因爲我膽小呀！恐怕不取，回家不是倒楣？我在小學校裏是最優等第一名畢業的；但是到這種大學校裏來考，得知取不取呢？幸而還好。我在商業取第一名，中學取第八名，此地取第三名。」那麼你爲甚麼終於進了這裏？「我的母親去同我的先生商量，先生說師範好，所以我就進了這裏。」伯豪對我笑了。我不解他的意思，反而自己覺得很得意。後來他微微表示輕蔑的神氣，說道：「這何必呢！你自己應該抱定宗旨！那麼你的來此不是誠意的，不是自己有志向於師範而來的。」我沒有回答。實際，當時我心中只知道有母命，師訓，校規；此外全然不曾夢到甚麼自己的宗旨，誠意，志向。他的話刺

激了我，使我忽然悟到了自己：最初是驚悟自己的態度的確不誠意；其次是可憐自己的卑怯，最後覺得剛才對他誇耀我的應試等第，何等可恥！我究竟已是一個應該自覺的少年了。他的話促成了我的自悟。從這一天開始，我對他抱了畏敬之念。

他對於學校所指定而全體學生所服從的宿舍規則，常抱不平之念。他有一次對我說，『我們不是人，我們是一羣雞或鴨。早晨放出場，夜裏關進籠。』又當晚上九點半鐘，許多學生擠在寢室總門口等候寢室總長來開門的時候，他常常說『放犯人了一！』但當時我們對於寢室的啓閉，電燈的開關，都視同天的晝夜一般，是絕對不可超越的定律；寢室總長猶之天使，有不可侵犯的威權，誰敢存心不平或口出怨言？所以他這種話，不但在我只當作笑話，就是公布於全體四五百同學中，也決不會有甚麼影響。我自己尤其是一個絕對服從的好學生，有廿天下午我身上忽然發冷，似乎要發癱了。但這是寢室總門嚴閉的時候，我心中連『取衣服』的念頭都不起，只是僣伏在座位上。伯豪詢知了我的情形，問我『爲甚麼不去取衣？』我答道：『寢室總門關着！』他說：『那有此理！這裏又不真是牢獄！』他就代我去請求寢室總長開門，給我取出了衣服，棉被，又送我到調查室去睡。在路上他對我說：『你不要過於膽怯而只管服從，凡事只要有道理。我們認真是兵或犯人不成？』

有一天上課，先生點名，叫到「楊家備」，下面沒有人應到，變成一個休止符。先生問級長，楊家備爲甚麼又不到？級長說：「不知。」先生怒氣冲冲地說：「他又無故缺課了，你去叫他。」級長像差役一般，奉旨去拿犯了。我們全體四十餘人肅靜地端坐着，先生臉上保住了怒氣，反綁了手，立在講台上，滿堂肅靜地等候着要犯的拿到。不久，級長空手回來說，「他不肯來。」四十幾對眼睛一時射集於先生的臉上。先生但從鼻孔中落出一個「哼」字，拿鉛筆在點名冊上恨恨地一圈，就翻開書，開始授課。我們間的空氣愈加嚴肅，似乎大家在猜慮這「哼」字中含有甚麼法寶。

下課以後，好事者都擁向我們的自修室來看楊伯豪。大家帶着好奇的又憐憫的眼光，問他「爲甚麼不上課？」伯豪但翻弄桌上的昭明文選，笑而不答。有一個人真心地忠告他：「你爲甚麼不說生病呢？」伯豪按住了文選回答道：「我並不生病，那裏可以說謊？」大家都一笑走開了。後來我去泡茶，途中看見有一簇人包圍着我們的級長，在聽他講甚麼話。我走近人叢旁邊，聽見級長正在說：「點名冊上一個很大的圈餅……」又說「學監差人來叫他去……」有幾個聽者伸一伸舌頭。後來我聽見又有人說：「將來……留級，說不定開除……」另一個聲音說「還要追繳學費呢……」我不知道究竟「哼」有甚麼作用，不因餅有甚麼作用，但看了這輿論

紛紛的情狀，心中頗爲伯豪耽憂。

這一天晚上我又同他靠在長廊中的牕緣上說話了。我爲他耽了一天心，惡意地勸他，『你爲甚麼不肯上課？聽說點名冊上你的名下劃了一個大圈餅。說不定要留級，開除，追繳學費呢！』他從容地說道：『那先生的課，我實在不要上了。其實他們都是怕點名冊上的圈餅和學業分數操行分數而勉強去上課的，我不會趕這種事。由他甚麼都不要緊。』你這怪人，全校找不出第二個！』這正是我之所以爲我！』……』

楊家儒的無故缺課，不久名震於全校，大家認爲這是一大奇特的事件，教師中也個個注意到。伯豪常常受舍監學監的召喚和訓叱，但是伯豪怡然自若。每次被召喚，他就決然而往，笑嘻嘻地回來。只管向藏書樓去借史記，漢書等，凝神地誦讀。只有我常常替他耽心。不久，年假到了。學校對他並沒有表示甚麼懲罰。

第二學期，伯豪依舊來校，但看他初到時似乎很不高興。我們在杭州地方已漸漸熟悉。時值三春，星期日我同他二人常常到西湖的山水間去遊玩。他的遊興很好，而且辦法也特別。他說：『我們遊西湖，應該無目的地漫遊，不必指定地點，疲倦了就休息。』又說：『遊西湖一定要到無名的地方，衆人所不到的地方。』他領我到保叔塔旁邊的山巔上，雷峯塔後

面的荒野中。我們坐在無人跡的地方，一面看雲，一面嚼麵包。臨去的時候，他拿出兩個銅板來放在塊大岩石上，說下次來取牠。過了兩三星期，我們重遊其地，看見銅板已經發青，照原狀放在石頭上，我們何等歡喜讚嘆！他對我說：『這裏是我們的錢庫，我們以天地爲室廬。』我當時雖然仍是一個庸愚無知的小學生，自己沒有一點的新見，但對於他這種奇特，新穎，而卓拔不羣的舉止言語，亦頗有鑑賞的眼識，覺得他的一舉一動對我都有很大的吸引力，使我不知不覺地傾向他，追隨他。然而運命已不肯再延長我們的交遊了。

我們的體操先生似乎是一個軍界出身的人，我們校裏有百餘支很重的毛瑟槍。負了這種槍而上兵式體操課，是我所最怕而伯豪所最嫌惡的事。關於這兵式體操，我現在回想起來背脊上還可以出汗。特別因爲我的腿構造異常，臀部不能坐在腳踵上，跪擊時竭力坐下去，疼痛得很，而相差還有寸許，——後來我到東京時，也曾吃這腿的苦，我坐在席上時不能照日本人的禮儀，非箕踞不可。——那體操先生雖然是兵官出身，幸而不十分兇。看我真果跪不下去，頗能原諒我，我不過對我說：『你必須常常練習，跪擊是很重要的。』後來他請了一個助教來，這人完全是一個兵，把我們都當作兵看待。說話都是命令的口氣，而且兇得很。他見我的跪擊時比別人高出一段，就不問情由，走到我後面，用腿墊住了我的背部，用兩手在

我的肩上盡力按下去。我痛得當不住，連槍連人倒在地。又有一次他叫「舉槍」，「我正在出神想甚麼事，忘記聽了號令，並不舉槍。他厲聲叱我：『第十三！耳朵不生？』我聽了這叱聲，最初的衝動想拿這老毛瑟槍的柄去打脫這兵的頭；其次想拋棄了槍跑走；但最後終於舉了槍。『第十三』這聲呼我已覺得討厭，「耳朵不生？」更是粗惡可憎。但是照當時的形勢，假如我認真打了他的頭或投槍而去，他一定和我對打，或用武力攔阻我，而同學中一定不會有人來幫我。因為這雖然是一個兵，但也是我們的師長，對於我們也扣分，記過，開除，這繳學費等權柄。這樣太平的世界，誰肯爲了我個人的事而犯上作亂，冒自己的險呢？我充分看出了這形勢，終於忍氣吞聲地舉了槍。幸而伯豪這時候已久不上體操課了，沒有討着這兵的氣。他的不上體操課也有一段佳話：

伯豪在第一次上體操課的點名的時候就和這體操先生發生衝突。那體操先生大概是投筆從軍太早了一些，點名冊上的姓名不大認識得完全；點名之前又似乎不曾預備，或曾經預備而太疏忽了，以致把伯豪的名字的「儲」字認作「攜」字，侃侃地叫出「楊家攜君。」（這體操先生，我始終認爲他是客氣的，點名時總帶一個君字，雖然厲聲叱責的時候，也不省却這君字。）伯豪不應。先生問：「楊家攜君不到？」級長說：「到的。」「爲甚麼不應？」這時候我

又在替伯豪着急，我料想他的回答一定是「你沒有叫我的姓名」或「我不叫楊家攜」，而在大衆眼前拆先生的台。幸而不然，伯豪笑而不答。先生對他一看，在點名冊上劃了一條，也不追究了。同學中有幾個在竊笑，但沒有一個人插話，似乎大家在替先生耽心。那時候學校中還保留着些科舉的遺風，文字的權威很高大，所謂「白字先生」，讀白字似乎是一件十分不名譽的事，所以大家不敢揭穿這事。但先生終於不能發見「攜」字與「攜」字的區別，只管叫他「楊家攜君。」伯豪難得也應了；但不應的時候多。他始終拿這一語來和先生開玩笑。先生因此十分注意他，對他的督學也特別嚴。有一天上體操課，先生叱了伯豪兩次。到第三次，先生變叱爲冷語：「楊家攜君你走出去罷。」伯豪從容地上出隊伍，悠然而去。先生用憤怒的眼光送他，許多同學用驚奇的眼送他。看他的背影在門中消失了。

伯豪從此不上體操課了。不但如此，連別的一切他所不歡喜的課多不上了。同學的勸導，先生的查究，與監舍監的訓誡，絲毫不能動他。他只管讀自己的史記，漢書。於是全校中盛傳「楊家攜神經病了」！聽經過的人，大都停了足，裝着鬼臉，窺探這「經病者」的舉動。我聽了大衆的輿論，心中也疑慮，「伯豪不要真果神經病了？」

不久暑假到了。散學前一天，他又同我跑山。歸途上突然對我說：「我們這是最後一

次的遊玩了。』我驚異地質問這話的由來，才知道他已決心脫離這學校，明天便是我們的離別了。我的心緒非常紊亂：我驚訝他的離去的匆遽；可惜我們的交遊的告終；但想起了他在學校裏的境遇，又慶幸他從此可以解脫了。

是年秋季開學，校中不復有伯豪的影蹤了。先生們少了一個贅累，同學們少了一個笑柄，學校似乎比前安靜了些。我少了一個私淑的同學，雖然仍舊戰戰兢兢地度送我的恐懼而服從的日月，然而一種對於學校的反感，對於同學的嫌惡，和對於學生生活的厭倦，在我胸中日漸堆積起來了。

此後十五年間，伯豪的生活大部分是做小學教師。我對他的交情，除了我因謀生之便而到餘姚的小學校裏去訪問他一二次之外，止於極疏的通信。信中也沒有甚麼話，不過略敘近狀，及尋常的問候而已。我知道在這十五年間，伯豪曾經結婚，有子女，爲了家庭的擔負而在小學教育界奔走求生，轉輾任職於餘姚各小學校中。中間有一次曾到上海某錢莊來替他們寫信，但不久仍歸於小學教師。我二月十二日結婚的那一年，他做了幾首賀詩寄送我。我還記得其第一首是「花好花朝日，月圓月半天。鴛鴦三日後，渾不羨神仙。」抵制日本的那一年，他有喻扶桑的叱螭四言詩寄送我，其最初的四句是「嗟爾小蟲，胡不自量？人能伏龍，

爾乃與抗！……」又記得我去訪問他的時候，談話之間，我何等驚嘆他的志操的彌堅與風度的彌高，此外又添上了一層沈着！我心中湧起種種的回想，不期地說出：『想起從前你與我同學的一年中的情形……真是可笑』！他搖着頭微笑，後看他嘆一口氣，說道：『現在何嘗不笑呢；我總是這個我。……』他下課後，陪我去遊餘姚的山。途中他突然對我說道：『我們再來無目的地慢跑』？他的臉上忽然現出一種夢幻似的笑容，我也努力喚回兒時的心情，裝作歡喜讚成。然而這熱烈的興采的出現真不過片刻，過後仍舊只有兩條爲塵勞所傷的疲乏的軀幹，極不自然地移行在山脚下的小路上。彷彿一隻久已死去而還未完全冷卻的鳥，發出一個最後的顫動。

今年的暮春，我忽然接到育初寄來的一張明信片：『子澄兄：楊君伯豪於十八年三月十二日上午四時半逝世。特此奉聞。育初白。』後面又有小字附註：『初以其夫人分娩，雇一傭婦，不料此傭婦已患喉痧在身，轉輾傳染，及其子女。以致一女（九歲）一子（七歲）相繼死亡。伯豪憂傷之餘，亦罹此疾，遂致不起。痛哉！知兄與彼交好，故爲縷述之。又及。』我讀了這明信片，了他在世時，

向身遠；可惜我們的塵緣的告終；但想起

後來舜了，

弔唁。澤民從上海回館。

他帶一點輓祭的聯額去掛在伯豪的追

258

悼會中，以結束我們的交情。但我實在不能把我的這紊亂的心緒整理爲韻文或對句，而作爲伯豪的墳前的裝飾品。終於讓澤民空手去了。伯豪如果有靈，我想他不會責備我的不弔；也許他嫌惡這追悼會，同他學生時代的嫌惡分數和等第。

世間不復有伯豪的影踪了。自然界少了一個蒼翠，人類界少了一個笑柄，世間似乎比從前安靜了些。我少了這個私淑的司友，雖然仍舊戰戰兢兢地在度送我的恐懼與服從的日月，然而一種對於世間的反感，對於人類的嫌惡，和對於生活的厭倦，在我胸中日漸堆積起來了。

一九二九年七月二十日於綠緣堂（小說月報）

阿河

朱自清

我這一回寒假，因為養病，住到一家親戚的別墅裏去。那別墅是在鄉下。前面偏左的地方，是一片淡藍的湖水，對岸環擁着不盡的青山。山的影子倒映在水裏，越顯得清清明朗的。水面常如鏡子一般。風起時，微有皺痕；像少女們皺她們的眉頭，過一會子就好了。湖的餘勢束成一條小港，緩緩地不聲不響地流過別墅的門前。門前有一條小石橋，橋那邊盡是田畝。這邊沿岸一帶，相間地栽着桃樹和柳樹，春來當有一番熱鬧的夢。別墅外面繚繞着短短的竹籬，籬外是小小的路。裏邊一座向南的樓，背後便倚着山。西邊是三間平房，我便住在這裏。院子裏有兩塊草地，上面隨便放着兩三塊石頭。另外的隙地上，或羅列着盆栽，或種蒔着花草。籬邊還有幾株枝幹蟠曲的大樹，有一株幾乎要伸到水裏去了。

我的親戚章君只有夫婦二人和一個女兒。她在外邊念書，這時也剛回到家裏。她邀來三位同事，回到她家過這個寒假；兩位是親戚，一位是朋友。她們住着樓上的兩間屋子。章君夫婦也住在樓上。樓下正中是客廳，常是閒着，西間是喫飯的地方；東間便是章君的書房，

我們談天，喝茶，看報，都在這裏。我喫了飯，便是一個人，也要到這裏來閒坐一回。我來的第二天，韋小姐告訴我，她母親要給她們找一個好好的女用人；長工阿齊說有一個表妹，母親叫他明天就帶來做做看呢。她似乎很高興的樣子，我祇是不經意地答應。

平屋與樓屋之間，是一個小小的廚房。我住的是東面的屋子，從窗子裏可以看見廚房裏人的來往。這一天午飯前，我偶然向外看看，見一個面生的女用人，兩手提着兩把白鐵壺，正望廚房裏走；韋家的李媽在她前面領着，不知在和她說甚麼話。她的頭髮亂蓬蓬的，像冬天的枯草一樣。身上穿着鑲邊的黑布棉襖和夾褲，黑裏已泛出黃色；棉襖長與膝齊，夾褲也直拖到腳背上。腳倒是雙天足，穿着尖頭的黑布鞋，後跟還帶着兩片同色的「葉拔兒」。想這就是阿齊帶來的女用人了；想完了就坐下看書。晚飯後，韋小姐告訴我，女用人來了，她的名字叫「阿河」。我說，「名字很好，只是人土些；還聽做麼？」她說，「別看她土，很聰明呢。」我說，「哦。」便接看看手中的報了。

以後每天早上，中上，晚上，我常常看見阿河挈着水壺來往；她的眼似乎總是望前看的。兩個禮拜匆匆地過去了。韋小姐忽然和我說，你別看阿河土，她的志氣很好，她是個可憐的人。我和娘說，把我前年在家穿的那身棉襖褲給了她罷。我嫌那兩件衣服太花，給了她

正好。娘先不肯，說她來了沒有幾天；後來也肯了。今天拿出來讓她穿，正合式呢。我們教給她打絨繩鞋，她真聰明，一學就會了。她說拿到工錢，也要打一雙穿呢。我等幾天再和娘說去。

「她這樣愛好！怪不得頭髮光得多了，原來都是你們教她的。好！你們儘教她講究，她將來怕不願回家去呢。」大家都笑了。

舊新年是過去了。因為江浙的兵事，我們的學校一時還不能開學。我們大家都樂得在別墅裏多住些日子。這時阿河如換了一個人。她穿着寶藍色挑着小花兒的布棉襖褲；脚下是嫩藍色毛繩鞋，鞋口還綴着兩個半藍半白的小絨球兒。我想一定是她的小姐們給幫忙的。古語說得好，「人要衣裳馬要鞍」，阿河這一打扮，真有些楚楚可憐了。她的頭髮早已是刷得光光的，覆額的留海也梳得十分伏貼。一張小小的圓臉，如正開的桃李花；臉上並沒有笑，却隱隱地含着春日的光輝，像花房裏充了蜜一般。這在我幾乎是一個奇跡；我現在是常站在窗前看她了。我覺得在深山裏發見了一粒貓兒眼；這樣精純的貓兒眼，是我生平所僅見！我覺得我們相識已太長久，極願和她說一句話——極平淡的話，一句也好。但我怎好平白地和她攀談呢？這樣鬱鬱了一禮拜。

這是元宵節的前一晚上。我喫了飯，在屋裏坐了一會，覺得有些無聊，便信步走到那書房裏。拿起報來，想再細看一回。忽然門鈕一響，阿河進來了。她手裏拿着三四支顏色鉛筆；出乎意料地走近了我。他站在我面前了，靜靜地微笑着說：「白先生，你知道鉛筆鏤在那裏？」一面將拿着的鉛筆給我看。我不自主地立起來，匆忙地應道，「在這裏；」我用手指着南邊柱子。但我立刻覺得這是不夠的。我領她走近了柱子。這時我像閃電似地躊躇了一下，便說，「我：我：」她一聲不響地已將一支鉛筆交給我。我放進鑲子裏鏤給她看。鏤了兩下，便想交給她；但終於鏤完了一枝。交還了她。她接了筆略看一看，仍仰着臉向我。我窘極了。剎那間念頭轉了好幾個圈子；到底硬着頭皮搭訕着說，「就這樣鏤好了。」我趕緊向門外一瞥，就走向原處看報去。但我的頭剛低下，我的眼已擡起來了。於是遠遠地從容地問道，「你會麼？」她不會拉過頭來，只「嚶」了一聲，也不說話。我看了她背影一會。覺得應該低下頭了。等我再擡起頭來時，她已默默地向外走了。她似乎總是望前看的；我想再問她句話。但終於不會出口。我撇下了報，站起來走了一會，便回到自己屋裏。我一直想着些什麼，但什麼也沒有想出。

第二天早上看見她往房廚裏走時，我發願我的眼將老跟着她的影子！她的影子真好。她

那幾步路走得又敏捷，又勻稱，又苗條，正如一隻可愛的小貓。她兩手各提着一隻水壺，又令我想到在一條細細的索兒上抖擻精神走着的女子。這全由於她的腰；她的腰真太軟了，用白水的話說，真是軟到使我如喫蘇州的牛皮糖一樣。不止她的腰，我的日記裏說得好：「她有一套和雲霞比美，水月爭靈的曲線，織成大大的一張迷惑的網！」而那兩頰的曲線，尤其甜蜜可人。她兩頰是白中透着微紅，潤澤如玉。她的皮膚，嫩得可以掐出水來；我的日記裏說，「我很想去掐她一下呀」她的眼像一雙小燕子，老是在颯颯的春水上打着圈兒。她的笑最使我記住，像一朵花漂浮在我的腦海裏。我不是說過，她的小圓臉像正開的桃花麼？那麼，她微笑的時候，便是盛開的時候了；花兒裏充滿了的蜜，真如要流出來的樣子。她的髮不甚厚，但黑而有光，柔軟而滑，如純絲一般。只可惜我不曾聞着一些兒香。唉！從前我萍留前看她好多次，所得的真太少了；若不是昨晚一見，——雖只幾分鐘——我真太對不起這樣一個人兒了。

午飯後，韋君照例地睡午覺去了，只有我，韋小姐和其他三位小姐在書房裏。我有意無意地談起阿河的事。我說，

「你們怎知道她的志氣好呢？」

「那天我們教給她打絨繩鞋；」一位蔡小姐便答道，「看她很聰明，就問她爲甚麼不念書？他被我們一問，就傷心起來了。……」

「是的，」韋小姐笑着搶了說，「後來還哭了呢；還有一位傻子陪她淌眼淚呢。」

那邊黃小姐可急了，走過來推了她一下。蔡小姐忙攔住道，「人家說正經話，你們儘鬧着頑兒！讓我說完了呀。」——

「我代你說破，」韋小姐仍搶着說，「——她說她只有一個爹，沒有娘。嫁了一個男人，倒有三十多歲，土頭土腦的，臉上滿是疤！他是李媽的鄰舍，我還看見過呢。……」

「好了，底下我說吧。」蔡小姐接着道，她男人又不要好，儘愛賭錢；她一氣，就住到娘家來，有一年多不回去了。」

「她今年幾歲？」我問。

「十七不知十八？前年出嫁的，幾個月就回家了，」蔡小姐說。

「不，十八，我知道，」韋小姐改正道。

「哦。你們可曾勸她離婚？」

「怎麼不勸；」韋小姐應道，「她說十八回去喫她表哥的喜酒，要和她的爹去說呢。」

「你們教她的好事，該當何罪！」我笑了。

她們也都笑了。

十九的早上，我正在屋裏看書，聽見外面有嚷嚷的聲音；這是從來沒有的。我立刻走出來看；只見門外有兩個鄉下人要走進了，卻給阿齊攔住。他們只是央告，阿齊只是不肯。這時章君已走出院中，向他們道，

「你們回去吧。人在我這裏，不要緊的。快回去，不要瞎吵！」

兩個人面面相覷，說不出一句話；俄延了一會，只好走了。我問章君什麼事？他說，

「阿河囉！還不是瞎吵一回子。」

我想他於男女的事向來是懶得說的，還是回頭問他小姐的好；我們便談到別的事情上去。

喫了飯，我趕緊問章小姐，她說，

她是告訴娘的，你問娘去。」

我想這件事有些尷尬，便到西間裏問章太太；她正看着李媽收拾碗碟呢。她見我問，便笑着說，

「你要問這些事做什麼？她昨天回去，原是借了阿桂的衣裳穿了去的，打扮得嬌滴滴的，也難怪，被她男人看見了，便約了些不相干的人，將她搶回去過了一夜。今天早上，她騙她男人，說要到此地來拿行李。她男人就會信她。派了兩個人跟着。那知她到了這裏，便叫阿齊攔着那跟來的人；她自己便跪在我面前哭訴，說死也不願回她男人家去。你說我有什麼法子。只好讓那跟來的人先回去再說。好在沒有幾天，她們要上學了，我將來交給她的爹吧。唉，現在的人，心眼兒真是越過越大了；一個鄉下女人，也會鬧出這樣驚天動地的事了！」

「可不是，」李媽在旁插嘴道，「太太你不知道；我家三叔前兒來，我還聽他說呢。我本不該說的，阿彌陀佛！太太，你想她不願意回婆家，老願意住在娘家，是什麼道理？家裏只有一個單身的老子；你想那該死的老畜生！他捨不得放她回去呀！」

「低些，真的麼？」章太太驚詫地問。

「他們說得千真萬確的。我早就想告訴太太了，總有些疑心；今天看她的樣子，真有幾分對呢。太太，你想現在還成什麼世界！」

「這該不至於吧。」我淡淡地插了一句。

「少爺，你那裏知道！」章太太嘆了一口氣，「——好在沒有幾天了，讓她快些走吧；別將我們的運氣帶壞了。她的事，我們以後也別談吧。」

開學的通告來了，我定在二十八走。二十六的晚上，阿河忽然不到廚房裏挈水了。章小姐跑來低低地告訴我，娘叫阿齊將阿河送回去了；我在樓上，都不知道呢。」我應了一聲，一句話也沒有說。正如每日有三頓飽飯喫的人，忽然絕了糧；卻又不能告訴一個人！而且我覺得她的前面是黑洞洞的，此去不定有什麼好歹！那一個夜我是沒有好好地睡，只翻來覆去地做夢，醒來却又一例茫然。這樣昏昏沉沉地到了二十八早上，懶懶地向章君夫婦和章小姐告別而行，章君夫婦堅約春假再來往，我只得含糊答應着。出門時，我很想回望廚房幾眼；但許多人都站在門口送我，我怎好回頭呢？

到校一打聽，老友陸已來了。我不及料理行李，便找着他，將阿河的事一五一十告訴他。他本是個好事的人；聽我說時，時而皺眉，時而嘆氣，時而擦掌。聽到她只十八歲時，他突然將舌頭一伸，跳起來道，

「可惜我早有了我那太太！要不然，我准得想法子娶她！」

「你娶她就好了；現在不知鹿死誰手呢？」

我們默默相對了一會，陸忽然拍着桌子道，

「有了，老汪不是去年失了戀麼？他現在還沒有主兒，何不給他倆撮合一下。」

我正要答說，他已出去了。過了一會子，他和汪來了；進門就嚷着說，

「我和他說，他不信；要問你呢！」

「事是有的，人呢，也真不錯。只是人家的事，我們憑什麼去管！」我說。

「想法子呀！」陸嚷着。

「什麼法子？你說！」

「好，你們儘和我開頑笑；我才不理會你們呢！」汪笑了。

我們幾乎每天都要談到阿河，但誰也不曾認真去「想法子。」

一轉眼已到了春假。我再到韋君別墅的時候，水是綠綠的，桃腮柳眼，着意引人。我卻

只惦着阿河，不知她怎麼樣了。那時韋小姐已回來兩天。我背地裏問她，她說，

「奇得狠！阿齊告訴我，說她二月間來求娘來了。她說她男人已死了心，不想她回去；

只不肯白白地放掉她。他教她的爹拿出八十塊錢來，人就是他的爹的了；他自己也好另娶一房人。可是阿河說她的爹那有這些錢？她求娘可憐可憐她！娘的脾氣你知道。她是個古板的

人；她數說了阿河一頓，一個錢也不給！我現在和阿齊說，讓他上鎮去時，帶個信兒給她，我可以給她五塊錢。我想你也可以幫她些，我教阿齊一塊兒告訴她吧。只可惜她未必肯再上我們這兒來囉！」

「我拿十塊錢吧，你告訴阿齊就是。」

我看阿齊空閒了，便又去問阿河的事。他說，

「她的爹正給她東找西找地找主兒呢。只怕難吧，八十塊大洋呢！」

我忽然覺得不自在起來，不願再問下去。

過了兩天，阿齊從鎮上回來，說，

「今天見着阿河了。娘的，齊整起來了。穿起了裙子，做老板娘娘了！據說是自己揀中的；這種年頭！」

我立刻覺得，這一來全完了！只怔怔地看着阿齊，似乎想在他臉上找出阿河的影子。咳，我說什麼好呢？願運命之神長遠庇護着她吧！

第二天我便託故離開了那別墅；我不願再見那湖光山色，更不願再見那間小小的廚房！

好的故事

魯迅

燈火漸漸地縮小了，在豫告石油的已經不多；石油又不是老牌，早熏得燈罩很昏暗。輾爆的繁響在四近，煙草的烟霧在身邊：是昏沈的夜。

我閉了眼睛，向後一仰，靠在椅背上；捏着「初學記」的手攔在膝髁上。

我在朦朧中，看見一個好的故事。

這故事很美麗，幽雅，有趣。許多美的人和美的事，錯綜起來像一天雲錦，而且萬顆奔星似的飛動着，同時又展開去，以至於無窮。

我彷彿記得曾坐小船經過山陰道，兩岸邊的烏桕，新禾，野花，雞，狗，叢樹和枯樹，茅屋，塔，伽藍，農夫和村婦，村女，曬着的衣裳，和尚，簑笠，天，雲，竹，……都倒影在澄碧的小河中，隨着每一打槳，各各夾帶了閃爍的日光，并水裏的萍藻游魚，一同蕩漾。邊諸影諸物，無不解散，而且搖蕩，擴大，互相融和；剛一融和，却又退縮，復近于原形。邊緣都參差如夏雲頭，鑲着日光，發出水銀色燄。凡是我所經過的河，都是如此。

現在我所見的故事也如此。水中的青天的底子，一切事物統在上面交錯，織成一篇，永远是生動 永是展開，我看不見這一篇的結束。

河邊枯柳樹下的幾株瘦削的一丈紅，該是村女種的罷。大紅花和斑紅花，都在水裏面浮動，忽而碎散，拉長了，縷縷的胭脂水，然而沒有暈。茅屋，狗，塔，村女，雲，……也都浮動着。大紅花一朵朵全被拉長了，這時是潑刺奔迸的紅錦帶。帶織入狗中，狗織入白雲中，白雲織入村女中……。在一瞬間，他們又將退縮了。但斑紅花影也已碎散，伸長，就要織進塔，村女，狗，茅屋，雲裏去。

現在我所見的故事清楚起來了，美麗，幽雅，有趣，而且分明。青天上面，有無數美的人和美的事，我一一看見，一一知道。

我就要凝視他們……。

我正要凝視他們時，驟然一驚，睜開眼，雲錦也已皺蹙，凌亂，彷彿有誰搗一塊大石下河水中，水波陡然起立，將整篇的影子撕成片片了。我無意識地趕忙捏住幾乎墮地的「初學記」，眼前還騰着幾點鮮豔色的碎影。

我真愛這一篇好的故事，趁碎影還在，我要追回他，完成他，留下他。我拋了書 欠身

伸手去取筆，——何嘗有一絲碎影，只見昏暗的燈光，我不在小船裏了。

但我總記得見過這一篇好的故事，在昏沈的夜……。

一九二五年二月二十四日。（野草）

寄小讀者通訊十七

冰心

小朋友：

健康來復的路上，不幸多岐，這幾十天來懶得很；雨後偶然看見幾朵濃黃的蒲公英，在勻整的草坡上閃爍，不禁又憶起一件事。

一月十九晨，是雪後濃陰的天，我早起遊山，忽然在積雪中，看見了七八朵大開的蒲公英。我俯身摘下握在手裏，——真不知這平凡的草卉，竟與梅菊一樣的耐寒。我回到樓上，用條黃絲帶將這幾朵綴將起來，編成王冠的形式。人家問我做什麼，我說『我要爲我的女王加冕』，說着就隨便的給一個女孩子戴上了。

大家歡笑聲中，我只無言的臥在床上——我不是爲女王加冕，竟是爲蒲公英加冕了。蒲公英雖是我最認識的一種草花，但從來是被人輕忽，從來是不上美人頭的。今日因着情不可卻，我竟讓她在美人頭上，照耀了幾點鐘。

蒲公英是黃色，疊瓣的花。很帶着菊花的神意，但我也曾偏愛她。我對於花卉是普遍

的愛憐，雖有時不免喜歡玫瑰的濃郁，和桂花的清遠，而在我憂來無方的時候，玫瑰和桂花也一樣的成糞土。在我心緒愉悅的一剎那頃，高貴清華的菊花，也不能和我手中的蒲公英來佔奪位置。

世上的一切事物，只是百千萬面大大小小的鏡子，重量對照，反射又反射；於是世上有了這許多璀璨輝煌，虹影般的光彩。沒有蒲公英，顯不出雛菊，沒有平凡，顯不出超絕。而且不能因為大家都愛雛菊，世上便消滅了蒲公英，不能因為大家都敬禮超人，世上便消滅了庸碌，即使這一切都能因着世人的愛憎，而生滅，只恐到了滿山滿谷都是菊花和超人的時候，菊花的價值，反不如蒲公英，超人的價值，反不及庸碌了。

所以世上一物有一物的長處，一人有一人的價值。我不能偏愛，也不肯偏憎，悟到萬物相襯托的理，我只願我心如水，處處相平。我願菊花在我眼中，消失了她的富麗堂皇，蒲公英也解除了她的局促羞澀，博愛的極端，翻成淡漠，但這種普遍淡漠的心，除了博愛小朋友，有誰知道？

書到此，高天蕭然，樓上風緊得很，再談了，我的小朋友！

秋

豐子愷

我的年歲上冠用了「三十」二字，至今已兩年了。不解達觀的我，從這兩個字上受到了不少的暗示與影響。雖然明明覺得自己的體格與精力比二十九歲時全然沒有甚麼差異，但「三十」這一個觀念籠在頭上，猶之張了一頂陽傘，使我的全身蒙了一個暗淡色的陰影。又彷彿在日歷上撕過了立秋的一頁以後，雖然太陽的炎威依然沒有減却，寒暑表上的熱度依然沒有降低，然而只覺得餘威與殘暑，或霜降木落的先驅，大地的節候已從今移交於秋了。

實際，我兩年來的心情與秋最容易調和而融合。這情形與從前不同。在往年，我只慕春天，我最痛恨秋天與燕子，尤其歡喜初染鵝黃的嫩柳。我曾經名自己的寓居爲「小楊柳屋」，曾經畫了許多楊柳燕子的畫，又曾經摘取秀長的柳葉，在厚紙上裱成各種風調的眉，想像這等眉的所有者的顏貌，而在其下面添描出眼鼻與口。那時候我每逢早春時節，正月二月之交，看見楊柳枝的線條上掛了細珠，帶了隱隱的青色而「遙看近却無」的時候，我心中便充滿了一種狂喜，這狂喜又立刻變成焦慮，似乎常常在說：「春來了！不要放過！趕快設法招待

牠，享樂牠，永遠留住牠」。我讀了「良辰美景奈何天」等句，曾經真心地感動。以爲古人太息一春的虛度，前車可鑒！到我手裏決不放牠空過了。最是達到了古人惋惜最深的寒食清明，我心中的焦灼便更甚。那一天我總想有一種足以充分酬償這佳節的舉行。我準備作詩，作畫，或痛飲，漫遊。雖然大都不被實行；或實行而全無效果，反而中了酒，鬧了事，換得了不快的回憶，但我總不灰心，總覺得春的可戀。我心中似乎只知道有春，別的三季在我都當作春的預備，或待春的休息時間，全然不曾注意到牠們的存在與意義。而對於秋，尤無感覺，因爲夏連續在春的後面，在我可當作春的過剩；冬先行在春的前面，在我可當作春的準備；獨有與春全無關聯的秋，在我心中一向沒有牠的位置。

自從我的年齡告了立秋以後，兩年來的心境完全轉了一個方向，也變成秋天了。然而情形與前不同：並不是在秋日感到像昔日的狂喜與焦灼。我只覺得一到秋天，自己的心境便十分調和。非但沒有那種狂喜與焦灼，且常常被秋風秋雨秋色秋光所吸引而融化在秋中，暫時失却了自己的所在。而對於春，又並非像昔日對於秋的無感覺。我現在對於春非常厭惡。每當萬象回春的時候，看到羣花的鬥豔，蜂蝶的擾攘，以及草木昆蟲等到處爭先恐後地滋生蕃殖的狀態，我覺得天地間的凡庸，貪婪，無恥，與愚癡，無過於此了！尤其是在青春的時候

，看到柳條上掛了隱隱的綠珠，桃枝上着了點點的紅斑，最使我覺得可笑又可憐。我想喚醒一個花蕊來對牠說：『啊！你也來反復這老調了！我眼看見你的無數的祖先，個個同你一樣地出世，個個努力發展，爭榮競秀，不久沒有一個不憔悴而化作泥塵。你何苦也來反復這老調呢？如今你已長了這孽根，將來看你弄嬌弄豔，裝笑裝顰，招致了蹂躪，摧殘，攀折之苦，而步你的祖先們的後塵！』

實際，迎送了三三十幾次的春來春去的人，對於花事早已看得厭倦，感覺已經麻木，熱情已經冷却，決不會再像初見世面的青年少女地爲花的幻姿所誘惑而讚之，嘆之，憐之，惜之了。況且天地萬物，沒有一件逃得出榮枯，盛衰，生滅，有無之理。過去的歷史昭然地證明着這一點，無須我們再說。古來無數的詩人千遍一律地爲傷春惜花費詞，這種効顰也覺得可厭。假如要我對於世間的生榮死滅費一點詞，我覺得生榮不足道，而甯願歡喜讚嘆一切的死滅。對於前者的貪婪，愚昧，與怯弱，後者的態度何等謙遜，簡達，而偉大！我對於春與秋的捨取，也是爲了這一點。

夏目漱石三十歲的時候，曾經這樣說：『人生二十而知有生的利益；二十五而知有明之處必有暗；至於三十的今日，更知明多之處暗亦多，歡濃之時愁亦重。』我現在對於這話也

深抱同感；同時又覺得三十的特徵不止這一端，其更特殊的是對於死的體感。青年們戀愛不遂的時候慣說生生死死，然而這不過是知有「死」的一回事而已，不是體感。猶之在飲冰揮扇的夏日，不能體感到圍爐擁衾的冬夜的滋味。就是我們閱歷了三十幾度寒暑的人，在前幾天的炎陽之下也無論如何感不到浴日的滋味。圍爐，擁衾，浴日等事，在夏天的人的心中只是一種空虛的知識，不過曉得將來須有這些事而已，但是不能體感牠們的滋味。須得入了秋天，炎陽逞盡了威勢而漸漸退却，汗水浸胖了的肌膚漸漸收縮，身穿單衣似乎要打寒噤，而手觸法郎絨覺得快適的時候，於具圍爐，擁衾，浴日等知識方能漸漸融入體驗界中而化為體感。我的年齡告了立秋以後，心境中所起的最特殊的狀態便是這對於「死」的體感。以前我的思慮真疎淺！以為春可以常在人間，人可以永在青年，竟完全沒有想到死。又以為人生的意義只在於生，而我的一生最有意義，似乎我是不會死的。直到現在，仗了秋的慈光的鑑照，死的靈氣鍾育，才知道生的甘苦悲歡，是天地間返復過億萬次的老調，又可足珍惜？我但求此生的平安的度送與脫出而已。猶之罹了瘋狂的人，病中的顛倒迷離何足計較？但求其去病而已！

秋！我的主！你降臨了。我是你的新受洗禮的信徒。我要辦些清酒香花，為你洗塵。我

們的酒是「一樽聊爲晚涼開」，我們的花是「霜葉紅於二月花」。我們的心境何等安定調和而互相融合。

我正要擱筆，忽然西牕外黑雲瀾漫，天際閃出一道電光，發出隱隱的雷聲，驟然灑下一陣夾着冰雹的秋雨。啊，原來立秋過得不多天，秋心穉嫩而未曾老練，不免還有這種不調和的現象，可怕哉！

一九二九年秋（小說寫真）

說鬚鬚

魯迅

今年夏天游了一回長安，一個多月之後，胡里胡塗的回來了。知道的朋友便問我：「你以為那邊怎樣？」我這纔慄然地回想長安，記得看見很多的白楊，很大的石榴樹，道中喝了不少的黃河水。然而這些又有什麼可談呢，我於是說：「沒有什麼怎樣。」他於是廢然而去了，我仍舊廢然而住，自愧無以對「不恥下問」的朋友們。

今天喝茶之後，便看書，書上沾了一點水，我知道上唇的胡鬚又長起來了。假如翻一翻康熙字典，上唇的，下唇的，頰旁的，下巴上的各種胡鬚，大約都有特別的名義鑑法的罷，然而我沒有這樣閑情別致。總之是這鬚子又長起來了，我又要照例的剪短他，先免得沾湯帶水。於是尋出鏡子，剪刀，動手就剪，其目的是在使他和上緣平齊，成一個隸書的一字。

我一面剪，一面却忽而記起長安，記起我的青年時代，發出連綿不斷的感慨來。長安的事，已經不很記得清楚了，大約確乎是游歷孔廟的時候，其中有一間房子，掛着許多印畫，有李二曲像，有歷代帝王像，其中有一張是宋太祖或是什麼宗，我也記不清楚了，總之是穿

一件長袍，而鬚子向上翹起的。于是一位名士就毅然決然地說：「這都是日本人假造的，你看這鬚子就是日本式的鬚子。」

誠然，他們的鬚子確乎如此翹上，他們也未必不假造宋太祖或什麼宗的畫像，但假造中國皇帝的肖像而必須對了鏡子，以自己的鬚子爲法式，則其手段和思想之離奇，真可謂「出乎意表之外」了。清乾隆中，黃易掘出漢武梁祠石刻畫像來，男子的鬚鬚多翹上；我們現在所見北魏至唐的佛教造象中的信士像，凡有鬚子的也多翹上，直到元明的畫像，則鬚子大抵受了地心的吸力作用，向下面拖下去了。日本人何其不憚煩，拳拳汲汲地造了這許多從漢到唐的假古董，來埋在中國的齊魯燕晉秦隴巴蜀的深山遠谷廢墟荒地裏？

我以爲拖下的鬚子倒是蒙古式，是蒙古人帶來的，然而我們的聰明的名士却當作國粹了。留學日本的學生因爲恨日本，便神往于大元，說道「那時倘非天幸，這島國早被我們滅掉了！」則認拖下的鬚子爲國粹亦無不可。然而又何以是黃帝的子孫？又何以說臺灣人在福建打中國人是奴隸根性？

我當時就想爭辯，但我即刻又不想爭辯了。留學德國的愛國者X君，——因爲我忘記了他的名字，姑且以X代之，——不是說我的毀謗中國，是因爲娶了日本女人，所以替他們宣

傳本國的壞處麼？我先前不過單舉幾樣中國的缺點，尚且要帶累「賤內」改了國籍，何況現在是有關日本的問題？好在即使宋太祖或什麼宗的鬍子蒙些不白之冤，也不至于就有洪水，就有地震，有什麼大相干。我于是連連點頭，說道：「哈，哈，對啦。」因為我實在比先前似乎油滑得多了，——好了。

我剪下自己的鬍子的左尖鬍畢，想，陝西人費心勞力，備飯化錢，用汽車載，用船裝，用騾車拉，用自動車裝，請到長安去講演，大約萬料不到我是一個難對于決無殺身之禍的小事情，也不肯直抒自己的意見，只會「哈，哈，對啦」的罷。他們簡直是受了騙了。

我再向着鏡中的自己的臉，看定右嘴角，剪下鬍子的右尖鬍，撒在地上，想起我的青年時代來——

那已經是老話，約有十六七年了罷。

我就從日本回到故鄉來，嘴上就留着宋太祖或什麼宗似的向上翹起的鬍子，坐在小船裏，和船夫談天。

「先生，你的中國話說得真好。」後來，他說。

「我是中國人，而且和你是同鄉，怎麼會……」

「哈哈，你這位先生還會說笑話。」

記得我那時的沒奈何，確乎比看見X君的通牒要超過十倍。我那時隨身並沒有帶着家譜，確乎不能證明我是中國人。即使帶着家譜，而上面只有一個名字，並無畫像，也不能證明這名字就是我。即使有畫像，日本人會假造從漢到唐的石刻，宋太祖或什麼宗的畫像，難道偏不會假造一部木版的家譜麼？

凡對於以真話爲笑話的，以笑話爲真話的，以笑話爲笑話的，只有一個方法：就是不說話。

于是我便此不說話。

然而，倘使有現在我大約還要說：「噫……今天天氣多麼好呀！……那邊的村子叫什麼名字？……」因爲我實在比先前似乎油滑得多了，

現在我想，船夫的改變我的國籍，大概和X君的高見不開。其原因只在于鬍子罷，因爲我從此常爲鬍子受苦。

國祚曾亡。國粹家是不會少的，而只要國粹家不少，這國度就不算亡。國粹家者，保存國粹者也，而國粹者，我的鬍子也。這雖然不知道是什麼「邏輯」法，但當時的實情確是如此。

此的。

「你怎麼學日本人的樣子。身體既矮小，鬍子又這樣，——一位國粹家愛國者發過一篇紫論宏議之後，就達到這一個結論。

可惜我那時還是一個不識世故的少年，所以就憤憤地爭辯。第一，我的身體是本來只有這樣高，並非故意設法用什麼洋鬼子的機器壓縮，使他變成矮小，希圖冒充。第二，我的鬍子，誠然和許多日本人的相同，然而我雖然沒有研究過他們的鬍鬚樣式變遷史，但曾經見過幾幅古人的畫像，都不向上，只是向外，向下，和我們的國粹差不多。維新以後，可是翹起來了，那大約是學了德國式。你看威廉皇帝的鬍鬚，不是上指眼梢，和鼻梁正作平行麼？雖然他後來因為吸煙燒了一邊，只好將兩邊都剪平了。但在日本明治維新的時候，他這一邊還沒有失火……。

這一場辯解大約要兩分鐘，可總不能解國粹家之惑。因為德國也是洋鬼子，而況我的身體又矮小平。而況國粹家很不少，意見又很統一，因此我的辯解也就很頻繁，然而總無效，一回，兩回，以至十回，十幾回，連我自己也覺得無聊而且麻煩起來了。罷了，況且修飾鬍鬚用的膠油在中國也難得，我便從此聽其自然了。

聽其自然之後，鬚子的兩端就顯出毗心現象來；于是也就和地面成爲九十度的直角。國粹家果然也不再說話，或者中國已經得救了罷。

然而接着就招了改革家的反感，這也是應該的。我于是又分疏，一回，兩回，以至許多回，連我自己也覺得無聊而且麻煩起來了。

大約在四五年或七八年前罷，我獨坐在會館裏，竊悲我的鬚鬚的不幸的境遇，研究他以得謗的原因，忽而恍然大悟，知道那禍根全在兩邊的尖端上。於是取出鏡子，剪刀，即刻剪成一平，使他既不上翹，也難拖下，如一個隸書的一字。

「呵，你的鬚子這樣了？」當初也曾有人這樣問。

「唔唔，我的鬚子這樣了。」

他可是沒有話。我不知道是否因爲尋不着兩個尖端，所以失了立論的根據，還是我的鬚子「這樣」之後，就不負中國存亡的責任了。總之我從此太平無事，一直到現在，所麻煩者，必須時常剪剪而已。